德富芦花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ISBN 7-5306-1511-7
I·1360　　定价：7.20元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日〕德富芦花 著

德富芦花散文选

陈德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津〕新登字(90)002号

德富芦花散文选

〔日〕德富芦花著　陈德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0⅜　插页 4　字数 211 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 6001－11000

ISBN7-5306-1511-7/I·1360　　定价：7.20元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内 容 提 要

德富芦花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近代作家。他的小说《不如归》早在1909年即由林纾译成中文。

德富芦花的散文曾在日本文坛产生过深远影响，被誉为进行美感教育的范文。

本书系德富芦花散文的第一部中文选本，包括《自然与人生》、《巡礼纪行》、《蚯蚓的戏言》、《红叶之旅及其他》四部分，代表了作家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散文文字精湛，富有色彩感，于细微处深含作者的独特感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

目 录

自然与人生

巡礼纪行

蚯蚓的戏言

红叶之旅及其他

自然与人生

先贤犹自谦。吾只不过于真理之海渚拾得几片贝壳而已。

兹将凡眼所见，凡手所录之写生文数叶，题为《自然与人生》公诸于世。僭越之罪，固难逭逃。

读者幸恕！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

芦花生识

——我学会了如何看待自然，
不再像没有头脑的青年人一样。
我经常听到那平静而悲伤的人生的音乐，
它并不激越，也不豪放，
但却具有纯化和征服灵魂的浩大的力量。
——华兹华斯

面对自然的五分钟

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①]

——莎士比亚

① 这段话引自《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中文系借用朱生豪译文。

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记）

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午前六时过后，就站在逗子的海滨眺望吧。眼前是水雾浩荡的相模滩。滩的尽头，沿水平线可以看到微暗的蓝色。若在北端望不见相同蓝色的富士，那你也许不知道它正潜隐于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一抹蓝色之中呢。

海，山，仍在沉睡。

唯有一抹蔷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颠，左右横斜着。忍着寒冷，再站着看一会吧。你会看到这蔷薇色的光，一秒一秒，沿着富士之颠向下爬动。一丈，五尺，三尺，一尺，而至于一寸。

富士这才从熟睡中醒来。

它现在醒了。看吧，山峰东面的一角，变成蔷薇色了。

看吧，请不要眨一下眼睛。富士山颠的红霞，眼看将富士黎明前的暗影驱赶下来了。一分，——两分，——肩头，——胸前。看吧，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剔透了。

富士于薄红中醒来。请将眼睛下移。红霞早已罩在最北面的大山顶上了。接着，很快波及到足柄山，又转移到

箱根山。看吧，黎明正脚步匆匆追赶着黑夜。红追而蓝奔，伊豆的连山早已一派桃红。

当黎明红色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的时候，请把你的眼睛转回富士山下吧。你会看到紫色的江之岛一带，忽而有两三点金帆，闪闪烁烁。

海已经醒了。

你若伫立良久仍然毫无倦意，那就再看看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情景吧。接着再看看小坪岬。还可以再站一会儿，当面前映着你颀长的身影的时候，你会看到相模滩水气渐收，海光一碧，波明如镜。此时，抬眼仰望，群山退了红妆，天由鹅黄变成淡蓝。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啊，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大　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们面对河川的感情，确乎尽为这两句话所道破。诗人千百言，终不及夫子这句口头语。

海确乎宽大，静寂时如慈母的胸怀。一旦震怒，令人想起上帝的怒气。然而，"大江日夜流"的气势及意味，在海里却是见不着的。

不妨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看一看那泱泱的河水，无声无息，静静地，无限流淌的情景吧。"逝者如斯夫"，想想那从亿万年之前一直到亿万年之后，源源不绝，永远奔流的河水吧。啊，白帆眼见着驶来了……从面前过去了……走远了……望不见了。所谓的罗马大帝国不是这样流过的吗？啊，竹叶漂来了，倏忽一闪，早已望不见了。亚历山大，拿破仑翁，尽皆如此。他们今何在哉。溶溶流淌着的唯有这河水。

我想，站在大河之畔，要比站在大海之滨更能感受到"永远"二字的涵义。

利根秋晓

昔年秋十一月初旬，下榻于利根河左岸一个名叫息栖的地方。这里是利根河的主流同北利根北浦的末流汇合之处。河面宽阔，距离对岸的小见川约有八里。客舍濒临水边，夜半惊醒，但闻枕畔橹声轧轧而过。

黎明即起，众客仍在熟睡。悄悄打开房门来到河边。这里堆满了木柴，拂去霜花坐在上面。夜色微暗，天空和河面茫茫然呈铅灰色。背后昏黑的小屋内，雄鸡高唱以报晓。片刻，对面小见川亦传来隐隐鸡鸣。大河两岸，鸡声相呼，实在有趣。查尔西亚的贤人和康科德的先哲①，就是这样隔着大西洋互相呼唤的吗？在我眼里，晨光仿佛由两岸的鸡声之间涌上河面来了。不一会儿，小见川上空变成一片蔷薇色。再一看，河面漂荡着薄红，水雾蒙蒙升起。一切都那样迅疾，甚至不留瞬间的余裕。黑夜向河下游流去，曙

---

① “查尔西亚的贤人”指英国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卡拉尔（Thomrs Carlyle 1795—1881），著有《衣裳哲学》、《英雄及英雄崇拜》、《法国革命史》等。查尔西亚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区。“康科德的先哲”指美国超绝对主义思想家艾马逊(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论》等。康科德是位于波士顿西北部的小城。

光充溢着四方。鸡鸣不已。天空和河水的蔷薇色少有消退。忽然，一道明晃晃的光芒流过水面，令人目眩。回头一看，旭日杲杲，刚刚离开息栖宫城内树林的梢顶。一只飞离林梢的乌鸦，驮着朝阳，宛如报告黎明到来的神使，凛然搏击着清晨的大气，向小见川方向飞去。小见川依然在碧碧的朝雾里酣眠。

对岸尚在沉睡，而这边的村庄已经醒来。身后的茅舍升起了炊烟。家鸭出栏，足迹印在霜地上，呷呷鸣叫着，踏碎朝日，扑向水里。小鸟在河边杨树的枝头上啼啭。

早起的村人，口吐着白气来到河边，掬河水漱口，洗脸，然后合掌向遥远的筑波方向膜拜。

啊，这里确实是个极好的礼拜堂。我想。

上 州 的 山

织机的声响，缫丝的烟霭，桑树的海洋。这上面高耸着赤城、榛名、妙义、碓冰诸山。远处有浅间、甲斐、秩父的连山，日光、足尾的连山，越后境的连山，或奇峭，或雄伟。根植于地，头顶于天，堂堂而立。

走不尽无边无际的桑原的道路。抬头仰望，这些山峰总是泰然自若地昂着头颅。

那些厕身于日常龌龊的生活之中，而心境却挺然向着无穷天际的伟人们，确乎也是如此吧。

自己每到上州，总觉得群山在向我如此低语。

空山流水

某年秋，十月末。我坐在盐原帚川的支流鹿股川畔的石头上。昨夜，秋风劲吹，红叶大抵散落，河床一片艳红。左右两侧皆是高耸的山峰。夹着一带细长的青空，仿佛天上也有一条河流过似的。时值秋末，河水瘦缩。近乎干涸的细流，打乱石中间穿行。河床蜿蜒于高山深谷之间，曲折而下。远处可以看到流水的尽头。恰巧有一座高山当河而立，堵塞了河水的通路。远远望去，仿佛河水已被山峰吸入体内，又好象这山极力抱住水流，规劝道："就停在这儿吧，流进村庄有什么好？停下吧，停下吧。"

然而，河水依然流过河底的碎石，钻进红叶厚积的栅栏，高唱着歌儿向前奔去。坐在石头上，用心倾听，有一种声音！松风。这无人弹奏的鸣琴般的声音，拿什么比喻它好呢？身子坐在石头上，心儿却追思着流水的行止。远了，远了，远了——啊，依然隐约可闻。

至今，夜半梦醒，潜心聆听，似乎从远处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大海日出

撼枕的涛声将我从梦中惊醒，随起身打开房门。此时正是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清晨，我正在铫子的水明楼之上，楼下就是太平洋。

凌晨四时过后，海上仍然一片昏黑。只有澎湃的涛声。遥望东方，沿水平线露出一带鱼肚白。再上面是湛蓝的天空，挂着一弯金弓般的月亮，光洁清雅，仿佛在镇守东瀛。左首伸出黑黝黝的犬吠岬。岬角尖端灯塔上的旋转灯，在陆海之间不停地划出一轮轮白色的光环。

一会儿，晓风凛冽，掠过青黑色的大海。夜幕从东方次第揭开。微明的晨光，踏着青白的波涛由远而近。海浪拍击着黑色的矶岸，越来越清晰可辨。举目仰望，那晓月不知何时由一弯金弓化为一弯银弓。蒙蒙东天也次第染上了清澄的黄色。银白的浪花和黝黑的波谷在浩渺的大海上明灭。夜梦犹在海上徘徊，而东边的天空已睁开眼睫。太平洋的黑夜就要消逝了。

这时，曙光如鲜花绽放，如水波四散。天空，海面，一派光明，海水渐渐泛白，东方天际越发呈现出黄色。晓月、灯塔自然地黯淡下来，最后再也寻不着了。此时，一队候

鸟宛如太阳的使者掠过大海。万顷波涛尽皆企望着东方，发出一种期待的喧闹——无形之声充满四方。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眼看着东方迸射出金光。忽然，海边浮出了一点猩红，多么迅速，使人无暇想到这是日出。屏息注视，霎时，海神高擎手臂。只见红点出水，渐次化作金线，金梳、金蹄。随后，旋即一摇，摆脱了水面。红日出海，霞光万斛，朝阳喷彩，千里熔金。大洋之上，长蛇飞动，直奔眼底。面前的矶岸顿时卷起两丈多高的金色雪浪。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相模滩落日

秋冬之风完全停息，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伫立遥远伊豆山上的落日，使人难以想到，世上竟还有这么多平和的景象。

落日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

太阳刚刚西斜时，富士、相豆的一带连山，轻烟迷蒙。太阳即所谓白日，银光灿灿，令人目眩。群山也眯细了眼睛。

太阳越发西斜了。富士和相豆的群山次第变成紫色。

太阳更加西斜了。富士和相豆的群山紫色的肌肤上染了一层金烟。

此时，站在海滨远望，落日流过海面，直达我的足下。海上的船只尽皆放射出金光。逗子滨海一带的山峦、沙滩、人家、松林、行人，还有翻转的竹篓，散落的草屑，无不现出火红的颜色。

在风平浪静的黄昏观看落日，大有守侍圣哲临终之感。庄严之极，平和之至。纵然一个凡夫俗子，也会感到已将身子包裹于灵光之中，肉体消融，只留下灵魂端然伫立于永恒的海滨之上。

有物。幽然浸乎心中，言“喜”则过之，言“哀”则未及。

落日渐沉，接近伊豆山颠。相豆山忽而变成孔雀蓝，唯有富士山头于绛紫中依然闪着金光。

伊豆山已经衔住落日。太阳落一分，浮在海面上的霞光就后退八里。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一分，顾盼着行将离别的世界，悠悠然沉落下去。

终于剩下最后一分了。它猛然一沉，变成一弯秀眉，眉又变成线，线又变成点——倏忽化作乌有。

举目仰视，世界没有了太阳。光明消逝，海山苍茫，万物忧戚。

太阳沉没了。忽然，余光上射，万箭齐发。遥望西天，一片金黄。伟人故去皆如是矣。

日落之后，富士蒙上一层青色。不一会儿，西天的金色化作朱红，继而转为灰白，最后变得青碧一色。相模滩上空，明星荧荧。它们是太阳的遗孽，看起来仿佛在昭示着明天的日出。

杂　木　林

东京西郊，直到多摩河一带，有一些丘陵和山谷。谷底有几条道路。登这座丘陵，曲曲折折地上去。山谷有的地方开辟成水田，有小河流过，河上偶尔可以看到水车。丘陵多被拓成了旱地，到处残留着一块块杂木林。我爱这些杂木林。

树木中，楢、栎、榛、栗、栌，居多。大树稀少，多半是从砍伐的木墩上簇生的幼树。树下的草地收拾得干干净净。赤松、黑松等名贵树木，高高而立，翠盖挺秀，遮掩着碧空。

下霜时节，收获萝卜。一林黄叶锦，不羡枫林红。

木叶尽脱，寒林千万枝，簇簇刺寒空。好景致！日落烟满地，空中的林梢变成淡紫色，月大如盆，尤为好景致！

春来了，淡褐、淡绿、淡红、淡紫、嫩黄等柔和之色消尽了。树木长出了新芽。正是樱花独自狂傲争春的时节。

绿叶扶疏时期，请到这林中看一看吧。片片树叶擠着日影。绿玉、碧玉在头上织成翠盖。自己的脸孔也变得碧青了，倘若假寐片刻，那梦也许是绿的。

秋蘑长出的时节，林子周围的胡枝子和芒草抽穗了。女

郎花和萱草遍生于树林之中。大自然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百草园。

有月好，无月亦好。风清露冷之夜，就在这林子边上走一走吧。听一听松虫、铃虫、辔虫、纺织娘等的鸣叫。百虫唧唧，如秋雨洒遍大地。要是亲手编一只收养秋虫的笼子倒也有趣得很。

檐　　沟

雨后。庭院里樱花零落，其状如雪，片片点点，飘浮在檐沟里。

莫道檐沟清浅，却把整个碧空抱在怀里。

莫道檐沟窄小，蓝天映照其中，落花点点飘浮。从这里可以窥见樱树的倒影，可以看到水底泥土的颜色。三只白鸡走来，红冠摇荡，俯啄仰饮。它们的影子也映在水里。嘻嘻相欢，怡然共栖。

相形之下，人类赤子的世界又是多么褊狭。

春天的悲哀

野外漫步，仰望迷离的天空，闻着花草的清香，倾听流水缓缓歌唱。暖风拂拂，迎面吹来。忽然，心中泛起难堪的怀恋之情。刚想捕捉，旋即消泯。

我的灵魂不能不仰慕那遥远的天国。

自然界的春天宛若慈母。人同自然融合一体，投身在自然的怀抱里，哀怨有限的人生，仰慕无限的永恒。就是说，一旦投入慈母的胸怀，便会产生一种近乎撒娇的悲哀。

自然之声

高根风雨

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

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榛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岳。两山之间，夹峙着榛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

近处诸山，呈现出一派绛紫色的肌肤。其间，屹然耸立于大壑之旁、嵯峨挺拔的乌帽子岳，山头皆由峭立的碧石织成。山肌历经风雨霜雪的剥蚀，形成条条襞沟。适值五月中旬，春天来到了山中。山表和山腹的襞沟里长满了枹类植物，青叶如织，恰似几条青龙蜿蜒下山而来。又像饱涨的绿瀑，从榛名富士山麓跌落下来，汇成绿色的流水，一齐奔注到右边的大壑之中。壑底立即腾起几座小山，掀起绿色的余波。

时候正是午后二时许。空气凝重，闷热。西边天空露出古铜色。满眼青山，沉沉无声。吓人的寂静充盈着山谷。

坐了片刻，乌帽子岳上空，浓云翻卷，色如泼墨。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殷殷雷鸣，为即将袭来的暴风雨敲响了进攻的鼓点。顿时，空气沉滞，满目山色变得忧戚而昏暗。忽然，一阵冷风，飒然拂面。湖水声，雨声，摇撼千山万谷的树木枝条的声音，在山谷里骚然而起，弥漫天地。山岳同风雨激战，矢石交飞，杀声震耳。

抬眼远望，乌帽子岳以西诸山，云雾蒙蒙，一片灰蓝。这里正当风刀雨剑，激战方酣之时，国境边上的群山，雪光鲜亮，倚天蹈地，岿然矗立。中军、殿军排列二十余里，仿佛等待着风雨的来袭。宛如滑铁卢[①] 的英军布阵，沉郁悲壮。使人感到，处处浸满大自然的雄奇的威力。大壑上面，突现着一棵古老的枹树，一只枭鸟兀立枝头，频频鸣叫。

已而，雷声大作。云在我的头上黑黑地遮蔽着。风飒飒震撼着山壑。豆大的雨滴，一点——两点——千万点，噼噼啪啪落下来。

蓦然间，我冲出风雨雷电的重围，直向山口的茶馆飞跑而去。

碓冰流水

为探寻秋的踪迹，某年秋季的一日，我独自从轻井泽出发，沿古道而行。距碓冰山峰四里之遥，红叶已经散尽。落木寒山，翠松几点。萧散之致，可画可歌。

再向下走，满山皆是枯萎的芒草。不由感到“秋老群

① Waterloo，位于比利时中部。1815 年，英普联军在英将惠灵顿指挥下，击破拿破仑。

山亦白头”了。这时，浅间山顿时阴暗下来了。山脚日影明丽，而山头却点点滴滴，秋雨落到了帽子上。我一边走一边吟诵：“时雨霏霏下，独行萱草山。”一阵秋雨，遍山芒草沙沙作响。声如人语。举伞伫立片刻，阵雨戛然停歇，只剩下一片静寂，周围仿佛空无一物。“山中人自正。”这话说得有理。正当我心清如水的时候，不知打何处传来清越的响声，萧萧而起，飒飒满山。啊，这就是远处碓冰河的流水穿过谷底的声音吧。

栗

栗为野人。栗树的皮和叶粗糙无光。它是那样木讷迟钝，那样厌恶巧言令色。它有带刺的外壳，厚厚的保护层，还有苦涩的嫩皮，把甘美的肉埋藏得深深的。真是太过分了。然而我却爱栗树。

在我住了两年多的寓所院内，长着许多栗树。每逢初夏，郁郁青青的树梢缀满一串串花朵，同蓝天相辉映。花的形状和颜色酷似海军将士的肩章。转眼间便委弃于地。夏天，栗树黝黑的树梢轻轻摩挲着布满繁星的夜空，微微颤动着，使人顿生凉意。

水井旁边有一株栗树。初冬时节，硕大的叶子干枯了，零落地面，聚成一堆。我时常天不明就起床，仰望挂在疏枝上的残月。

盐原山深山探秋时节，来到长满芒草的山腰。我看到合抱粗的大栗树，根部被烧荒的野火烤焦了一半，形成了空洞。然而，令人高兴的是，它们这里八九棵，那里十五六棵，高高挺立在山麓之上，向四方伸展着枝条。树上缀着金黄的叶子。

走在山路上，草鞋不时踩在带刺的圆球上，令人嫉羡。

我吟诵着“落叶满空山”的诗句，一个人在深山踽踽而行。有时看到栗子的外壳自动爆开，果实掉落地上。我听到了“闲寂”本身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

寂然法师在歌中唱道：“大原乡间居，山深颠峰连，毛栗落纷纷，寂寂满庭院。”

梅

古寺，梅树三两株。有月，景色愈佳。

某年二月，由小田原游汤本，谒早云寺。此时，夕阳落于函岭，一鸦掠空，群山苍苍，暮色溟溟。寺内无人。唯有梅花两三株，状如飞雪，立于黄昏之中。徘徊良久，仰望天空，古钟楼上，夕月一弯，淡若清梦。

风

雨，能给人以慰藉，能医治人的心灵，使人的性情变得平和。真正给人哀愁的，不是雨，而是风。

随处飘然而来，随处飘然而去。不详其初起，不知其终结，萧萧而过，令人肠断。风是已逝人生的声音。“人”不知风打哪里来，又向哪里去，闻此声而伤悲。

古人已经说过：“夏秋夕昏寒凉气，皆自飒飒风里来。”

自 然 之 色

春雨后的上州

自伊香保出发时，雨点敲击着伞顶，等到了涩川，雨住了。渡过混浊的利根河，顺着前桥的方向走了四里路光景。这时，乌云向北飞卷而去。正午的阳光，如喜雨普降大地。

雨后，万物沐浴在阳光里，色彩明丽。茂密的桑园宛如浩渺无边的大海。经雨水一番冲洗，片片桑叶沾满了露珠，呼吸着阳光，喷吐着金绿的火焰，摇曳闪灼。桑园之间的田野里，大麦、小麦荡起银白色的波浪。远近村庄，树木一派新绿，翠影映碧。五月的鲤鱼旗①，红白相间，远远近近，随风飘舞。其间，你可以看到，妙义、榛名、小野子、子持诸山，披着纯碧的霞光，若隐若现。你可以看到群峰之中，越路山上的皎皎白雪。这一带人家的屋顶上，大都种着菖蒲。适逢五月上旬，一簇簇菖蒲，紫花绿叶，浓淡有致。使人不由想起，那茅舍倒成了簪花女郎。一阵凉风吹来，桑树的嫩叶欣喜地摆弄着身子，毫无遗憾地抖掉

① 五月五日为男孩子节，升绘有鲤鱼形状的彩旗以示庆祝。

那金刚石一般的水滴。人家屋顶上的菖蒲花轻轻抚摩着青碧的天空，频频颔首致意。先前堆积在天空一隅的云，不知何时消融了，散开了，流走了。而今，你看，那经风梳理过的两三条羊毛般的云絮，浮动着，飘舞着，它们也是一边流散，一边消失。多么叫人心醉的景致。听，那拂露采桑的少女唱着歌，歌声在田野里回荡。

我想，上州平原的这些景色是最平凡不过的了。

八汐之花

离开马返的时候，雨潇潇而下，不久即止。春云绵绵，随处舒卷。偶尔露出青紫的天空，给人一种无可名状的温馨之感。

道路渐入深泽峡。大谷川的河水妙不可言。大谷川——与其说是河，不如说是连绵的飞瀑。冰消雪解后的清冷之水，流到此处又复成为原来的冰雪，由一条山峡折向另一条山峡，由一块岩石飞向另一块岩石，奔流直下。一旦跃起，雪浪四溅，飞沫捕捉住阳光，金光紫影，交相辉映。忽而跌落下来，宛转上涌，冷艳清美，且带着无可形容的青绿色。此等色彩唯眼睛可见，而心已不可思，更无法说出它的状态了，我只有兀立岩头，徒然感叹于流水之美了。

眼见脚下流水之美，且不可忘记头顶上的八汐之花开得正盛呢。

这是一种浓于樱花、淡于蔷薇的红花。它与鲜嫩的绿叶相邻接，映衬着灰色的枯树。有的簇立峰顶，衬托着春空；有的一树斜倚岩头。打着朵儿的是深红色，稍稍开放的是浅红色。漫江遍野，一片明丽。八汐之美实在一言难

尽呢。时而从男体山峰顶降下一块浮云，如大鹏的羽翼掠过高山深谷。每当这时，光和影互相追逐。云影进入对面的花丛，像轻烟一般淡化开来。而这边的花丛，在日光的照耀下，一树鲜亮，不时翕动着片片红唇。

云朵打空中飞过。山，水，花，时而暴露在阳光之下，时而进入云影之内。或欢笑，或沉郁，极尽变化之妙。

相模滩夕照

太阳穿过云层，昏蒙蒙落在小坪山上。富士东北，只剩下一抹朱黄色的残曛。其余呢，阴郁的紫褐色的云影布满天空，不值一观。

伫立河边，俯首垂钓。忽觉水面次第明亮起来，像是哪里燃起大火，四周逐渐出现了奇异的光明，宛若落日的余晖重返大地。举头一看，富士东北那一抹朱黄色的残曛，像着了魔一般，赫赫然顿时燃烧起来。

啊，那些慨叹无计招回落日的人们呵，你看，行将落山的太阳，眼看着就要返回正午了。天边燃烧着的朱黄色的火焰，逐渐扩展到整个西天。一秒又一秒，一分又一分，照耀着，照耀着，仿佛已经达到了极点。天空剧烈燃烧，像石榴花般明丽的火焰，烧遍了天空，大地，海洋。山野红了。房屋红了。站在门口观望落照的邻家老翁，面如赤鬼。唯有我，为自己没有被这火红的落照烧烂脸面和手脚而惊诧不已。

云被烧得消散了。富士诸山尽带绛紫色。

抬眼仰望，西天宛如半面硕大的军旗。日轮以富士为中心，一道道金光，由细变粗地放射开来，闪着强烈的石

榴花的颜色。数十条巨大的光流从地平线直射天心。恰似地心里失了火，巨大的烈焰向着天心冲腾而起。光焰烛天。大海也仿佛燃烧起来，无数的水族生物也许会受惊而死。

过了十分钟光景，满天的黄焰燃烧成了一片血红色，鬼气森森而袭人。又过了五分钟，血红色变成黯淡的黑红色。看着看着，光焰渐渐消退，一场梦醒，天地俄然变得幽暗起来。

山　百　合

（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日记）

后山山腹长满了葱茏茂密的萱草。中间点缀着一两棵山百合。白花初放，犹如暗夜的明星。转瞬之间，很快开满山麓，含笑迎风。而今，这花比午夜的星星还多。

登山访花，花儿藏在深深的茅草丛里，不易发现。

归来站在自家庭院里眺望，百花含笑，要比茅草秀美得多。

朝露满山，花也沉沉欲睡了。

黄昏的风轻轻吹拂，满山茅草漾起了青波。花在波里漂浮，宛若摇曳在水里的藻花。

太阳落了，山间昏暗起来，只剩下点点白花，显得有些惨淡。

又

住在东京的时候，曾经就百合做过如下的记载：

“早晨听到门外传来卖花翁的声音，出去一看，只见他担着夏菊、吾妻菊等黄紫相间的花儿，中间杂着两三枝百合。随即全部买下，插入瓷瓶，置于我的书桌之右。清香满室。有时于墨行鸟迹之中倦怠了，移目对此君，神思转

而飞向青山深处。"

夏季的花中，我最爱牵牛和百合。百合之中尤其爱白百合和山百合。编制百花谱的许六[1]翁，一口咬定百合为俗物。然而，浓妆艳抹的红百合，又怎能包括清幽绝伦的白百合呢？不要把我当作似是而非的风流人物吧。身处于人如云事如雨的帝都的中央，处于忙里更忙、急中更急的境遇的中央，心境时常记挂着春芜秋野之外的事物。对于一个不事农桑的人来说，买花钱就是我的活命钱。

我自从买下这瓶百合花，白天作为案旁密友，夜里拿到中庭，任凭星月照耀，夜露洗涤。早晨起来打开挡雨窗，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此君。一夜之间，减少了几个蓓蕾，增添了几朵鲜花。我从井里打来新水浇灌。水喷洒着花叶，带着粒粒露珠，随后放置于回廊之上。绿叶淋水，青翠欲流，新花初放，不含纤尘。日复一日，今天蓓蕾，明朝鲜花。今日残花，为昨天所开。热热闹闹开上一阵随即衰落，花座渐次向梢头转移。看吧，六千年世界的变迁，从这枝百合花的盛衰上也可表现出来。

对花沉思，想起了游房州的那个时候。夏还是浅浅的。我没有人相伴，时常一个人孤独地登上海边的山岭。镜之浦平滑如明镜，浮着一两点小船。矶山的绿色同海色相映照。四处阒无人声，只有阳光充溢天地。矶山渐次没入海面的部分，略显秃兀，露出了岩石的肌肤。坐在这座山岩之上，白日亦可入梦。这时，一阵香风悄然而过，回头一

① 森川许六（1656—1715），江户中期俳句诗人。"蕉门十哲"之一。他还长于画技，著有《韵塞》、《篇突》、《风俗文选》等书。

看，一枝百合正立于我的背后。

对花沉思，想起了游相州山的那个时候。这地方即使一抔黄土也包含着历史。在倚山茅屋旁边，陡峭的石壁之上，幽深的古老洞穴里，古代英雄长眠的地方，细谷川流经之地，杉树荫下，小竹园中……随处都能看到白色的花朵。有时遇到背草的儿童，草篮上也插着两三枝。有时走在蛙声如鼓的田间小路上，猛然抬头，看见前面有饭粒般的青山。遍山萱草丛生，犹如山岳女神的头发，其间到处点缀着无数山百合，简直像自己亲手簪上去的。无风时，天鹅绒般的绿毯上织满了白色的花纹。一阵风吹来，满山茅草绿波摇荡，那无数白花宛若水面上漂动着的浮萍。

对花沉思，想起那次夏山早行的时候。山间早晨雾气冷，单衣更感肌肤寒。路越走越窄。山上松椎繁茂，山下细竹丛生。披草而行，满山露水尽沾裳。微风过后，送来一阵幽香。定睛细看，一枝山百合杂在细竹丛中开放。趟着齐膝的露水将它攀折。花朵如一只白玉杯，杯中夜露顿时倾注下来，打湿了我的衣裳。亲手折花，清香盈袖。

对花沉思，想起那高洁的仙女的面影。清香熏德，永葆洁白之色。生在荒草离离的浮世，而不杂于浮世。她虽然悲天悯人，泪滴凝露，面对忧愁，但时常仰望天日，双目充满希望的微笑。它生在无人知晓的山中，独自荣枯，无以为憾。在山则花开于山，移园则香熏于园。盛开时不矜夸，衰谢时不悔恨。清雅过世，归于永恒的春天。这天使的清秀的面影，不正是白百合的精神所在吗？

案头一瓶百合。我每对之，则感到神游于清绝幽胜之境。每有邪思杂念，看到此花则面红耳赤。啊，百合呵，两

千年前，你开在犹太人的土地上。你在人的眼里，是永远传递真理讯息的象征。百合呵，你开在一个陌生国家的园圃里。百合呵，愿你将清香一半分赠于我吧。

晨 霜

我爱霜，爱它清凛，洁净；爱它能报知响晴的天气。

最清美的，是那白霜映衬下的朝阳。

有一年十二月末尾，我一大早从大船户冢这地方经过。那是个罕见的霜晨，田野和房舍上像下了一层薄薄的细雪，村庄的竹林和常绿树上也是一片银白。

顷刻间，东方天空露出了金色，杲杲旭日，升上没有一丝云翳的空中，霞光万道，照耀着田野、农家。那粒粒白霜，皎洁晶莹，对着太阳的一面，银光闪烁；背着太阳的一面，透映着紫色的暗影。农舍，竹林，以及田地里堆积的稻草垛，就连那一寸高的稻茬上，也是半明半暗，半白半紫。一眼望去，所见之处，银光紫影，相映成趣。紫影中仍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霜，大地简直成了一块紫水晶。

一个农夫站在霜地里烧稻草，青烟蓬蓬，散开去，散开去，遮蔽了太阳，变成银白色。逢到霜重，那青烟竟也带上了一层淡紫色。

于是，我爱霜，爱得越发深沉了。

芦　花

"芦花不值得一看。"清少纳言[1]写道。然而，我所爱的正是这个不值一看的芦花。

东京近郊，从洲崎到中川河口和江户川河口之间，有一带芦荡。秋天，坐在由品川开往新桥的火车上，凭窗远眺，洲崎以东沿海，茫茫一色，那就是如雪的芦花。

一天，由洲崎沿堤岸向中川方向走去。堤上的芒草先是没膝，渐次没腰，最后杂在芦苇中的芒草高过人头，走在里面咫尺难辨。窸窸窣窣信步而行的当儿，忽然撞在什么东西上，摔倒了。对方也惊叫了一声。仔细一瞧，原来是扛着钓竿的渔夫。

再向前行，堤上的芒草和芦苇渐渐稀疏起来。然而堤外东西二十余里，茫茫一片，全是芦花荡。洲外远方，可以看到一条碧水和帆影，才知那是大海所在。一脉水路将这片芦花荡分成两半，宛转萦回，通向远海。潮退了，满布着洞穴的沙滩显露出来。泥浆淤塞的芦根上有小螃蟹在

---

① 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公元十世纪左右）女作家。著有散文集《枕草子》等书。

爬动。涨潮的时候，万顷芦花，倒映水中。渔歌和橹声，此起彼伏。

不仅鱼虾之类爱在芦荡里栖息，就连鹭鸶和鹬鸟也喜欢在这里安家。

我站在堤岸上休息了一阵，忽听远处响起了枪声。不一会儿，鹬鸟、百劳等鸟类失魂落魄地鸣叫着，倏忽打我的头上掠过，飞入芦花丛中去了。然后是一片沉寂，只有无边无际的芦花在风中萧萧而鸣。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大海与岩石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空中次第变成混浊的紫色，温暖的南风吹拂着面颊。渔夫们在海滨跑来跑去，忙着收渔网。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了。

不一会儿，雨停了，风越刮越紧。抬头仰望，满天云朵，极尽各种变化之态：有的漆黑，有的暗紫，有的呈现朦胧的银白色，时而消融，时而翻卷，掩没了富士和天城诸山。苍茫幽暗的大海，狂暴恣肆，宛若从深达千丈的水底发出咆哮声，一浪又一浪，飞越岩石，吞噬矶岸，不断地无休止地直奔大陆席卷而去。

极目远望，海上没有一片帆影，只有名岛那巨大的孤立的岩石，像张开大嘴、展开双翅的老鹰，独自抵挡着狂涛巨浪的袭击，时时腾起白色的水雾，岿然屹立于烟波浩瀚的大海之上。

啊，大海呵，你的愤怒是伟大的。岩石呵，你的毅力是伟大的。古代的英杰们，曾经像你那样，仰天长思，以浮世为敌，进行了孤高的战斗。

风犹未止息，海越发凶猛了。千波万浪，一次次被粉

碎，一次次又复袭来。看看远方的小坪岬吧，它实现在海面上，刚健粗朴，着褐衣，不带一点青色，稳稳地盘踞着，面对汹汹而来的大海。这使人想起当年的相模太郎[1]

① 一般指镰仓幕府时代的当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他曾经抗击过元军的来袭。

榛 树

新芽初绽，含烟笼翠，固然可爱，但那郁郁青青的梢头映着火红的夕阳亭亭而立时，也很好看。然而，等到树叶落尽，伫立于寒空之下时，其姿态尤为美妙动人。

晚秋初冬，东京东北郊最富有情趣。翻滚着金黄稻浪的无边无际的田野，此时已经收获完毕。河流、村庄、人家，以及地里的粪坑暴露无遗。冬天，榛树立于枯寂的村庄上头，遥望着筑波山和富士山，凄凉地笑了。枯芦随风飒飒作响。广袤的田野里，肥料坑两三并列，寒鸦哑哑。榛树峣峣而立，有时，一束稻草裹住树干，有时，高节的肌肤裸露在外面，直指青碧如水的寒空。着实有趣。

大自然能使世界万物表现出绝好的趣味来。

芒　　草

叶和穗泛白而干枯了，在晚风中乱舞，在夕阳里闪灼，当然好看。而我更喜爱它刚刚抽穗时的秀美姿态。

九月末，到东京近郊走走看吧。有的同蓼花、彼岸花共生一丛，临水而立；有的长满山野，同萤草、野菊一起护卫着土地爷爷。它们生在稻粟菽麦的田地里，和蝗虫、螽斯为伍。有的刚脱离包叶，尚未散开；有的虽然散开，尚未蓬松涨大。像银丝，像红绢，淡红，殷红，映衬着碧青的叶子，满含着露水，摇曳于清风之中。或孤立，或丛生。它牵动着人们多少诗思！

良宵

今夜可是良宵？今宵是阴历七月十五日。月朗，风凉。

搁下夜间写作的笔，打开栅栏门，在院内走了十五六步，旁边有一棵枝叶浓密的栗树，黑漆漆的。树荫下有一口水井。夜气如水，在黑暗里浮动，虫声唧唧，时时有银白的水滴洒在地上，是谁汲水而去呢？

再向前行，伫立于田间。月亮离开对面的大竹林，清光溶溶，浸透天地。身子仿佛立于水中。星光微薄。冰川的森林，看上去淡如清烟。静待良久，我身边的桑叶、玉米叶，浴着月色，闪着碧青的光亮。棕榈在月下沙沙作响，草中虫唱，踏过去，月影先从脚尖散开。夜露瀼瀼，竹丛旁边，频频传来鸟鸣，想必月光明洁，照得它们无法安眠吧。

开阔的地方，月光如流水。树下，月光青碧，如雨滴下漏。转身走来，经过树荫时，树影里灯火摇曳。夜凉有人语。

关上栅栏门，蹲在廊下，十时过后，人迹顿绝。月上人头，满庭月影，美如梦境。

月光照着满院的树木，树影布满整个庭院。院子里光

影离合，黑白斑驳。

八角全盘的影子映在廊上，像巨大的枫树。月光泻在光滑的叶面上，宛若明晃晃的碧玉扇。斑驳的黑影在上面忽闪忽闪地跳动，那是李树的影子。

每当月亮穿过树梢，满院的月光和树影互相抱合着，跳跃着，黑白相映，纵横交错。我在此中散步，竟怀疑自己变成了无热池[1] 水藻间的游鱼。

① 原为梵语anavatapta，亦称阿耨达池或无热恼池，想象里的无热、清凉之地。

香山三日云

五月十日

打开格子门，太阳已经升到赤城山上。天空晴碧。山谷中灰云蓬蓬，回旋翻卷。地面被近日来的雨打湿了，树影柔和地卧在上面。清凉的山气，孕育着旭日的光。树上的露珠像钻石一般耀目争辉。喜欢晴暖的燕子频频翻飞。鸟鸣嘤嘤，令人欣喜。

片刻过后再一看，光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晴空浅碧，天边浮现着一片片紫色的云，像蛴螬一般。白云从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向赤城山飘卷——中间显出蓝色的分界线——缠绕着一长列银带似的山腹。小野子山和子持山峰顶——青绿的肌肤上罩着蓝色的阴影——宛若空中的浮岛。

再过片刻，赤城山麓的云，如大军开拔，徐徐向东南方向移动。绵绵蓬蓬，回转着，簇拥着，沿利根的流水次第而下。先头部队虽然已经起程，屯聚在小野子山和子持山下吾妻川河谷里的云，依然没有动静。

云沿着河水向下飘去，先头部队已过，中军紧紧跟随，殿军也开始前进。白云长长的队伍，像白龙，像横溢的瀑布，沿河流，掠山颠，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步步相随，次

第移动。骤然间，抹去了小野子山。子持山也只留下片片山影。接着又把赤城一劈两断，使之变成空中的幻景。受到阳光照射的部分，比白金光亮，比白银洁白。而山却高出云表，衬着碧空，苍碧欲滴。赤城山完全变成了蓝色。小野子、子持两山青肤蓝影，鲜润如画。云渐渐淡薄，白极山及越后境的山峰微微露出了青色。

过了一些时候，如大江潮水般的云流，断了。云层向上飞升，赤城山全部脱掉云的衣服。山肌经雨的洗涤，云的拂拭，青碧如玉。

香山天气无常。今日的晴明也不会保持长久。美丽的白云消失了，有的化作轻烟留在山那面了。看着看着，不知何时何地，又涌来混浊的云朵。这里那里，山容山色，分分秒秒，变化无穷。午前十一时过后，山谷里又充满了云，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了。

尔后就是下下停停，时晴时阴，千变万化。夜里也是在雨声中度过的。

五月十三日

朝来春雨潇潇，近午，已绵绵下了几个小时。满目云雾银光透亮。除却伊香保一座山之外，虽然一片迷蒙的云雾，但看来离晴天不远了。山谷的雾全都向上腾飞，宛若轻烟一般，飘扬着掠过人家的屋顶，抚摩着杉树和松树，蓬蓬然而去。

看看庭院里的泉水，雨点依然频频在上面画着花纹。转眼望望天空，白雨如缕缕细丝，而天色已经渐渐明亮了，小鸟啁啾，燕子欢舞，牛在远方吼叫。楼上楼下一齐打开了

窗子。“天晴啦！”人人都很高兴。

午后二时许，弥漫山谷的云雾果然败阵了。小野子、子持两山从山腰到山脚都显露出来了。雨后，群山拥绿叠翠，鲜润浓丽。突然，头顶露出块块青天。云眼看着断了，支离破碎，辞别了群山，升上高空。或屯聚成团、或直奔东方飘飞。

赤城左边的山腰，蓦地腾起一段彩虹，视之如梦幻一般，七色交映，艳丽欲滴。子持山腰间片片白云，徐徐向赤城山浮动，当经过彩虹上空时，七色彩桥断裂了。不一会儿，子持山的右侧也出现了淡淡的虹影，薄薄的，构不成一条儿，只有断断续续的彩色的光片。

登楼远望，云的变化实在不可名状。接近山峦的仿佛被染成蓝色，有的则是通体的银白。有的扑朔迷离，有的纹丝不动，似乎含着深深的哀愁。有的在别的云的头上自在地飞翔。有的如巨人怒吼，有的如女人巧笑。有的畸形，有的横斜。有的积如绵，有的白如银，有的亮如铜。有的紫，有的绿，有的灰，杂然相错，极尽放纵恣肆之能事。看画到底是不可信的。这自然之手描绘的景象，真使人应接不暇。一重重深深积聚着，云中有云，云上有云。从那蓬勃攒聚的间隙，仅可以窥见一线蓝天。大有立于岩石之上俯察深渊之趣。

眼见子持山上空，飘动着点点白絮；再一看，横斜的云犹如白旗在山腰间翻飞。眼见小野子山颠云层屯积如岩石；转瞬之间，片云不存。云势变化，皆在分秒之间，实难预测。已而，夕阳遍照，聚在西边天空的云层，变成了绛紫色，镶上了金边。月光鲜洁，如阵雨下泻。远山罩在

金色的烟霭里。小野子山顶的三朵云，巍然突立，像扬起紫色的烽火。受到日光正面照射的云，宛如白金闪灼。子持山出现了黄绿的襞褶。栏前群山，树树夕阳；雨后新绿，灿然如火。经夕阳一番照射，西天连绵的云层一一消失，可以看到云间的天空。遍染金色的蓝天，飘舞着金龙、金蛟螬、金螟蛉般的云，腹为金色，背为紫色，尽皆在太空的金波里畅游。与此相对，赤城山那边，云层重重，或焦如古铜，或蒸如蓝烟。赤城山被浓云包裹着，压抑着，仿佛岌岌可危了。

不久，太阳沉没，夜色降临。群山昏暗，天空犹显微明。明星闪灼，如春花开遍夜空。赤城、小野子、子持诸山上方，看上去依然厚积着如墨的云层。伊香保山峰一片昏黑。汤泽的水浩荡有声。

五月十八日

早晨晴明。午后，如绵的云自东向西频频而飞。四时光景，格子门内骤然昏暗起来。开门一看，一带黑云横在小野子和子持山顶，满目山川，湿气充盈，默然无声，神情忧戚。一叶不动，一树不鸣。宛若一幅雨前山水图。此时，云如泼墨，二岳浸没于其中，唯屏风岩屹然耸立，突现在可怕的黑云的上空。鼠灰色的云层满天飞卷，使人怀疑整个天空都在飘动。

已而，屋上一点两点，丁东有声。刹那之间，大粒的雨点夹着冰雹，吧嗒吧嗒骤然而降，令人震惊。小野子和子持两山早已渺无踪影。山风飒飒吹拂着树木，狼狈的燕雀频频聒噪，纷纷藏进绿叶深处。

雷声隐隐约约地响着。雨势时缓时急，纵横飞洒，未及躲藏的燕子，为了不被风雨击落仓皇奔逃。满眼新绿频频颤动，万物尽在飘摇之中。

已而，雨稍止。天上白蒙蒙一片，忽而变成紫色，既而变成鼠灰色。渺渺太空，白云拖曳，犹如神妙的丹青手一笔横扫而成，在灰色的天空里浮动着，向西飘飞。片刻，雨势又复转大，等到渐渐停歇后，小野子山头涌现出茫茫一团，西边天空竟然看到白铜般的亮云。然而，终于未能响晴，时阴时雨，不知不觉日光昏昏，暮色四合。

五月雪

五月十五日，在香山，早晨阴霾，气候寒冽，遂裹上了棉衣。旅馆侍女端来早馔，告诉我："下雪了。"起来打开格子门，五月里罕见的雪花，霏霏而下。

闭门用罢早点，又向外望去，雪已小了，不久即止。十分钟过后，云开雾散，眼前涌出两座银白的山峰。这是小野子山和子持山。

就这样寂无声息地看着，看着，朝阳初升，雪山微微放射着金光。太阳升高了，山间出现两三道淡蓝的阴影，悄悄把山峰和峡谷分开。

四小时过后，再一望，雪已消融，小野子和子持又恢复了原貌。宛如梦幻。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香山之晨

太阳从赤城山升起。

凌晨，四时起床。开门一看，只见漫山遍谷布满白茫茫的晨雾。人未醒，烟未起，只能听到恹恹欲睡的鸡鸣。

不久，赤城山背后蓦地射出银白的光圈，太阳眼见着从山头升起。

日出山颠，金色的光线由柔和变得强烈，穿过山间朝雾，照亮了山野峡谷，像圣灵降临于愚人的心胸，银灰色的群山渐渐明亮了。赤城山罩上了淡淡的蓝灰色，子持、小野子诸山则泛起微微的青绿。远山一片朦胧，山麓依然在晨雾中沉睡。

太阳越升越高。赤城山和杉林之间形成一条光的峡谷，浓密的杉林笼罩在紫色的烟霭里，稀疏的松树沐浴着金色，像碧玉闪闪发光。这时，小野子和子持诸山上下一色，山肌上浮现出梦幻般的襞褶。这些襞褶渐次清晰起来，将光亮闪灼的山峰和含烟笼翠的溪谷，区分得清清楚楚。山间的雾霭徐徐飘动，森林显露了，人家出现了。

此时，阳光洒遍伊香保的整个城镇。家家袅起了炊烟。

向往晴天的鸟雀，欢声悦耳。抬头一望，几十里几百里外的远山，一齐面向东方，迎接着朝阳的光临。

相模滩水蒸汽

一个严霜凛冽的早晨，相模滩水蒸汽，腾腾如雾。

今天，午前七时半，登高望远，从田越川到相洋，只见一派白茫茫水蒸汽，蒙蒙如烟。远处的富士，近处的小坪岬，仅仅露出半个身影。江之岛起初隐隐可见，不久即被全部抹消。足柄、箱根诸山，敌不过袭来的水气，时时将身子隐蔽起来。

七时四十分。太阳冉冉升高。满眼的水蒸汽，忽然变成透明的淡紫色。随着阳光的蒸发，相模滩上的紫气迅猛地向上飞升。江之岛完全隐没了身影，足柄、箱根只能挣扎着露出一寸高的山头。一秒又一秒，水蒸汽宛如一场猛烈的烟火，回旋上涌。除了富士半峰和小坪岬峰顶之外，群山尽被水蒸汽所淹没，侵蚀，沸沸扬扬，深不可测。阳光下射，满目紫焰，幢幢腾起，直冲天心。

七时五十分。日光遍照水蒸汽之中。洋上弥漫着紫色的水气，各处出现了分界线，使人骤然感到了太阳的威力。忽然，不知从哪里出现了一线海水，天空中露出了山的一角。富士首先伸出了腿脚，足柄、箱根露出了脸孔。紫烟散了，江之岛笑了。海、山渐渐划清了界线，小坪岬赫然

而立，日光照耀着山麓。

时间在推移，太阳的威力逐渐强大。残烟剩雾，急匆匆漂向大海，山谷，如梦幻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相洋豆山宛如新开辟出来的一般。两三片金帆在江之岛海面上闪闪飘浮。两只水鸟盘旋飞翔，在洋面上划着大圆圈儿。

这时八时过五分。

（一月四日记）

富士倒影

冬至，太阳落到伊豆的天城山边。

冬至后日复一日，落日顺伊豆半岛向北移动，春分过后，越过富士，夏至时，落在大山山脚。

夏至过后，太阳顺原路，日复一日，向南转移。秋分时，越过富士，到了冬至，又落到天城山边。

上半年北去，下半年南归。富士是途中的关山，所以太阳越过富士时，正当春秋两季的彼岸节[1]前后。太阳两度越过富士，时间正好一年。

春秋彼岸时节，太阳落在富士山后的时候，富士倒影正好印在相模滩上。

村里的渔夫说“那山影十分鲜明”，可我至今未得到一见富士倒影的机遇。

风平浪静的一天黄昏，站在前川的江心岛上，可以看到对岸砂洲下面倒映着的富士山峰。站着看不到，即使俯着身，也才只能看到富士的一点倒影。人人向往的富士，它的影子多么使人倾倒。

---

① 以春分秋分为中心，包括前后各三日的七天，称为彼岸节。

日落，天黄，海也被天染黄了。豆相的群山宛如染上了紫色。风停了。洋上一只归舟，降下紫帆，歌声欸乃，摇橹而归。此时，下前川而窥望，富士半面山肌浮在金色的水面上，紫色渐次消融。忽然，有人肩着网，站在砂洲之上，探寻晚潮里的鲻鱼。头颅点破富士的紫色，身影立于水中的富士之颠。

（一月十日记）

提　网

秋十月十一月，御最期川河畔的葭芦枯黄了，直到翌年春三四月，收割后芦根才吐出二三寸淡紫色的嫩芽。在这段时间里，村上的百姓便抽空搞些副业。到处都架起了提网，远远望去，褐色的提网，这里一个，那里两个，交织在寒冬枯寂的田野里，自动报告着河流的所在。

我在霞之浦边的土浦附近看到一只提网，网面甚大，收网和放网均使用辘轳作工具。渔人昼夜守在水边狭窄的小屋内，每隔十分或二十分就要提起张望一次。小屋内放着饭盒、火盆、烟盒、方灯，棚架往往放着酒壶。在这样的小天地里打发着日子。捕获的多是鲤鱼、鲫鱼、鲶鱼、虾等。逗子一带地方，临水搭起了低矮的木架，网的四角的竹条用草绳扎紧，隔些时候走过来挑起肩看。捕获的多半是鲻鱼、海津，很少有沙鱼和虾。

仅仅作为一种点缀，这种提网就够有趣的了。

风和日丽，处处春意萌动。早梅已绽开五六朵花，在村头路边的篱笆上散发着幽香。村村披上淡绿的新装。这时节走到田越桥头，踏着村庄之间刚刚返青的麦田，我看到那里架设着五六只提网，近处的很大，远处的窄小，顺

着河水的流向曲折地排列，在阳光下宛如一幅图画。忽然一只提网无声地落下，接着又落下两只。它们交替着或提起，或落下，那景象多么生动。

伊豆的落日将逗子三方的群山染成了紫色。木叶尽脱的榉树，化作一片珊瑚林。麦田的绿色泛着黄光，沿着田间小路归来的老农，面孔赭红，肩上的铁锹金光闪闪。眼睛所到处，一片火红。此时，御最期川的流水比平常光亮十倍，临水的提网个个红光耀眼。鱼虾惊而不过其下，大概看到鲜明的网影印在水下的缘故吧。

已而，太阳完全落了。神武寺浩渺的钟声报告着黄昏的来临。落照的色和光凋落得较之“索罗门荣华”[①]还要迅疾。暮色从夕霭萦绕的山脚下村寨升起，半个小时过后，大地茫茫一片。缺月当空，御最期川的河水，像一条银线缝合了天边的夜幕。

我耐着夜里的寒气，站立河边。月华映水，状如沉璧。暗处的几只提网，影象鲜明地卧在河畔。也许有鱼类从下面通过吧。当水波摇动时，网就随着跳跃，仿佛要掬住那逃跑的月亮似的。

---

① Solomon，以色列国王，公元前971到932年在位。据说他长于理财，通过经商手段获取巨富，生活豪奢，谓之“索罗门荣华”。他死后，国势迅速败落，遂分裂为南北朝。

田家的烟

我爱烟，我爱田家的烟。每当站在高处，看到远村近落的炊烟，互相呼应，悠悠升上天际的时候，心中便感到无限快乐。

然而，市井的恶浊如滔滔洪水，如今已经波及到村落。田家淳朴之风渐渐扫地。赌博、淫乱、奢侈、游惰、争利的恶习，几乎侵入了每户人家。我常怀疑，毋宁将这些房屋连同人们付之一炬岂不更好。

不，还是只能加以教化为宜。

啊，假若我有能力，我将向全国所有的村庄赠送三件礼物：良医、良教师、良牧师。

良好的小学，良好的教堂，良好的诊所，此是造就健全村庄的三要素。而健全的村庄是造就健全国家的根本。

结满果实的树枝容易折断，只知积财的国家终究要灭亡。让国民仰天长啸吧。

你看，田家的烟不正沿着茅草屋顶袅袅上升吗？

写 生 帖

昔有一画家，作画一幅。其他画家皆用各种贵重颜料，浓墨重彩，力图使画面醒目。然而该画家只用一种颜色，画面现出奇异的红光。别的画家走来问："卿何处得来此色？"他微微一笑，依然垂头作画。画面越发红艳，而画家的面色愈见惨白。一天，终于死于画前，营葬时，解其衣观之，见左胸有一疵。人皆曰："彼于此得彼色矣！"未几，人皆忘其人，而画永葆其生命。

节译自欧利文·希拉伊珂女士所著

《画家的秘诀》

哀　音

你曾经在静寂的夜晚，倾听过江湖艺人弹奏的琴声吗？我虽不是个生来感情脆弱的人，但每每听到那种哀音，总是止不住泪流涔涔。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听到那样的哀音，我便回肠九转。

古人说，所有美妙的音乐，都使听者感到悲戚。确乎如此。小提琴的呜咽，笛声的哀怨，琴声的萧凉，从钢琴、琵琶类到一般卑俗的乐器，平心静听的时候，总会唤起我心中的哀思。哭泣可以减轻痛苦，哀乐比泪水更能安慰人心。呜呼，我本东西南北人。我曾经夜泊于赤马关外，和着潮声而慷慨悲歌；我曾经客旅于北越，夜闻离别之曲而悲泣。我曾经于月明风清之夜，耳听着中国海上的欸乃之声；又曾经在一个雪天的清晨，行进于南萨的道上，听赶马人的歌唱。这些都打动了我的心扉。而那街头的一片市声，却不能使我肝肠寸断。

一个可以听到百里之外声响的降霜的夜，一个月色溶溶、明净如水的夜，白天的骚动都一齐变得死寂了。在这幽静的都市之夜，忽然响起了弹三弦的声音。那琴声忽高忽低，渐次向远方流去，不一会儿，又消失了。打开窗户，

只见满地月色。你且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一刹那的声音吧。弹拨者似乎在无心弹拨，然而在我听来，三条琴弦似乎牵系着人们心上的亿万条神经。其音一个高昂，一个低徊，如人欷歔。仿佛自亚当以来的人间所有苦闷烦恼，一时集中起来，对天哭诉。一曲人生行路难，不能不使我愁肠百结。啊，我为此哭了。我不知眼泪为何而下。我自悲乎？悲人所悲乎？不知，不知，只是此时此地痛感人类苦痛烦恼罢了。

上苍使才华横溢的诗人歌不尽人间悲曲，上苍使巷间无名的村妇代别人对天悲诉。有言之悲不为悲。我在这哀音之中感受到无数不可名状的苦恼，无数的鲜血，无数的眼泪。因而，闻之使人哀痛不已。

容我妄言。每当听到江湖艺人的一曲演唱，仿佛听到有罪的孩子的母亲伏膝悲泣；仿佛感到热恋的人们正在追寻令人沉迷的爱情。“Still sad music of humamity。”[①] 我每诵读这样的句子，我就想起这种哀音来。

---

① 这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一句诗，意思是：“静止而悲哀的人类的音乐。”

可 怜 儿

一

太阳落到伊豆山头了。叶山海滨，金色的波涛时涨时退。

我散步返回长者崎。

我低着头走去，忽听沙滩簌簌有声，两个大小不等的影子横在眼前。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人。

年长者是一位保姆打扮的妇人，四十光景。另外一个是七八岁的女孩子，模样儿很清秀。蓬松的头发从中分开，在白皙的额头上叠成波浪形。她身着紫花的外衣，脚踏红带子的防雪鞋。

老妇人沉默无言，少女也沉默无言。少女美丽的面孔上，带着一种小孩子不应有的悲伤凄凉的神色。

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向下海的渔夫的妻子打听，她低声答道："那是秋田先生家的阿芳啊。"

秋田！是那位最近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秋田子爵夫人的女儿吗？

我回头瞧了瞧，她俩走进那座大岩石的阴影里，紫花

外衣的衣袖隐约可见。

我低着头漫步，沙滩上留下一串小型防雪鞋的足迹。

我依然低着头漫步。

夕阳的光辉洒满了海洋，山野。今天又寂寥地度过去了。海滨没有一个人影。波涛连续地涌来，在脚下碎了，于是又一次涌来，又碎了。

渔船从三段洋面上驶过，那欸乃之声，在傍晚的天空凄凉地回荡。

我的眼睛热了，泪珠扑簌扑簌落在沙滩上。

二

可怜的孩子！你的母亲是个美人，她是被恳求做了秋田子爵夫人的。谁曾料想，凤凰落架不如鸡。

丈夫是世家贵族，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他三次换妻，十一次换妾，眠花卧柳，调戏民女，昼夜呆在别墅里，醉生梦死，全家尽为之苦恼。

夫人嫁给他，生下女儿芳子。

她很少博得丈夫的欢心。丈夫的放荡行径给夫人带来了长久的不幸。

妾从她身上夺去了丈夫的宠爱。丈夫同她断绝了关系。前妻之女时常欺侮她。寻求爱情，未得；渴望自由，也未得。请求离婚，没有准许。遭受怀疑、诋毁、虐待、幽闭。她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最后于某月某日在叶山别墅仓库的二楼上使用短刀自裁了！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孩子！

三

一边走一边想，不觉来到森户桥上。夕阳映在诹访台高耸的建筑物上，圆形的墙壁一派明净。不用问，那就是那人的别墅了。左手可以看到夫人自杀的那个房间，夕阳照在玻璃窗上，金光耀眼。

我凭栏站在桥上。一只乌鸦从桥对面的松树上飞起来，哑哑地鸣叫着，掠过那座别墅，向远处山峦冲去。

太阳沉没了。

光明如梦幻般地消泯了。暝暝暮色掩没了世界。我在黄昏里默然伫立。

海　运　桥

不写年，不写日，没有前，没有后。

我正想渡过位于东京日本桥区第一国立银行附近的海运桥，无意中看到桥脚的公共厕所旁边有一群人。

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装束鄙俗的妇女，蓬头垢面，身穿灰褐色的布单衣，脚趿两只不一样的木屐，背着刚刚两岁的女儿，手里牵着五岁的男孩，低着头站在那儿。警察正在向她盘问着什么。

忽然，那妇女簌簌掉泪了。她一只手牵着儿子，另一只手兜着背上的孩子，满脸泪水，也没办法揩一下。

背上的孩子昏昏欲睡，手里的孩子带着怪讶的神情望着母亲。另外两个男孩子，一个十岁，一个七岁，他们都心不在焉地望着河水。

我心中不禁恻然，走近去倾听警察的问话。原来她的丈夫离家出走，不知去向。由于付不起房钱，今天从大杂院被赶了出来，正走投无路呢。

还有几个过路人站着听他们谈话，不久便急急离开。一个乘在华美人力车上的绅士，向这边瞥了一眼，接着就急速驶过，车声辘辘，一直走进了银行的大门。

我摸摸袖底，囊中没有分文。我叹了口气，向河对岸望去。第一银行的建筑物宛如城堡，屋顶的旗帜在高空里忽拉拉飘飞。

那里金钱万贯。可是——啊，可是——

樱

二十余年前的往昔，一个童子被一个大人牵着手，从肥后的木山这个村镇经过。

当时是明治十年，童子到亲戚家里躲避战争①。

木山镇是萨摩军的大本营，这里设立了医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萨摩人。大小不同的步枪像稻草一般堆积起来。有的披着满是泥污的蓝毛毯，一边捉虱子，一边打瞌睡。有的缝补撕坏了的短裤。有的一边擦拭武器，一边高声谈话。童子左顾右盼，耳边响着听不懂的萨摩方言，胆战心惊地牵着大人的手向前走。这些连吃败仗、缺少弹药粮草、运命日蹙的士兵，哪里还有心思取乐呢？然而到处都听到他们在高声地谈笑。在童子眼里，这帮人似贼非贼，似鬼非鬼。对面走来一个男子，穿着褪了色的灰色西服，脚趿木屐，红色的刀鞘里插着长刀。他左手缠着绷带，吊在脖颈上，右手握着一束盛开的山樱，信步走来。忽然，旁边店里一个磨刀的男子喊住了他。于是他把这束樱花送到那人

① 1877 年，萨摩（今鹿儿岛）士族不满日本维新政府，拥戴西乡隆盛发动叛乱。后来隆盛兵败自杀，史称西南战争。

的鼻子底下，匆匆忙忙说了几句什么，呵呵地笑起来。然后他把樱花送给恰好打身边经过的童子。

“样子太可怕了吧？哈哈哈。”

说罢，大笑而去。

童子拿着樱花走了四里多路，随后把花扔进路旁的小河。

那童子就是现在还记得此事的我。腰里挎着朱红刀鞘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他现在怎么样了？至今杳无消息。二十年来，每当看到樱花，那个腰挎朱红刀鞘的男子便不知从何处飞奔而来，仿佛就站在我的眼前。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兄　　弟

宇都宫车站仍是一片昏暗。

我坐在火车上，眼下正前往吾妻山喷火口探险的途中。

忽然，铃声长鸣，灯光闪灼，窗外人声鼎沸。

我打车窗向外张望。

月台上站着两个人。一个四十二三岁，面色青白，颧骨高耸，没精打采。薄薄的嘴唇，两颊长满络腮胡子，横七竖八。他头戴旧的船形帽，穿着平纹布棉袄，系着围裙，手中拎着一个包裹。另一个三十四五岁，皮肤黝黑，满脸麻子，没有眉毛，厚嘴唇，沉重的眼睑下面目光如电。他穿着对襟的毛料外衣，脚上套一双草鞋。

忽然，拎包裹的男子猛地跳上火车，麻子一把抓住他的衣袖。袖子扯掉了，接着又揪住那只包裹。

"你要干什么？"

"哎，你想溜吗？"麻子咬牙切齿，要把那只包裹夺下来。

跑过来五六个铁路员工。

"怎么啦？怎么啦？"

列车的车窗塞满了人头。

"这家伙是小偷，借我的东西不还就想逃走。哼！"麻子一个劲儿拽那包裹。

那男子脚步踉跄上了车："放开我！不是说等回来再商量的吗？各位，你们不知道这里的内情。喂，放开我！"

"哼，你老是撒谎骗人。骗子，畜生！"

第二遍铃声响了。

站长来了。警察也来了。

"怎么啦？"

"到底怎么啦？"

"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

"是这么回事，我在同他说几句话。"

"什么说几句话？骗子，畜生，小偷，哼！"

"不要嚷啦！"

人来人往，一片嘈杂。

警察强行把那麻子拉走了。

麻子一步一回头："哼，记住，我和你不是什么兄弟啦！畜生，你算什么哥哥，骗子！"

他两眼直冒火，咬着嘴唇，跟在警察后面走了。

他们竟是兄弟关系。

我不由悚然一惊。

那个拎包裹的男子恰好坐在我的对面，车上的人都一齐注视着他。他诚惶诚恐环视一下周围："我的这个弟弟，为着一点小事，在别人面前大吵大嚷。唉！"说罢，把那只松散的包裹放在膝头上重新扎好。他的手不停地颤抖。

车内变得寂静无声了。

我家的财富

一

房子不过三十三平方，庭院也只有十平方。人说，这里既褊狭，又简陋。屋陋，尚得容膝；院小，亦能仰望碧空，信步遐思，可以想得很远，很远。

日月之神长照，一年四季，风、雨、霜、雪，轮番光顾，兴味不浅。蝶儿来这里欢舞，蝉儿来这里鸣叫，小鸟来这里玩耍，秋蛩来这里低吟。静观宇宙之大，其财富大多包容在这座十平方的院子里。

二

院里有一棵老李。到了春四月，树上开满青白的花朵。碰到有风的日子，李花从迷离的碧空飘舞下来，须臾之间，满院飞雪。

邻家多花树，飞花随风落到我的院里，红雨霏霏，白雪纷纷，眼见着满院披上花的衣衫。仔细--看，有桃花，有樱花，有山茶花，有棠棣花，有李花。

三

院角上长着一株栀子。五月黄昏，春阴不晴，白花盛开，清香阵阵。主人沉默寡言，妻子也很少开口。这样的花生在我家，最为相宜。

老李背后有棵梧桐，绿干亭亭，绝无斜出，似乎告诫人们："要像我一般正直！"

梧叶和水盆旁边的八角金盘，叶片宽阔，有了它，我家的雨声也多起来。

李子熟了，每当沾满白粉的琥珀般的玉球咕噜噜滚到地面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个男孩，我拾起一个给他，那该多高兴啊！

四

蝉声凄切之中，世界进入秋季。山茶花开了，三尺高的红枫像燃着一团火。房东留下的一株黄菊也开了。名苑之花固然娇美，然而，秋天里优雅闲寂的情趣，却荟萃在我家的庭树上了。假若我是诗翁蜕岩①，我将吟咏："独怜细菊近荆扉。"使我惭愧的是，我不能唱出"海内文章落布衣"的诗句来。

屋后有一株银杏。每逢深秋，一树金黄，朔风乍起，落叶翩翩，恰如仙女玉扇坠地。夜半梦醒，疑为雨声，早起开门一看，一夜过后，满庭灿烂。屋顶、房檐、水盆，无处不是落叶，片片红枫相间其中。我把黄金翠锦都铺到院

---

① 梁田蜕岩（1672—1752），日本德川时代著名诗人。

子里了。

五

树叶尽落，顿生凄凉之感。然而，日光月影渐渐增多，仰望星空，很少遮障，令人欣喜。

国家和个人

家家户户挂着国旗。到处都有凯旋门。

日清战争[①] 结束，今天是大元帅陛下由广岛凯旋的日子。

新桥车站附近人山人海。男女老幼熙熙攘攘，有的谩骂，有的嘲笑。人头攒动。“奉迎圣驾”的红、紫、白、蓝的彩旗，在五月的天空随风飘扬，充满了爱国忠君的空气。

忽然，两三台堆满稻草的货车，冲开人群，硬是闯了过去。警官一喝，车子立即停下了。

这时，听到背后有人嘀咕。“干什么呀，畜生！有什么好看的！哇啦哇啦嚷什么？畜生，车夫又怎么啦？”

我惊愕地回头瞧瞧，回头瞧了又是一阵愕然。

我的背后站着一个散工模样的人，须发蓬乱，面色黄中带黑，透出奇怪的光亮；颧骨突露，深陷的眼窝里没有一点活气，只是闪着一种饿狼般凶狠的光。他穿着褴褛的单衣，袒露着胸脯，腰中扎着绳子，光着脚板。

没有比饥饿更可悲的，也没有比饥饿更可怕的。饥饿

---

① 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可以迫使人吃人。饥饿可以毁掉整个巴士底狱。

爱国，忠君，任凭你去说。

但愿不要使陛下的臣民们遭受饥饿。

断　崖

一

从某小祠到某渔村有一条小道。路上有一处断崖。其间二百多丈长的羊肠小径，从绝壁边通过。上是悬崖，下是大海。行人稍有一步之差，便会从数十丈高的绝壁上翻落到海里，被海里的岩石撞碎头颅，被乱如女鬼头发的海藻缠住手脚。身子一旦堕入冰冷的深潭，就会浑身麻木，默默死去，无人知晓。

断崖，断崖，人生处处多断崖！

二

某年某月某日，有两个人站在这绝壁边的小道上。

后边的是"他"。他是我的朋友，竹马之友——也是我的敌人，不共戴天之敌。

他和我同乡，生于同年同月，共同荡一只秋千，共同读一所小学，共同争夺一位少女。起初是朋友，更是兄弟，不，比兄弟还亲。而今却变成仇敌——不共戴天的仇敌。

"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同样的马，从同一个起跑线上出发，是因为足力不同

吗？一旦奔跑起来，那匹马落后了，这匹马先进了。有的偏离跑道，越出了范围，有的摔倒在地。真正平安无事跑到前头，获得优胜的是极少数。人生也是这样。

在人生的赛马场上，“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他踏着坦荡的路，获取了现今的地位。他的家丰盈富足，他的父母疼爱他。他从小学经初中、高中、大学，又考取了研究生，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有了地位，得到了官职，聚敛了这么多财富。而财富往往使人赢得难于到手的名誉。

当“他”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的时候，“我”却顺着失败的阶梯下滑。家中的财富在一个时候失掉了。父母不久也相继去世。年龄未到十三岁，就只得独立生活了。然而，我有一个不朽的欲念。我要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可是正当我临近毕业的时候，剥蚀我生命的肺病突然袭上身来。一位好心肠的洋人，可怜我的病体，在他回国时，把我带到那个气候和暖、空气清新的国家去了。病状逐渐减轻。我在这位恩人的监督下，准备功课打算投考大学，谁知恩人突然得急症死了。于是我孑然一身，飘流异乡。我屈身去做佣人，挣了钱想寻个求学的地方。这时，病又犯了，只得返回故国。在走投无路、欲死未死的当儿，又找到了一个活路。我做了一名翻译，跟着一个洋人，来到了海水浴场。而且同二十年前的“他”相遇了。

二十年前，我俩在小学校的大门前分手，二十年后再度相逢。他成了明治天下一名地位煊赫的要人，而我是一名半死不活的翻译。二十年的岁月，把他捧上成功的宝座，把我推进失败的洞穴。

我能心悦诚服吗?

成功能把一切都变成金钱。失败者低垂的头颅尽遭蹂躏。胜利者的一举一动都被称为美德。“他”以未曾忘记故旧而自诩，对我以“你”相称，谈起往事乐呵呵的，一旦提到新鲜事儿，就说一声“对不起”。但是他却显得洋洋自得，满脸挂着轻蔑的神色。

我能心悦诚服吗?

我被邀请去参观他的避暑住居。他儿女满堂，夫人出来行礼，长得如花似玉。谁能想到这就是我同“他”当年争夺的那位少女。

我能心悦诚服吗?

不幸虽是命中注定，但背负着不幸的包袱这是容易的吗?不实现志愿决不止息。未成家，未成名，孤影飘零，将半死不活的身子寄于人世，即使是命中注定，也不甘休。然而现在“我”的前边站着“他”。我记得过去的“他”，我看到“他”正在嘲笑如今的“我”。我使自己背上了包袱，他在嘲笑这样的包袱。怒骂可以忍受，冷笑无法忍受。天在对我冷笑，“他”在对我冷笑。

不是说天是有情的吗?我心中怎能不愤怒呢?

三

某月某日，“他”和“我”站在绝壁的道路上。

他在前，我在后，相距只有两步。他在饶舌，我在沉默。他甩着肥胖的肩膀走着，我拖着枯瘦的身体一步一步喘息，咳嗽。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向绝壁下面张望。悬崖十仞，碧潭

百尺。只要动一下指头，壁上的“人”就会化做潭底的“鬼”

我掉转头，眼睛依然望着潭下。我终于冷笑了，瞧着他那宽阔的背，一直凝视着，一直冷笑着。

突然一阵响动。一声惊叫进入我的耳孔，他的身子已经滑下崖头。为了不使自己坠落下去，他拼命抓住一把茅草。手虽然抓住了茅草，身子却悬在空中。

“你！”

就在这一秒之内，他那苍白的脸上，骤然掠过恐怖、失望和哀怨之情。

就在这一秒之内，我站在绝壁之上，心中顿时涌起过去和未来复仇的快感，同情。各种复杂的情绪在心中搏击着。

我俯视着他，伫立不动。

“你！”他哀叫着拽住那把茅草。茅草发出沙沙响声，根子眼看要拔掉了。

刹那之间，我扒在绝壁的小道上，顾不得病弱的身子，鼓足力气把他拖了上来。

我面红耳赤，他脸色苍白。一分钟后，我俩相向站在绝壁之上。

他怅然若失地站了片刻，伸出血淋淋的手同我相握。

我缩回手来，抚摩一下剧烈跳动的心胸，站起身来，又瞧了瞧颤抖的手。

得救的，是他，不是我吗？

我再一次熟视着自己的手。

四

翌日，我独自站在绝壁的道路上，感谢上天，是它搭救了我。

断崖十仞，碧潭百尺。

啊，昨天我曾经站在这座断崖之上吗？这难道不就是我一生的断崖吗？

晚秋初冬

一

霜落，朔风乍起。庭中红叶、门前银杏不时飞舞着，白天看起来像掠过书窗的鸟影；晚间扑打着屋檐，虽是晴夜，却使人想起雨景。晨起一看，满庭皆落叶。举目仰望，枫树露出枯瘦的枝头，遍地如彩锦，树梢上还剩下被北风留下的两三片或三四片叶子，在朝阳里闪光。银杏树直到昨天还是一片金色的云，今晨却骨瘦形销了。那残叶好象晚春的黄蝶，这里那里点缀着。

二

这个时节的白昼是静谧的。清晨的霜，傍晚的风，都使人感到寒凉。然而在白天，湛蓝的天空高爽，明净；阳光清澄，美丽。对窗读书，周围悄无人声，虽身居都市，亦觉得异常的幽静。偶而有物影映在格子门上，开门一望，院子的李树，叶子落了，枝条交错，纵横于蓝天之上。梧桐坠下一片硕大的枯叶，静静躺在地上，在太阳下闪光。

庭院寂静，经霜打过的菊花低着头，将影子布在地上。鸟雀啄含后残留的南天竹的果实，在八角金盘下泛着红光。

失去了华美的姿态，使它显得多么寂寥。两三只麻雀飞到院里觅食。廊椽下一只老猫躺着晒太阳。一只苍蝇飞来，在格子门上爬动，发出沙沙的声响。

三

内宅里也很清静。栗、银杏、桑、枫、朴等树木，都落叶了。月夜，满地树影，参差斑驳，任你脚踏，也分不开它们。院内各处，升起了焚烧枯叶的炊烟，茶花飘香的傍晚，阵雨敲打着栗树的落叶，当暮色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如果是西行[①]，准会唱几首歌的。暮雨潇潇，落在过路人的伞盖上，声音骤然加剧，整个世界仿佛尽在雨中了。这一夜，我默然独坐，顾影自怜。

四

月色朦胧的夜晚，踏着白花花的银杏树落叶，站在院中。月光渐渐昏暗，树隙间哗啦哗啦落下两三点水滴——阵雨，刚一这样想，雨早已住了。月亮又出现了。此种情趣向谁叙说？

月光没有了，寒星满天。这时候，我寂然伫立树下，夜气凝聚而不动了。良久，大气稍稍震颤着，头上的枯枝摩戛有声，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片刻，乃止。月光如霜，布满地面。秋风在如海的天空里咆哮。夜里，人声顿绝，仿佛可以听到一种至高无上的音响。

---

① 西行（1118—1190）平安末期，镰仓初期著名歌僧。

夏　　兴

一

十二岁那年夏天，曾经在京都栂尾的寺院里避暑。寺下面有一道清流，一处积满流水的碧潭，潭上突露着岩石。

炎阳如火的一天，同两三个朋友一起到附近的村子买西瓜。说是要放在溪流里冰一冰，有的抱着西瓜从岩上跳下去，有的为了争夺西瓜打起水仗。潭里沸腾了，泛起了雪白的浪花。正当三个人眼花缭乱之际，流水悄悄把那翠绿的玉球夺走了，漂漂荡荡地冲走了。大家争相去捞，西瓜撞在岩角上，碎了。每人抢到一块，边吃边游。这样的西瓜多半都是水。

二

故乡姐姐家，有清冷如冰的井水。水井旁边，绿叶翠蔓，弥天蔽日。南瓜地里，处处开着黄花。下午两点，蝉声聒耳。当感到眼睫千钧重的时候，便光着脚走到井畔，汲一桶水置于高架上。砍去南瓜弯曲的蔓子，水桶上插一根导管，然后赤条条从头浇到脚。这样的事至今难以忘怀。

三

下了富士山，和朋友各骑一匹马，由中畑向御殿场奔去。一路上，可以看到山丹、车轮百合、瞿麦、桔梗等夏秋花草，杂在浅茅丛中开放，仿佛走在画图之中。叫牵马的小姑娘折来一捆，载于马首，爱其色香。最后，一边走，一边将一束束野花拍打着前边马背上戴着海水浴帽的朋友的脊梁。

离开中畑时，已近中午，日光赫然照下来，骑在马上汗流浃背。走了四里光景，忽地传来殷殷的雷声，爱鹰山边涌现一团黑云，眼看向东南方扩散。风带着水气，飒飒扑面而来。抬眼仰望，炽热的阳光已经消失，地上也没有了万物的影子，原野、森林，一片昏暗。马打着响鼻，快活地走着。

“烟生原野草，雨降晚凉天。”

我这时才懂得西行这首诗的妙趣。

四

上文提到的姐姐家，位于不知火海[1]滨，靠近天草[2]。这里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水深而澄如碧玉，在岛屿之间回旋流动。或形成河流，或形成湖泊，悠悠然如游戏一般。陆地和岛屿，岛与岛之间狭小的地带，两边的人可以低声对话，相熟的孩子们可以借助水盆渡来渡去，真可谓“岛间海为涧，渡船小于瓜。”

---

①② 均为九州地名。

江村八月碧鲈肥。亲戚知友三四人，驾一叶小舟，载着钓竿、锅釜、米、盆碗、酱油等物出海了。头顶炎阳照，水上微风吹。拣个岛影沉静的地方泊下小舟，各人都垂下钓丝，船老大的钓钩上喜获尺把长的一条鲷鱼和两三条幼小的碧鲈，而我们这些外行人的钓钩上，只挂着一点可怜的杂鱼。真叫人气不过哩！日近中午，把对面的钓舟唤来，买一条更大的碧鲈，将船挽于岛旁的松树上，趁船老大做饭的当儿，曲肱躺下。阳光炫目，少女们用衣袖掩在脸上。身子下面，海水呱嗒呱嗒舔着舱底，摇摇晃晃好象躺在摇篮之中。不知不觉间，梦绕魂游，早已出了三十多里远。突然，雷鸣贯耳，睁眼一看，船老大正高声呼喊："客人，饭好啦！快起来吧！"

竹箅上的碗里盛着米饭和汤汁，大碟子里装满了生鱼片。一只小钵里盛着酱油。用潮水煮的米饭，略带咸味，却很香甜。船老大用生锈的菜刀大块大块切成的鲷鱼和鲈鱼，那鱼片比木匠用斧头砍下的木片还要大，但却是那般香甜可口。吃罢饭，借用岛上人家的井水润润咽喉，回去脱掉衣裳，从船上向海里一跃，游上一遭儿，再睡上一觉。太阳西斜了，微风鼓浪，这时再把小船换个地方，钓上一阵。太阳更加西斜，最后落山了。海岛一个接一个昏暗了，光闪闪的水面流着溶溶的紫霭，不久又变成了白色。

返舟还家，每响起一阵伊呀的橹声，空中就增添一些星星。星光映在水里，小船行于天上。黑魆魆的海岛，灯火明灭，阒无人声，只是到处充满了虫鸣。走着，走着，天空和大海都变得一片昏暗。橹声轧轧，溅起片片水花，犹如碧绿的磷火。小船两边的鲻鱼、鲈鱼等鱼类，倏忽远逝，

水中泛起一道白光。夏夜易逝，归来后，但见江村寂寂，一片黑暗，只能听到喧嚣的虫声。

五

一天晚上，头疼发热，夜不成寐，遂起身漫步于庭院之中。黑树森森，月光下漏，青碧如雨。院里虫声四塞。行至井畔，放下井绳汲水，月光在水桶里摇曳闪烁。掬水入口，吸几片月光，随将余下的倾覆于地，月影也跟着滴滴嗒嗒掉落下来。真是太美了！于是，打一桶，又打一桶。我把三桶水洒落在地面上，然后，在虫声和树影之中伫立良久。

六

住在逗子时候，有一天，暑热甚剧，头戴着麦秆海水帽，赤条条地摇着小船，独自驶向前川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这里是御最期川的两股支流汇合之处，水藻间有深水潭，是鱼的巢穴。把小船停在这里一看，有的坐在船上垂钓，有的读书，也有的摆下钓丝躺在舱板上睡午觉，等醒来一看，钓竿早已被鱼拖走了。有时也能钓到七寸长的鰕虎鱼。

右边的支流相会处，有一块青芦洲。洲上遍生松树。松下草丛里的红百合、瞿麦、日扇等，都开着花，白天也能听到虫声。洲的四周尽是软沙。有时，把小舟泊于此处，登洲采摘一些红百合回来。有时，朝阳流紫，浅水的地方宛如没有水一般，仿佛日影一片，坠落水中，似有若无，似动非动。审视之，是青虾在巡游。它们通体透明，群集一

处，青如水色，遽难辨认。它们一旦巡游，如黑影在水底移动，这时方可知晓。仔细一瞧，看芦根上，浅水沙滩上，也有它们在游动。伸手捉来，须臾便可捡到一筐子青虾。

水越混浊，所钓收获越多。多雨的日子，穿一件衬衫，立于河中，将钓竿插入水里，同水面保持四十度的斜角，静等鱼来。河水混浊成灰黄色，如膏油一般。钓竿和钓丝倒映水里，物和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站在水中久了，双腿像木桩一般，有时有螃蟹什么的爬到腿上，倒也觉得好玩。

忽然，天空蓦地昏黑下来，一滴雨点落在水面上，画了一圈蛇眼纹。接着噼噼啪啪落得紧了，一圈圈水纹交织在一起。最后，大雨哗然有声，水面顿时荡起叠叠细浪。抬眼一望，空中的水晶帘一直垂到河面之上，小坪一带的山峦，薄暮溟溟，附近的松林若隐若现。不久，雨住了，河水越来越混浊了。松林吸饱了雨水，浓绿的树影映在河里。水珠顺着鱼竿和钓丝滴落，河面上荡起一圈波纹，不断向外扩大开去。

归来时，鱼篮里装满了鳗鱼和鰕虎。

七

大人小孩三四人到远海钓鱼。不一会儿，富士这面山麓紫铜色的云层底下，传来了殷殷雷鸣。然而，海上却静悄悄的，风平浪静。

向大岛方向眺望，听船老大说，骤雨就要来了。可我们眼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再向远海眺望。“来啦，来啦，到底来了呀！”船老大正说着，洋面上立时暗了下来。八里远

之外，一只渔船下了帆狼狈驶来，周围的水面上荡起了粼粼细浪。骤雨掠过大海迅速降临。还未来得及调转航向，只见黑压压的云雾席卷而去。冷风飒飒扑面。小船四周蓦然腾起无数水波，银白的雨滴砸在竹篷上，一点，两点，——千万点。须臾之间，我们的一叶扁舟陷入黑风白雨的重围之中。

没有雨伞，即使有也无法撑开。三四个人扯着草席顶在头上，大人小孩一同在席子底下谈笑。蹲在舱底，电光雷鸣，绕舟而至，雨水打湿了袖子和前襟，随后再把衣服绞干。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湘南杂笔

家兄居官时，曾戏以为赠：

青云，白云，

青云白云一个样。

我想做白云，

在空中自由飞翔。

元　旦

早起，打一点新水[1]洗洗脸。吃罢年饭，登上樱山，眺望富士，山峰潜在云中，不可一见。

下山过逗子村，人家的茶花树上，开放着三四十朵花儿。同茶花相邻的梅树，枝头上斑斑点点，状如蝴蝶的彩翅。仔细一看，梅花已经开了。

向阳的地方，偶尔可以看到一两朵堇菜花和蒲公英。

小船上插着旗，松上坠满彩饰。村里的孩子穿着节日的盛装，有的打羽毛毽子，有的放纸鸢。虽然有些冷清，但毕竟是新年啊。

（一月一日记）

---

① 原文作“若水”，指立春或元旦早晨汲的水。

冬 威

雪尚未消融。土地冻了，河水结冰。万象皆禁口不语，几乎不见一点生意。

穿过砂山的松林，来到野外。北风飘飘吹鬓，握着手杖的手僵直了。空中冻云漫漫。目光所到之处，山野，田地，一片枯寂。走过原野小桥的时候，阴沉沉的天空，细雪如粉，纷纷而降，不久即止。

“冬”乎哉？茅舍戴雪，龟缩于寒野之上。田地半是冰冻。树林里如怒涛狂吼，那是“冬”的声音。干枯的芦苇挂着残雪，沙沙作响。干透了，枯透了，那声音仿佛撕裂了我的心灵。

春，再不会来了吗？

村口上，一个女子正在踏雪采摘冬菜。村边，茶花泛红，梅花渐发。

（一月十日记）

霜　晨

洗手盆里结着厚厚的冰。到外面一看，道旁打捞上来的海藻上，白霜似雪。田越川水面上蒙着一层薄冰。涨潮了，冰层啪拉啪拉炸裂了。断裂的冰片，随着潮水漂到了上游。

走进河边的芦苇丛中，踏着冰冻的泥土，分开挂满白霜的芦苇，惊起五六只鹬鸟，飞入对岸的芦苇丛中。苇丛尽头，是农家的后院。一只提网悬在朝阳下，像紫色的轻纱闪闪发光。网眼里犹如素羽、白银，耀目争辉，那是挂着的冰片。

太阳渐渐升起，河两岸的冰霜渐渐消融。随着冰霜的消融，碧蓝的天空，焦枯的芦苇，灰黄的松树以及那提网的颜色，都一一显现出来了。满载海藻的小船，冲开冰层，溯流而上。岸上的农夫为了买海藻在讨价还价。这是麦子的好肥料。一船海藻约值三四十文。

（一月十六日）

伊豆山火

傍晚立于海滨，半天里火光数点。星吗？太红；渔火吗？过高。那是什么？啊，那是伊豆的山火。

白天望去，大海对面，远近各处，香烟袅袅。夜里，便是如此火红。山火乎？山火乎？是住在大海对面人家焚烧的吗？是住在海对面的“人”，隔着十里宽的水面，为了向这边的“人”传送生活的消息而燃烧的烽火吗？

（一月二十日）

霁　日

今日的阳光像水晶一般明丽，和暖。

河上笼罩着水蒸汽，道路似铁，田地里一片白霜。洗手盆的冰碎了。净完手，向后山望去，“咳嗽之神”的祠堂下，五六个男人一边烧火，一边聊天。青烟掠过山颠，消散于朝阳灿烂的天空。

不一会儿，他们上山砍伐白茅。沙啦沙啦，白茅山顶像拔掉头发一般，从上到下，剪成了半面秃头。山边两户人家的三四个孩子，高高兴兴地玩耍。行人见面都说：“今天真暖和啊!”

午后，潮退了。河口的浅滩上，女孩子们在采摘青色的紫菜，捡拾牡蛎。河面上的苇丛中，有人收割芦苇，传来簌簌的响声。

山阴的水田里依然结着白茫茫的冰，向阳的地方次第消融，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今晨有人在“咳嗽之神”祠堂边焚火，走到那里一看，木瓜已经含苞。枇杷的花事已接近尾声。

男男女女满背着干枯的松叶和竹叶，手中拿着耙子，走

下山来。

邻家不断传来劈柴的声音。

（一月廿五日）

初　午[1]

初午鼓声咚咚。

梅花已经六七分，麦苗只有二三寸。

村村插着“奉献稻荷大明神”的旗帜。

男女儿童换上鲜洁的衣裳来往于途。家家请客。人人尽醉。

（二月一日）

① 二月初，全国举行祭奠稻荷神（即五谷神）的活动，谓之“初午”。

立　　春

今日立春。

潮退，沙广，海狭，水低。

傍晚到海滨漫步。

太阳就要下山，西边天空笼罩着淡蓝的雾霭。

太阳隐在梦幻般的夕霭里，泛着朦胧的黄色。

潮落方显沙滩广。镫摺鼻和鸣鹤鼻两座岩礁，黑森森地向海里伸延。有人立于岩上，长只有一寸。帆只有一分宽，点点飘游于视野的最远处。海水溶溶，凝如膏油，滔滔奔流，在沙滩边缘卷着涟漪，然后缓缓消融在沙里。日光茫茫，在海中微微流动。鸣鹤鼻礁石的影子，像一张鳄鱼皮印在高低不平的海滩上，狭窄的地方影子凹陷；宽阔的地方影子隆起成圆形。天睡了。太阳睡了。海睡了。山睡了。山影睡了。帆影睡了。人睡了。立春的傍晚，大地，天空，荡然融为一体了。

（二月四日）

雪　天

晨起一看，满天满地都是雪。

午前，细雪纷纷霏霏；午后，鹅毛大雪飘飘扬扬，从早到晚，下个不停。

打开格子门，纷乱的玉屑斜飞进来。后山也罩在茫茫雪雾之中。一阵大风吹来，积雪满天飞舞。午后愈降愈猛，路上连马车也走不通了。积雪沉沉，压弯了树枝。不知什么树折断了，传来两三次清脆的响声。

铺天盖地，一片银白，独有前川河，一线灰黑。几十只鸥鸟飞来游嬉，时时有两三只离开水面，尽情地展开羽翼，迎着风雪搏击，然而，每次都被大风压下来，重新落到河面上。

尽日都是霏霏蒙蒙的，天地被大雪埋没了，人被风雪封锁了，纷纷扬扬地迎来了黑夜。

夜十时，打起灯笼向外面一看，飞雪依然纷纷而降。

（二月十六日）

晴雪的日子

夜里，风雪停了。白天，晴雪似玉。

太阳冉冉升起，熏蒸着积雪。屋檐的雪先融化了，雪水像雨点一般滴落下来，汇成小河。泛起的泡沫，似圆形的小船，顺流而下。闭上格子门，点点滴滴的影子频频打在白纸上，噼噼啪啪，疑为雨声。开门一看，水滴从蓝天上零落下来，银光闪灼，像粒粒珍珠。雪压伏着夹竹桃，渐渐地有些化了，随着压力的减轻，它抖掉残雪，重新直起腰来。

富士山上下臃肿，像包裹在棉花里。日光照着峰顶，雾气蒸腾。相豆的群山一派洁白，令人惊叹。仿佛正从四五十里之外向这边蹒跚而来。

初春的雨

午前春阴，午后春雨，和暖，闲适，且宁静。

逗子的梅花多为老树。八幡的梅林里，一位背着孩子的老婆婆，正在捡松叶、松籽和松枝。雨从松、杉、榉的间隙里漏下来，沙沙沙，敲打着枯叶杂陈的砂土。

从村庄来到野外，麦苗郁郁青青，路边的枯草也泛起片片绿意。春雨潇潇，神武寺的山青烟迷离。樱花山头只有斑斑白雪，然而，这山，这树，这房舍，这田园，无不在春雨里尽情洗浴。河边干枯的芦苇被草草割去了，剩下的，这里一丛，那里一簇。河床开阔了，被辟为宽广的田圃。春雨淋在一只鱼网上。

梅花渍香，山茶流红，麦苗绿润，山色空蒙。这是一场催春的雨啊！

归途经过富士见桥畔，见两只小船飘浮河面之上，盖着草席。是刚刚淘过米吧，牛乳般的泔水，从倾倒的木桶里淌出，点点滴滴，融汇在春潮里消失了。春潮带雨，清流急湍，如膏似玉。海洋上水天蒙蒙，春帆一点，穿雨而来。

（二月廿三日）

初春的山

登后山。

春空烟迷，四山霞飞，谁也夺不去的春天来临了。

大海沆荡，同天空融为一体。海水滔滔奔流，水面上映着富士山头的白雪，闪闪灼灼。渔舟比鸥鸟还小。

村村仍是一派荒寂的冬景。然而，云霞已经低吻着地面，春光充满了每个角落。山下，一只鸢鸟悠然盘旋。山崖，田地，到处都萌出了绿茸茸的款冬。榛树已垂着一串花朵。春兰也早已开花。春，在枯草枯叶之间，簇簇萌动了。

（二月廿八日）

三月桃花节

阳历三月，桃花尚未开，春云蔽日，空气浓于酒。

经过逗子的村庄时，梅花正白，花事即将过去。茶花的花朵比叶子多，而且已经开始零落了。弹棉花的弓声，鸡叫声，悠悠然充满了春天的村庄。

田里的水微温，杂草泛着青色。土地复活了，它饱吮着水中丰富的养分，扑喳扑喳地响着。它在满足地吟唱。

麦苗越发浓绿了。菜花初绽。田畔的野蔷薇，一簇簇吐着嫩芽。

昨天暖雨，箱根、足柄两山上的雪融了。富士的山麓也脱去了白衣。

（三月三日）

春 之 海

坐在不动堂上，眺望大海。

春海融融，波光荡漾。有的地方，像巨大的蜗牛爬过留下的痕迹一般，滑滑地闪着白光。有的地方，像聚着亿万只有鳞的生物，一齐颤抖着，泛起碧青的颜色。近岸的海水透明，像被明矾打过，圆圆的石子闪着紫色的影子，横卧水中。茶褐色的水藻缠绕着岩头，像梳理好的头发。没有什么波纹，只有那远处晃动的海涛，仿佛熨烫着大海的衣褶，接二连三地席卷而来。撞在岩石上的碎了。撞入岩穴的，发出宏亮的声响。漫入小石子堆的，似乎在切切私语。

对面有一条小船，船浆时时落在船舷上，发出卡达卡达的响声。一个男人在捕捉章鱼和海虾，他趟着浅水，脚下泛起银光闪闪的水花。

（三月十三日）

春分时节[1]

今日进入春分时节。

梅花历乱，绿麦已经分蘖。菜花盛开，茶花纷纷零落，遍地艳红。

走到野外，田埂上长满了土笔、芹菜、荠菜、鸡儿肠、野蒜，蓬蓬簇簇，简直没有立足的空儿。油菜的苔子上开了花，款冬刚刚撑起青青的小伞。阴影下边，紫槿羞答答的，花朵甚是娇美。蒲公英将那一轮轮小太阳，慷慨地撒在田埂之上。木瓜也张开了红唇。

听一听田里的流水声吧。溶溶的，滑滑的，包孕着无限的春意。刚刚长到半寸长的小蝌蚪，在温暖的水里游动。农民已经开始犁田了。

河边，枯叶老根之间，开着硕大的茅草花，竹笋刚刚长出，像无数根芦芽吐着绯红色。

田野里可以听到云雀欢叫。近日来，在我邻家的榉树上，每天都有黄莺鸣啭。

（三月十八日）

---

① 原文作“彼岸”，系指春分或秋分前后约一周的时间。

参拜伊势神宫[1]

书窗外面，马铃叮咚，笑语声喧。向外一瞧，三四匹马，装饰着红、白、紫等五彩缤纷的布条，背上驮着行旅打扮的男子，围着一群男女老幼，吵吵嚷嚷向车站方向走去。原来这是为首次参拜伊势神宫的人们举行庆祝仪式。

特戏作小诗如下：

参拜伊势神宫

一、麦苗迎风长，苞穗尚未卷。
　　桃树花正开，油菜花正鲜。
二、参拜伊势宫，时日在眼前。
　　车站五十三[2]，步行需十天。
　　今日乘火车，一日能走完。
三、古表小礼帽，横戴头上边。
　　大红毛毯子，屁股底下垫。
　　马铃叮冬响，英武又果敢。

---

① 位于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皇家祖先的神社。

② 从江户（东京）到京都的东海道线，路上有五十三座车站。

四、“哎呀太郎作，这就出发吗?”
“原来是松君，去去就回还，
你要买何物，尽管对我言。”
五、“东西我不买，只想把你劝；
伊势有松板，多为女儿天，
误入烟花地，再也难回还。
哎哟哎唉哟，再也难回还。”
六、“哈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嘻。”
马铃叮冬响，渐入云霞间。

（三月廿五日）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海岸落潮

一块平坦的磐石，上面简直可以建造一座房子。今天，它露出水面，沐浴着阳光。附着在岩石上的海草，经太阳一照，闪烁着光亮。仿佛在默祷着什么。岩石的裂缝里，残留着忘记退去的潮水，被阳光晒热了，浮游着许多无名的小鱼。快步飞跨着一块块岩石，来到海岸的尽头。这里潭深水净，绿如碧玉。各种水草随着激荡的海浪，摇成披靡，采下日光的金丝，在水底编织出美丽的锦缎。栖息于岸边的各种鱼类，游出岩石，钻进水藻丛里。经过这儿，就会看到绯红的海松，朱红的海盘车，紫色的甲蠃，绿色的水母，茶色的雨虎等。这些既像动物又像植物的东西，在水里到处闪耀着五彩的颜色。水里的春天比陆上的春天更加美好。

嗅着潮香，站在岩上眺望，采拾鹿菜、紫菜、海贝、螺蛛、珠贝、甲蠃的女人们，分散于海岩之上，间或杂着衣饰华丽的男女儿童。这时的海岸仿佛开满了鲜花。捕捉章鱼的男子，一手拎着盛油的竹筒，那是澄清海水用的；一手握着铁矛，从一块岩石飞向另一块岩石。对面的小船熟练地从礁石间隙里穿行。渔夫把头插入竹筒窥伺海底，一

边同水手谈话。岩石那边的大海，狭长如带，忽而同深远的碧空相离，忽而又泛着银光，和天空连成一气。春帆二三，远远掠过伊豆的山峦。这平滑的岩礁和陆地之间，积聚着一泓潮水，自然成池，山影浸绿。渔家子女五六人，手制小帆船，放行池水之上。微风初起，吹鼓了船帆，迅速驶抵对岸。孩子们拍手欢呼。风止了，小船停于中流，孩子们投石击之。其中有个哑巴，年纪稍长，看到自己制作的小船顺利停靠在对岸，于是扯起别人的衣袖指着那边，嘻嘻笑了。那样子十分可爱。

（四月二日）

沙滨落潮

去金泽看牡丹，回来时，到野岛一游。从野岛到夏岛径直有四里长的沙岸，上面有许多拾贝的人。对于这一带的农妇渔女来说，这里的沙滩正是她们衣食的来源地。从老太到五六岁的小女孩，一律顶着头巾，攀着红衣带，光着脚，一副短腰窄袖的打扮。她们右手握着铁铲翻沙子，左手灵巧地拾掇掘出的海贝。有的在一尺多长的竹筷子上绑着尖利的东西，在沙滩上挖洞，掏取马刀贝。得到的有吹盐贝、蛤蜊，最多的是文蛤、海螺、马刀、马珂等。有时，海蟹和对虾也钻到沙子下面，这些挖到的也不少。吹盐贝，顾名思义，当你掘出它来时，便会喷出一口咸水，露出可憎的样子，似乎在嘲弄你。马刀贝见到洞穴，一下子扎进去就逃得不知去向了。对虾呢，退潮时来不及逃遁，就钻进沙子，想做倔强的隐士，一旦被挖出来，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像出家的和尚似的，模样儿实在可笑。

放眼远望，沙滩恰好形成一个大圆盘，周围的碧海犹如翠带缠绕。苍碧的远山为大海镶上一条蓝边。圆盘上复盖着淡紫的细沙，随处都有落潮时残留的水窝，清浅不足以濡湿脚踵。小蟹奋跑，小鱼竞游，到处可以听到扑哧扑

哧的响声。那是小蟹在低语吗？那是沙在同太阳谈话吗？静观大沙盘上，拾贝的人点点如蚁，或俯或伏，或弓或屈，像螃蟹一样掘着沙石，紫沙簌簌地被翻捡一遍，盖上了黑黑的一层。有的唱歌，有的沉默。远的呼喊，近的低语。不时有人站起来伸展一下腰肢。拾贝队伍的先头，越过沙盘，越过如带的大海，直抵白云悠悠的蓝天。

多么闲静的景致！海，远而细，帆亦细；山渺而碧，云亦碧。数百名男女老幼群集沙滩之上，翻沙拾贝，愉快地劳作着，地上随处摆着木桶、竹筐等容器。山影静卧在沙滩岸的水洼里，一切都沉浸于融融的春光之中。一旦再次满潮的时候，或肩筐，或握铲，或背篓，或拎桶，纷然而归。“还在拾吗？”有人高声呼喊。“危险，涨潮啦！”有人提醒着孩子。晚来的人仍然无动于衷，汲汲不息。

不一会儿，海潮从四方涌来，开始向沙盘进袭了，如带的海水渐次扩展，最先冲击着沙盘中央采贝人的双脚，继而将人们一个个驱赶上岸。沙浸人退，潮奔海涌。淡紫的沙盘眼看着缩小了，一小时过后，再也不见沙岸的影子。大海漫漫涨到我的脚边，海水荡起了雪白的浪花。帆影悠悠，怡然自乐。

（四月一一日）

花 月 夜

打开窗户，十六的月亮升上了樱树的梢头。空中碧霞淡淡，白云团团。靠近月亮的，银光迸射，离开稍远的，轻柔如棉。

春星迷离地点缀着夜空。茫茫的月色，映在花上。浓密的树枝，锁着月光，黑黝黝连成一片。独有疏朗的一枝，直指月亮，光闪闪的，别有一番风情。淡光薄影，落花点点满庭芳，步行于地宛如走在天上。

向海滨一望。沙洲茫茫，一片银白，不知何处，有人在唱小调儿。

又

已而，雨霏霏而降，片刻乃止。

春云笼月，夜色泛白，樱花淡而若无，蛙声阵阵，四方愈显岑寂。

（四月十五日）

新　　树

夜里，春雨渐止，九时许，满天的云朵散了，又薄，又细，如棉，似纱，继而化为轻烟，以至完全消失，天空一碧如玉。

阳光如雨一般照射下来，绿叶映着窗纸，碧影绰约。

看到浓密的影子，可知绿叶之茂盛。

静静望去，一庭新树，沐浴在阳光之下，浮绿泛金，欣欣向荣。仿佛将满天的日光全部集中到院子里来了。你看，那枝枝叶叶，水灵灵地映着碧空，将淡紫的影子印在地面上。

樱树长出了嫩叶，一两点残花稀稀疏疏，掩映在绿叶丛中，不时飘飞下来，像翩翻的彩蝶。树下，落英和红萼，片片点点，连同影子一起贴着地面。一只白鸡，披着斑驳的树影，啄食落花。

看，树枝之间，张着一面蛛网，绿、黄、红三色交映。看，飞虫如雪，纷纷绕树而飞，蜂虻嗡嘤，映着阳光翻舞。自然界适逢这样的丽日，显出十分满足的样子。

一只蝴蝶忙忙碌碌，妄图追回已逝的春天，它执著地憧憬着百花盛开的日子吗？

风徐徐吹来，新树轻轻抚摩着碧空，不停地点头。满地的树影微微颤动。新树之间晾晒的衣物，也把影子投在地上，翩翩舞动。

靠近落叶树的邻家，距离新树较远。隔墙能听到伊伊呀呀的织机声。

太阳落了。青灰的云挂在新树梢头。

晚风送爽，新树在高空微微抖动，麦地静静滚起了绿波。暮气苍苍，天色向晚。

回望后山，松林之上，十四的月亮硕大如盆，尚未散射出强光。漫步田野，豆叶豆花，香气袭衣。

天上，空气，风，月，所有的一切，像水一样淡，像水一样清，像水一样不停地流动。

（四月廿日）

暮春之野

青叶茂密，村村埋在绿树丛里。芦荻长大，河面变得狭小了。

站在河的上游，观看落日在村庄那面沉没下去。太阳已经接近小坪山峰。山色青青，村里苍郁的树梢，泛出暗紫的颜色。晚潮渐渐涨了上来，河水倒流，满河水泡，像浮着团团白雪，掠过水中芦苇的影子，向上游漂去。河对岸张着提网，人躲在青芦之中窥探，每提起网来，网眼便映着斜阳闪着紫金色的光芒。水珠像粒粒珍珠滴进河里。

不久，太阳摇荡着一轮红球落到山顶。残照把树林的上空涂抹得一片通红，河水也泛着红光。海潮将河床涨满了，于是，晚霞流丹，青芦载影，小泡映玉，丛林浸翠，流水漫漫，欲将小板桥淹没。鱼儿时时在林影里穿行，碧青的水上涌起一阵雪白的浪花。晚风拂拂，残照的影子渐渐淡薄，芦和影合为一体，唱着清歌迎送着暮色。不知何处的寺院，敲响了暮钟，钟声渺渺，在原野上回响。

片刻，大地被沉沉的夜幕掩没了。透过人家的门窗，可以看到火红的灯光。

（五月十日）

苍苍茫茫的夜晚

最沉静的莫过于收割完麦子后的农家的黄昏。

游览了神武寺，及至傍晚，一个人沿田间小路返回。太阳包裹在苍黑的暮云里落山了。云隙里迸射出的一抹火红的残照也随之消失了。田野，村庄，山边，升起了烧麦秸的缕缕青烟，蓬蓬地散开了。山野，村庄，茫茫苍苍。

静立远望，暮云晚山，暗影重合，水田渺渺，白烟迷离。望着望着，烧稻草的烟雾从一块水田蔓延到另一块水田。田里一片蛙声。

夕阳落，雾霭满，万物消融，恍惚如入无我之境。没有人语，没有杂声，没有灯影。

唯有苍苍茫茫，茫茫苍苍。

多么幽寂的夜晚！

独立黄昏，侧耳倾听，只有咯咯吱吱的蛙鸣。

（六月七日）

晚山百合

傍晚，登后山。青茅在夕风里震颤，百合花清香四溢。山丘之上，月影朦胧。太阳已经躲到大山的右面，残曛犹明。天上横曳着金黄的云朵，宛如彩旗翻舞，由西向北延伸。富士山刺破淡蓝的暮云，微微露出了峰顶。海水泛着紫色的暗影，一帆徐徐而过，在海面上飘动。

远望村庄，此时镶嵌于村与村之间的金色的麦田，不知何时已经收割完毕，现出灰黑的底子。水田多半插了秧，满布新绿的秧田和仅仅灌满水的闪着白光的田地，参差交互。一条小河，水窄如带，婉转流去，银光闪烁。麦子收获完了，村庄绿树环合，一片苍黑。这里，那里，腾起烧麦秸的青烟。烟雾眼见着包围了村庄，侵袭了山冈。这期间，黄昏趁势升腾而起。轻风送来一阵蛙声。

天黑，从山上下来，夹径青茅，苍碧一色。点点百合，如夜空迷茫的星辰，闪着惨白的光。晚风拂拂，山野黄昏，暗香盈袖。

山端月影，渐次明丽了。

（六月十三日）

梅雨时节

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鸦声蛙鸣，争唱雨晴。

趁着雨歇，走出门外，踏着厚厚的杂有麦秸的淤泥，在村子里穿行。人们站在绿叶簇簇的房前采摘梅子，女人在地里种植甘薯。

田里大都插了秧，苗稀水涨，田田嫩黄。蛙声四塞。水从一块田流向另一块田，汩汩有声。只有梅雨时节才会听到如此浩荡的水声啊！

河流如膏脂，碧潮满满，一捆金黄的麦秸，上下浮沉着漂走了。岸边的芦苇，有一些吐穗了。孩子们折断芦苇铺在地上，坐着钓鱼。

空气沉闷而凝重。看，村里的炊烟，潮湿得难以飞升，只能化作雾霭在地上爬行。看，山野变得深蓝重绿，仿佛滴下一滴水来，也会化成漫患的色彩。

山上传来枭鸟的叫声。

雨又沙沙沙地下起来了。

（六月十八日）

夏

梅雨放晴，忽而已是夏天。

打开格子门，垂帘而坐。帘外山青，穿着洁白衣衫的人来来往往。

富士山也换上了夏装。碧衣翩翩，神清气爽，头上仅仅挽着两三条雪带。铺绿垫翠的相模滩，吹来习习海风。你感受到它的凉意了吗？

又

今日在后山，首次听到茅蜩的鸣叫。清新悦耳，如摇银铃。

白日衔山，晚凉渐生。有人外出到河边垂钓。笑语喧哗，笛韵悠扬。小孩在放焰火。

夏季开始了。

（七月十日）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凉　夕

日落。坐在后垣上，垂着双脚钓鱼。面前，残照溢满河川；背后，青芦飒飒震颤。

潮水渐涨，溯流而上。河水澄碧，状如无物。水底更加鲜明。小小鳗鱼在水藻里奋力穿行。当年刚刚出生的黑鲷，在碧玉般的水中结队循游，水底印着惝恍的影子。鱼儿从石垣缝里游出来，躲开举螯来袭的螃蟹，转头逃遁。小虾顺着木桩向上爬行。攀附着石垣的寄居虫，像跳水一般咕噜咕噜坠落下来。

向下游望去，下游反倒像上游一样。那里山峦映在深水之中，碧影迷离。河水伴着凉风一起向这边流泻。涨潮时，“夕阳明灭乱流中”。残照的影子恍惚地映在水中，随波逐流。鱼群搅水，那波纹随即被流水抹消。河底毵毵细草，一经流水梳理，正要伴着流水而去。几队小鱼也随着顺流而下。

河水涨到我的垂着的足尖时，残照已经消逝，潮满河平。鱼儿在水里欢跳，那声音就像投进的石子一般。

（七月廿日）

立　　秋

秋，今日来了。

芙蓉开了，寒蝉叫了，太阳赫然散发着热力。秋思已经弥漫天地了。

（八月八日）

迎　魂　火[1]

今日八月十三日，这一带照阳历计算，整整晚一个月份。作为年里一大祭日，今天是盂兰盆节的第一天。

太阳落了。晚风伴潮汐而生。河口泊着日本式小船，桅杆上挑着一弯初八的月亮，光洁如银，像残缺的白璧。

我的房东老太太，拿着一束稻草走到河边，那里面塞着杉树叶。擦着火柴点上火，稻草便熊熊燃烧起来。老太太将钵子里的水浇到地上，再把切成小块的茄子投进火中，合掌祷告：

“爷爷，孙儿，请驾着这火来吧……请吧，请吧，请到家里来吧。”

两年前失掉母亲接着又失掉父亲的五岁的儿童，也合着小手朝火堆膜拜。

河边随处都燃着了火。我走到其中一堆火的前面。只见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捏着线香，目不转睛地望着火焰。这位老太太，去年失去了她的老伴。

火势渐渐小了，不久变成了灰烬。潮汐拍击着石垣发

① 原文作“迎火”，盂兰盆节的第一天，为迎接亡灵在门前点的火。

出阵阵声响。月亮、天空虽然不能言语，似乎也一起凝望着这个世界。

死者不会知道吧？“不”。——听到吗？晚风这样轻声回答。

（八月十三日）

泛舟河上

泛舟御最期川河上，溯流而上。

斜日西坠，残阳照水。山上，鸣蝉嘒嘒。

小船伴着暮色一起向上游而来。夕潮漫漫，青青芦洲，一半浸在水中。舟行所至，冈峦耸翠，碧影卧波。时有鲻鱼高跳，画出银白的水纹。

日暮，水白，两岸昏黑。铃虫、松虫、蟋蟀，夹河齐鸣。山色暝蒙，枭鸟呜咽。空中传来白鹭的叫声。

（八月廿日）

夏去秋来

女萝花开，柿子泛黄，甘薯渐渐变甜了。寒蝉尽鸣，松虫、铃虫夜唱，它们共话秋的来临。听，粟、稻、芦的穗子，正在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微雨沙沙，时降时停。这声音正为今年的夏季送行呢。

（八月廿八日）

秋　分

今日秋分。

晨起外出，白露满地。稻穗、粟穗、芒草花、芦花，无不浸在露水中。虫声如流水。

又

彼岸节中日[①]，附近的男女老幼到藤泽和镰仓参拜寺院。归客如织。河边钓者，比肩列坐。

午后，斜阳悠悠，碧潮满川，行人满路，日光满天，伯劳鸣声满耳。无风而气清，秋满心间。

又

日没。无花果下，叶影黯淡。芙蓉秋夕共凋残。空中雁声传。

十五夜，雨打月，今宵复照人间。庭中细沙疑为霜，树影森森遮地面。

院里白萩映月，好似雪光闪。

（九月廿三日）

---

① 秋分前后共一周的时间为彼岸节，秋分居中间，称中日。

钓　　鲹

一

"阿叔，去钓鱼吗?"

星期天，正在吃午饭，外面的帘子揭开了，邻里的小姑娘来邀。这女孩的父亲是东京人，长期住在逗子，他有一只小船，时常到远海钓鱼。

我搭讪了两句，急忙放下筷子，腋下挟着鱼竿、鱼篓和铺垫，来到河边。船已备好了，船主——姑且叫甲某吧——正在徐徐解缆。另一位老爷子上身穿着单衣，外面罩着旧的警服外套。他是茶馆老板，也是个钓鱼迷，权且称他乙某。

出了河口，斜穿湾内，走了二里多路，便到了鲹场。这里只有三四丈深，水底是岩石，水藻纵横，是鲹鱼聚居的地方。附近，这种地方屈指可数。离开这样的地方，一天也钓不上一条。甲某握着橹，不停地望着山岭思索着，不一会儿，他点点头抛了锚。原来渔夫常把山谷、树木、房舍当作寻找渔场的标记。我问渔夫在哪里钓鲹。渔夫指指山上的松树，告诉我：

"瞧，那里不是有棵大松树吗？就以它为标记吧。"

据说钓鲹最合适的时候是九、十、十一三个月。现在最好钓的是当年长到四五寸的幼鲹，有时也能钓到身长一尺以上、长到两三岁的圆鲹和母鲹。然而，这时节的鲹鱼身子绵软，尤其口部更为细嫩，用力重了，鱼鳃撕裂，鱼就会脱钩逃走。

鱼钩选用钓鲹鱼用的，鱼饵多用小沙丁鱼。鲹鱼本身切成碎块也可以作为钓饵。时间一般选在早晨或晚间，水越深越好。这对于钓任何鱼来说都一样。

一艘小船照管三个地方，三人分别下了钓丝。不知道因为时间尚早还是因为水太清，只钓得两三条近岸的小鱼，连个鲹鱼的影子也未见着。甲某用深水镜观察海底，喊道："黑鲷来啦，黑鲷来啦！"连忙用鱼渣和熟白薯搓成饵，装在钓丝上放进水里。鱼还是不上钩。黑鲷本是一种很贪馋的鱼，凡是用虾米、蚯蚓、小蟹、牛肉、白薯，乃至上方地方[①]经常食用的鲱鱼、酱和面粉调制成的，它都爱吃。但是，今天水太清，日光穿过碧玉般的流水，仍然十分明亮，使黑鲷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通过深水镜可以看到，五六条脊背黝黑的鱼围着钓饵转来转去，非常想吃，可就是不敢靠近。这时，船尾有人打了个呵欠，甲某首先把系着铃铛的铁丝插在船边，拴上钓丝（鱼一旦上钩，铃铛就响），开始抽起烟来。乙某也打了个呵欠，从旧皮包里掏出烟盒。我也伸了伸懒腰，恍恍惚惚闭上眼睛。不久又睁开来，眺望着海面。

已经过三点了吧，太阳西斜，海上横着一条银白的柱

① 指京都、大阪等地。

子。正是好时候呀，北风从大陆吹来，冷飕飕地掠过海面。细细的波浪轻轻敲打着船底。鱼鳞似的云朵，从天心向东南方飘浮，宛如碧蓝的天际荡起银白的波涛。云影在海面上飘浮，摇曳多姿。富士、江之岛、足柄、箱根、真鹤岬以及伊豆的天城山，屹立于夕阳的光辉之中，历历可数。向左首一望，近是叶山，远是三崎，三浦半岛纵向而卧，看上去很短。天城和三崎之间，伊豆大岛依稀可辨。这里，那里，点缀着五六片白帆。大岛的尖端处，有一个恰似用笔尖点的圆点，抑或是钓松鱼的小船吧。名岛那边，捕捉章鱼的船桨不时像银针一般腾空闪耀。离开这里三十多丈处，泊着一只小船，伸着长竿正在钓针鱼。当鱼竿上举时，针鱼光闪闪地跳进舱里。不知从何处荡来一片竹叶，上面有两只黑蚁。仔细一看，是小船。那像黑蚁一样的是两个船夫，正在奋力摇橹。随着船橹的运动，他们的黑影时而交叉成X，时而分离为H。就在这一离一合的过程中，逐渐变大起来。

秋来了，秋来了，秋真地来了。背后逗子的群山，似乎彻底地变成苍黑色了，岿然不动。山边传来伯劳频频的鸣声。还可以听到从叶山驶往逗子车站的马车的喇叭声。也许看到人们没有带猎枪吧，两三丈以外，一只海鸥不时掠过水面，偷吃鱼饵。“人们太不中用啦!”——它嘲弄般地向这边飞来，昂首挺胸地飘浮在波浪上。

二

不知不觉间，那一叶扁舟驶近了，在离我们的船二十多丈远的地方下了锚，开始钓鱼。另有一艘钓针鱼的船，停

在旁边。我们启了碇，换了换地方。

“怎么样？老爷子，这里鲹鱼多吗？”

“唉，好容易才诓得两三条哪。”小船上的渔夫回答。

“两三条？看咱的吧。”——那人垂下钓丝等着。这时十丈开外的水面，突然有什么东西不停飞动。

“是梭鱼吗？”甲某问道。

“不，是对虾，鲈鱼就追赶它们呢。”

回答的话音刚落，一只小船早已拔锚摇橹驶过来，迅速伸出钓竿，也想“诓”得几条鲈鱼上来。谁知都未能如愿，便划回原地，继续钓鲹了。

俗话说，秋天的太阳像水桶落井，当它接近箱根的驹之岳峰顶时，富士山头早已一片暗紫。风全然息了。落日的余晖映着河水，金波荡漾。百劳不再啼鸣，陆上初次听到乌鸦的哑哑叫声。多么静谧的秋日的黄昏！天高海渺，风平浪静。夕阳的光辉独自充满这个空间。

忽然匡郎一声。甲某钓丝系着的铃铛响了一下，接着又连连响了好几下。来啦！于是抽着钓丝，向那末梢一看，果然一个蓝背、银腹、大眼、巨口的五寸长的家伙，哗啦哗啦游过来了。眼看着自己手指的钓丝一抖。上钩啦！用手一拉钓丝，很重。是个大家伙！提起一看，果然是条圆鲹，足有一尺多长。

哈，到底钓着了。三只小船平行摆开，下饵，投丝，起竿，真可谓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屏住呼吸，在暮色暝暝的水上忙碌着。时而投丝，时而起竿。邻边船上扑咚一声响起铅锤落水的声音，这边船上，钓丝擦着船舷咯咯作响。钓上来的鱼在船板上蹦跳着，哗啦哗啦掉到竹篓里。

"啊，这回是个大的，快，快拿端网来！"甲某急忙叫喊。

捞起来一看，嗬，简直大得叫人吃惊。

"妈的，到底钓着啦！"乙某在船里自言自语。我一看，他钓了一条黑鲷。黑鲷先生，刚才你围着钓饵打转不敢吃，现在天也黑了，你的眼珠也混了。

一阵喧闹过后，又恢复了沉默。钓了一些时候，大概叶山的寺院开始撞钟了。暮钟沉重的声音响彻了海面。

"怎么样，该结束啦！"甲某望望天空。

"是吗？"兴致未尽地叹息了一声。抬头一看，不觉太阳已经沉没。由富士到相豆的群山，在日落后淡黄的天空泛起了湛蓝的波浪，那轮廓依然十分清晰。附近叶山和逗子诸峰已经是夕霭如织了。用潮水洗一洗手，其温如汤。然而，海上的空气渐次变冷。乙某把旧外套的领子也竖了起来。大岛早已消失了踪影。钓松鱼的那只小船也不见了，想必已经返回。"哎唉，哎唉，哎唉。"远处传来摇橹的吆喝声。

其余两只小船也已起碇，一只向小坪，一只返归新宿。我们也收拾好渔具，告别富士，冲开紫色的河水，缓缓划行。天色已经昏黑，海面依然明朗。前方、海滨、松林、人家，到处升起晚炊的烟雾。山野茫茫，融成了一体，只剩下一片朦胧。橹声吱呀，间或传来两三声响亮的雁叫。

接近河口时，舟行于山影之上。受惊的鱼儿蹦跳出水，在黑森森的水面上划出一轮轮白圈儿。火光闪闪烁烁，远处传来犬吠。小船驶上退潮后的浅滩，只见岸上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人。

“是爸爸吗?”传来一声孩子的叫喊。她就是刚才那个小姑娘，她的母亲也站在那儿。

“打只灯笼来。”甲某一边喊一边把船系好。他用端网把竹篓的鱼捞出来，分装成三只篮子。出钓的时间虽短，但也弄到七八十条，个个活蹦乱跳的。

“再见，累坏了吧?”

拿起鱼竿、座垫，拎着沉重的篮子，回头望了望。右侧便是黑黝黝的鸣鹤岬。今日出钓的海面，眼下依然泛着白光。富士山隐约可见，峰顶有一颗亮星，在淡紫色的天空闪烁明灭。

（十月三日）

同大海作战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至今我未曾持枪抵挡过敌军的进击。这回第一次同大海作战。

创作战争题材的小说，必须首先交代清楚战场的地形。相模滩的海面向正南开放，吞吐着太平洋。逗子湾位于滩的东南隅，开口朝向西偏南，吞吐着相模滩。田越川又朝向南偏西，吞吐着逗子湾的水。这个河口地带的两岸，有二十来户人家。自己侨居于东岸，门前沿河有通往三崎的公路。路边的一段高地上，右有堂屋，左有小竹林，中间是前院，院里有藤架。再向后还有一段高地，是我们全家的寓所。顺便说一句，听说这座小竹林决不能毁掉，这是当今房东从祖父那辈起就留下的遗言。

五日降雨以来，田越川的河水迅速上涨。六日傍晚，船一只也没有了。有的拖上了陆地，有的逃遁到很远的水面去了。七日晨，涨潮的时候，水一点点漫上通往三崎的公路。皇太子殿下行幸沼津之前，曾经指挥土木工人，不断在这一带打木桩，填砂石，眼看着垫上木板可以通行了。正午时分，雨稍稍停了。一个闷热而恶浊的空气包裹着整个房子。打开门窗，一团像澡堂里水蒸汽般的湿雾直向脸上

扑来，座位旁边书橱上的玻璃，眼看着流汗了。出外一看，天空、海洋、河流一片混浊，眼看就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近处的人不住仰头看天，还有人匆忙关闭门窗。我跑进老龙庵——这里是家父隐居的地方，一百多丈之外便是河的上游。这是因为地势高，不必担心水的威胁。——关上门，下了闩，锁好插销，防备风吹来。我刚走回来，风就刮起来了。是南风，雨也袭来了。挡雨窗漏出一道隙缝，雨点像子弹砸到窗上。坐下读书时，风声、浪声、雨声，包围着屋子，仿佛坐在孤舟里一样。

约莫二时许，堂屋里跑出三四个孩子，吧嗒吧嗒向这里奔逃。前院里传来房东的叫骂声。我连忙站起开门，不由大吃一惊，海水已涌到放鞋子的台阶下了。房东和女儿站在满院的水里，正在放置防波的圆木，眼里布满了血丝。

“我也来帮忙。”

我一声高叫，将衣服紧紧缠在腰中，然后跳下来。海水抛下陆地飒然而退了。多么惊人的力量！道路石垣上压着三尺多长的石条，简直像小石子一般，被大水冲得咕噜咕噜直打转。

“看，又来啦！”

雨猛，风狂。这时，我想起雨果《渡海滩》中主人公格里亚特在孤岛上冒着暴风雨搬弄防洪器材进行抢险的一节，于是，我也着手制造防洪工具了。就像面对着炮弹的袭击筑起的障壁。左首的竹丛是坚强的堡垒。令人焦虑的是从竹丛到堂屋这段空地。把所有的杉木捆成一束，再绑到藤架上。我又和房东二人滚来一块二百多斤重的巨石，作为基础。房东还不放心，又忽然看到路上那块被大水冲跑

的石条，就势跑了过去。

"来啦，来啦，先生！"

房东一连串呼喊着，我们好容易把那块大石条安放在防波堤上，还未来得及退出，后面一道巨大的波浪，押着河水倒灌而上，一跃掠过路面，迅猛地涌过刚刚建成的防波堤，在院子里四处泛滥。另一道巨流，斜着掠过防波堤，向堂屋的挡雨窗猛扑过去。一片窗板被冲倒，洪水从缝隙滔滔而人。房东女人赤着脚拚命朝里面搬弄家具，一面喊道："怎么办呀？东西全都泡在水里啦！"

二

三日连绵雨未停，河水漫漫齐岸平。加之潮涨，更有暴风。风驱使海，海挟持风。一湾滩里水，一河湾内波。河水上涌，威胁着三十二户人家，实乃不堪忍受。

恰好，寄宿于山脚下人家的五六个青年人跑过来了。他们强健的手脚潜在波浪之间，抱来十四五块巨塔般的石条，排列在圆木之上，然后又在上面叠放一根大圆木，用粗绳交叉着捆绑起来。堂屋的挡雨窗，里外都用圆木支撑，像篱笆一样夹得紧紧的。其余地方结结实实竖起三个梯子。正面的防波堤虽然粗糙，总算建立起来了。且看胜败如何了。

来不及绞干被潮水打湿的衣服，把它挂在藤架的大柱子上，权且当作本营的帅旗，站在防波堤上一看，敌方势力好不雄威！

灰色的天空低低压在海面之上，腾起的水气若云若雾，不断向北方汹涌而去。经常在海上看到的富士和相豆的群山那里去了？怎么连个影子也没有？大雨滂沱，远处的洋

面锁在烟雾里，茫茫一片，分不清哪是天空，哪是海洋。八里之外，烟水跳荡，浊浪排空，银光四射。浪涛冲击着鸣鹤岬的石垣，水花迸射开去，腾起三丈多高的水雾。至于眼前河口的形势，更是蔚为壮观。平时，八月一日的大潮之际，高高雄踞于水面之上的沙洲，如今也尽没在深水之中，连一根草梢也看不见了。河口的咽喉地带，比平常宽出一倍。由于连降三天暴雨，河水猛涨，在河口处同潮水相撞。潮水依着风势，骎骎而来，在饱涨的河水的阻挡下，被压抑在河口的石垣之间，激荡，汇合，翻卷，咆哮，满含着十二分的怒气。此时，适值阵阵狂飚从天空袭来，大海像被巨神的手一撮而起，绵亘四五里远的黑魆魆的巨涛，抖动着银白的鬣毛，喷洒着白沫，一字长蛇阵直奔陆地涌来。这条巨涛北被小坪岬撞碎，南被鸣鹤岬的石垣撞碎，正面则被新宿的海滨柔情挽留住了。海水正在不得志之际，发现田越川河口倒是唯一的出路。这里防备薄弱，可以乘虚而入。一旦找到这个突破口，便排闼而入。河口的水大吃一惊，立即动员起来，派出先头部队，同来犯之敌一起争夺那狭隘的通道。两股水流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轰鸣，就连突袭平壤的满洲白马队也比不过。只有当年滑铁卢战役中，一举攻入坚如铁石的英军阵地的法国装甲骑兵团，才有这般气势。因此，首当其冲的河两岸的石垣、筑坝、板壁和砖瓦纷纷崩坍。退潮时，各种崩坍毁坏的器物，刹那间又被席卷而去。我的寓所同河斜对着，左角被竹丛掩蔽住了，加之那道粗粗垒成的防波堤居然起了作用，多少阻挡了波涛的威力。可是，我室前面放鞋子的石台却始终泡在水里。堂屋门内泥土地面的水也快要没过脚踝了。

战场恐怕就是这番模样吧。危险里也会昂扬一种豪壮、誓死决以胜负的浩然之气。房东的女儿同前来半是助战半是看热闹的附近的女孩子们，一同站在防波堤上，向远海眺望。她们全不把狂风暴雨和浓重的水雾放在眼里。看到高山般的波涛向河口奔涌；她们便站在那里高喊：“来啦！”“这回真大啊！”等波浪抵达她们跟前，便一同轻捷地跳进水里。“快追，快追！”（大浪袭来时，齐声叫着追去，这是海村的风俗。）房东叫喊着张开两手，“呀，呀”地随着波浪追击。于是，助战的男女，以及从挡雨板的缝隙里窥伺的小孩子，都一齐举手，高喊着追过去。心地险恶的波涛，在村民们的斥骂下，越过防波堤，留下一片泡沫，飒然而退了。人们都从高处跳下来，追遂着退潮的尾巴。也有的站在防波堤上，目送着潮水退去的情景，仿佛同大海玩捉迷藏的游戏。河的上游，左右两岸，也不断传来“呀，呀”的喧闹声。波浪被追逐着，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排成一字直线，穿过两岸的石垣、板壁和人墙，摇撼着富士见桥，终于艰难地飞越过上游五六十丈以外的某氏的宅邸。其余的波浪一直奔遥远的上游涌去。

雨住了，风也稍稍停歇了一会儿，又转从西南方向狂吹过来。被撕碎的树上的绿叶，纷纷飘飞，发出呼呼的吼声。波涛汹涌，风卷起直立的浪峰，飞洒出一片白烟。海和天，风和潮，沆荡一体，浩浩无边，再也听不到一点其它的声响。波涛不住卷来，道路上的海水深达行人的大腿，庭院里的水也足可以没胫。

在这样浩大的洪水里，脚夫义不容辞地挑着邮件跑来，又毫不停留地跳入水中。富士见桥头的土堤被冲垮了，通

往向洲的通道全然断绝。

抢险战斗进入了高潮。

倚着树木向河口望去，山岳般的大浪重重叠叠地席卷而来，仿佛箱根的群山一齐拥向这里。我的住房的南边被竹林遮蔽了，看得不很分明，但还是能望见位于对面洲头的某氏的别墅。此时，那里正面的土墙已被冲毁，房屋明显地向前倾斜，只剩下一道横墙和两三棵松树。海浪山一般接二连三地压过来，只见松树频频点头，一个更大的浪迅猛地从树梢一跃而过，犹如瀑布下落，松树早已无影无踪了。唯有房屋向前低俯着，等待下一个巨浪的攫掠。与别墅相邻接的养神亭南角的石垣，波涛每袭来一次，就像儿童搭的积木一般簌簌崩溃，上边的石板只是颠簸一下，便颓丧地倒塌了。站在外客厅观看波浪的一个客人，拎着行李仓皇向里面奔逃。宛如观看鹫津、丸根城池陷落[①]一样。

由于受到人们剧烈的蚕食，如今大海猝然震怒了，千金之费和百日之劳都被它一举所破坏。不知是从哪家攫取来的青青郁郁的松树，门板、坛子、木桶、木板、木条，所有的东西都在浊浪里或浮或沉．被揉搓，被摆弄。大海将把夺取敌人的东西当成攻击的武器，打碎了敌方的城垣石板。村里的百姓本来都抛下手钩，设置了障碍，搬到了岸上。这回看到波浪来势汹汹，终于逃走了。大海极尽全力在复仇。

前面的波涛刚退，身后又传来喊叫声：

① 鹫津和丸根均为织田信长在静冈的两个城堡，1560年被今川义元攻陷。

"哦，里院也进水啦!"

海水又从储藏室和书房之间泛着泡沫，滔滔奔流而至，冲过邻家的回廊，卷过竹丛，从反方向袭来。真可谓腹背受敌。看看表，才三点半，离六点半涨潮时间，尚有三个小时。

这时，我自己也全傻了。那心境仿佛那位英军将领，立马树下，遥望着潮水般的法国精锐部队，一面看看表，自语道，"是布尔切[①] 军队吗？现在是黑夜吗?"

三

雨猝然停了，风也暂时息了。伊豆那边的天空茫然地有些发亮，黄色的天空出现了淡漠的山影。

"唔，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啦!"

男女老幼一齐喧呼起来。听到这一声喊叫，我的心情好象和惠灵顿听到普鲁士军队从法军的斜刺里打响了第一声号炮。那样高兴。[②]

战事早过了高潮，刚才的一吹，一浸，只是敌人最精湛的两手。敌方的旗仍在飘动，风还在吹。不过已经奄奄一息了。波浪依然很高，但也高不过刚才的了。不过这里面总带着强弩之末的那股劲儿。此刻，我从后边竹篱的破洞钻出去，跑到老龙庵一看，不出所料，松树的小枝折断了，花草俯伏着，道路大部被冲坏，但房子的基石一块未

---

① G. L. 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将军。

② 1815 年 6 月，惠灵顿率领英普联军，于滑铁卢大败复辟帝制的拿破仑从而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欧洲战争。

动，屹然站立在原处。

四时过后，风力愈加衰微。云层像大幕一般向北卷去。南方露出了青空。富士的头上虽然还戴着棉帽，但是它的姿影和相豆的群山却了然可见。后山突然传来了蝉声。房东却早已来到了这里，他坐在圆木上，把双脚伸到汹涌而来的海浪里洗濯着，抽着烟。前来帮忙的男子，一边嚼着饭团，一边同房东家的姑娘闲谈。

激战既罢，顿觉腹内空空。连忙更换了水淋淋的衣服，扒了一碗茶泡饭，向南邻一望——北邻的位置和防护都很好，所以平安无事。——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某氏的别墅，石垣和板墙荡然无存，松树也连根拔掉了，树头插到廊缘下面了，这里的车夫的厕所歪斜地像比萨的斜塔。井栏冲毁了，滔滔的波浪在地板上任意来往。南邻的另外一家，南屋的房顶尽被大风刮走，台基全都浸在水里，支撑着半生不死的肢体。前面道路上的电杆倒地了，电线垂挂在水中，不住随水波飘荡。风停歇了，然而大海仍在发怒。眼下正是涨潮的时候，简直有些势不可挡，每每排闼而来，房子周围便是一片汪洋。远方一位身着紫色夹衣的少女，被波涛从别墅赶出来。拚命抓住下人的肩膀，一边眺望着眼前惨淡的光景。

望着望着，天色昏暗了。片刻，忽然又像回到了正午。空中赫然明丽起来，原来那是灿烂的晚霞。所谓“战余落日黄”，就是指的这种情景吧。霞光将满天满地烧得一片焦黄，唯有大海却奔涌着紫色的狂澜，镗鞳有声。洪水劫余的破屋，顶着满天云霞兀立在我的眼前，踏着刚刚退潮后残留的浊水，面对着此情此景，不觉有一种阴森森的寒气

扑到身上来。

入夜，风渐止了。“大风过后海浩荡”。余怒未消的海洋，映着星光独自咆哮着。战事已告结束，大海终于败退了。可是，家家户户没有撤掉窗前的障壁，没有放松警惕。富士见桥畔，篝火彻夜燃烧。

四

第二天，八日晨，早起一看，老天故意捉弄人一般。回顾昨日的战场，目不忍视。自己虽然也参加了激战，但比起别处要显得轻松些。

距我的寓所前三四十丈远，道路消失了，变成了昔日的海滨。那里的别墅，基石被大浪吞没了，地上的沙土被卷走了，向前倾斜着。这里的客房有一半悬在空中，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大树根经洪水冲洗，长长地露在外面，像章鱼的脚。路上的石条被冲得远远的，颠扑在田地里。哆鹤岬下新筑的石垣，有三四十丈的一段，被波涛冲垮，化成了散乱的石滩。河口一下子变浅了，河心洲一夜之间换了个位置。

再向叶山方面走走，路中央全被打捞上来的木船阻塞了。这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倾圮的房屋支撑起来，那里的储藏室又倒了。清理杂乱的烂草，又把裸露的房子从头到尾洗刷一遍。别墅的山崖崩塌了，房子的半边看上去好象悬浮在空中。一些石匠从沙地掘出被掩埋的像俎板一般大小的条石，一块块数着。一位老爷子的鱼篓被大水冲走了，损失了足有二十两银钱。他驾船全神贯注地去寻找。有的人家，粮袋在波涛里直打转。有的人家，虽然距海尚

有三四十丈，但也一下子被巨浪吞没了。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湿了，有的人嘴里直叨咕着什么。不管到哪里，都是这副情景。凡是碰到人，总是说："好大的一场暴风雨啊！"

听房东说，这是十四年来第一次大水。

秋 渐 深

走在野外的路上，你会看到，在收获粟米的大忙时节，已经开始收割稻子了。

荞麦如雪，甘薯地里盖满繁密的叶子。看吧，村里伯劳鸣叫，红红黄黄的柿子，像星星闪闪放光。

君子兰、鸭跖草、野菊、红蓼，它们的种子或果实如粟，如稻，如乌麦。踏着草丛里的虫鸣前行，青蛙跳，螽斯飞，有时还能看到螃蟹沙沙爬行。

又

走在山间路上，芒草萱草牵吾衣，着实可爱。

山里的秋渐渐深了。且不说什么树先着了色，什么叶子开始凋零。我感到树林渐疏了，山骨渐寒了，风吹树叶的声音听起来渐枯了，每棵树一天天透明了。默然迈步，可以听到咕噜咕噜东西落地的声响，那是小鸟蹬落了石子，或是栗子自动掉下地来。其余呢，静悄悄再也没有什么声音了。

（十月十一日）

富士戴雪

富士戴雪，戴着清凛的雪。

秋空何其高爽。相模滩带着风威的怒号何其豪壮。可曾看见，在这海天之间玲珑而立的富士的秀色？

从绝顶到山肩，银白的雪包裹着青碧的山肤，上头不露一丝缝隙，下面镶着一道花边儿。雪色明净，纤尘不染，同日光相辉映，衬着水一般澄碧的晚秋的天空。踏上伊豆的群山，俯瞰雪浪万顷、水声滔滔的相模滩，顿感皎洁秀丽，神威十倍。

峰顶一片雪，不仅为富士增添十倍的秀艳和神采，更能为四周的壮美风景起到点睛之妙。

东海之景因有富士而越发生气勃勃，富士山因有雪光而愈见神韵风流。

（十月十六日）

寒风

今天的风，是初起的寒风。

遥望天空，没有一丝云，从天心到地平线水一般青春一碧，日光晶晶，无所不至。而风不知从何处吹来，越刮越大，吹过大海，掠过高山，不停地横扫着树叶。天空的颜色，树叶的响声，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干枯的意味，这使人想起秋已深了。

又

太阳被风吹落了。抬眼一看，十二的月亮不知不觉已升上后山，犹洞然而无光。真叫人担心，猛烈的寒风会不会把月亮吹熄。

七时许，出外一看，月明如昼，凌乎了塞风之上。

地面上敷着银白的霜。踏着树影参差的黑魆魆的道路向河口走去，只见前面江心洲一带，白浪映月，水面上如有银蛇飞行。

十时许，寒风依然未歇。海涛声，门窗的摇晃声，树梢的呼啸声，同蛙声交混在一起，在屋子周围轰响。开门一看，满天满地皆月色。

（十月十七日）

寒风过后

寒风像忘记什么似的停息了。庭前的樱树刚才还在风中摇晃，沙沙作响，如今却静如画图，就连那树枝之间的蛛网也看不到一丝的震颤。风收集的落叶，这里一堆，那里一簇，静静地伏在地面，默默无声。

站在院里，仰望天空，从地平线到天心，没有一丝云，晶莹玲珑，明镜般洁净，碧玉般温馨，深渊般饱含着光辉，比名工锻造的利剑更加清寒爽洁。高深澄明，简直可以一眼看到上帝的圣座。

今日真正是晚秋时节最典型的一天。两天大雨，两天大风，经过雨洗风扫，天地干干净净，天空日渐高爽，空气日渐清澄，太阳日渐明亮。莹莹宇宙，宛如一块玉璧，大自然再不会有比这更加完美的秋日了。

（十月十八日）

月 下 白 菊

沐浴着如墨的树影，独自站在月夜的庭院之中，可以闻到月下白菊的幽香，可以听到花和月的窃窃私语。俯身攀折一枝，露水瀼瀼，月影也随之簌簌零落下来。

朝来的雨止了，风息了，月夜的静谧实难用言语形容。是被什么惊动了呢？井畔的无花果叶子一阵喧哗，其后满院静寂，月和影一起睡了。

只有檐沟昏暗的阴影里，滴滴嗒嗒，偶尔传来一两声低语。

（十一月十二日）

暮　秋

踏着柿树的落叶，登上后山。

黄茅萧萧乱舞，青碧的龙胆，朱红的棘子，点缀着道路。

从山上遥望，田里已经收获完毕，麦绿初染，村庄瘦瘠，晚秋的原野一片宁静；五六只乌鸦，站在山间的树枝上，向对面的村庄连连鸣叫着，哑哑之声响遍山野。

（十一月十五日）

透明凛冽

碧空无半点云翳，透明且凛冽。向天投石，戛然有声，是天在鸣响吗？

风停息了，摇动的空气莹然凝结了。此刻的空气铮铮如金，传递物响，不像春天那样，音波悠悠，充满天地。却好比用三棱飞箭射空气，空气戛然有声，瞬间即止。

（十一月二十日）

晚秋佳日

今日是艳阳天。

早晨起来，在井边洗了脸。空中泛出微微的紫色，但山边依然有些昏暗。鸡在窝里摸着黑啼叫，麻雀却早已在树梢欢歌。晓风冷冷，拂面而来。

走到河畔，潮干了，浅了。水面上浮着的船似乎仍在梦中。几户人家的大门仍然关闭着。残月的微光洒在沙滩上。踏着月影走近河口，观看富士日出。

富士尚带着薄蓝色屹立着。相模滩没有一星光亮。除了西天一抹微红的光之外，所见之处，无不带有一种凄清的冷色。鸣鹤岬方向，赶马人坐在马车上，合着嘎嘎的马蹄声，哼着小调，那裂冰似的声音震荡着早晨的空气。

西天的红霞渐渐下落，已经沉到富士山背面去了，山头尚有一点红色。看着看着，那峰顶的白雪像经手指一抹，带着淡而浊的朱色。定睛注视，雪上的斑点，一秒一秒逐渐扩展，逐渐清澄，逐渐明亮，最终暴出了浅红的光芒。雪吸收了朝阳投射的红色，眼见着向四面浸润，富士到底出现在绯红的光彩里了。一只鸢鸟从鸣鹤岬飞来，掠过富士山腰，吧哒吧哒拍击着羽翼，滑翔了一阵，又吧哒吧哒拍

击着羽翼，迅速地飞走了。

再伫立观望下去，红霞已经波及相豆的群山，回顾北方，小坪山一带的天空，全然变红了，河水像流淌着满河的胭脂。相模滩点点帆影。近处是清冷的暗灰，远处是一派金黄。

又

傍晚，又来到河滩观看落日。这里正是早晨望富士的所在。太阳正向鸣鹤岬右侧沉落，白光灿烂，目不能视。鸣鹤岬背负着落日渐渐暗了。石垣也黑沉沉的。石垣下面泊着一只船，桅杆中间悬挂着卷起的船帆，被日光映衬得黑糊糊的。桅杆顶端斜坠着两三条帆网，向着阳光的一面泛着金色。

水干，沙广。一个农民站在落霞闪耀的河里洗木桶。前面沙洲有个拾贝的小孩子，黑黝黝的身影映在水中。

放眼远望，富士和相豆诸山沉浸在苍茫的紫霭里。不一会儿，太阳摇晃着双肩渐渐下沉。起初，四周迸射出银白的光轮，慢慢地，白光消失了，金色的天空腾起一个历历可见的圆圆的黄球，一秒一秒向下坠落。随着太阳的西沉，山的紫色渐渐加浓了。

不久，太阳接近伊豆山峰，接着慢慢残缺了，然后变成一弯金梳，一粒光点，终于进入地下了。刚才在夕阳的照射下，欣欣向荣的家家户户的西南面，如今忽地变得冷凄凄的，仿佛使人感到，乾坤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不是吗，光明就是生命啊！

然而，落日尚有余晖，相豆的群山变得浓紫，接着又

变成蓝色。日落后的天边由金黄变得朱红，再变成焦褐色。其余的由浅黄变得缥碧，变得绛紫。一颗亮星出现在落日离去的天际。

残曛烛天，暮空照水。站在秀丽的黄昏下，感到自然界真有一片清新，美不胜收。

（十一月廿四日）

时　雨[1]　天　气

今天是时雨天空。

哗哗地下一阵儿，停一阵儿；停一阵儿，再下一阵儿。客栈的娘儿们一会儿晒东西，一会儿又收东西，忙得不可开交。自然界马上就要进入冬季，心绪总有些不大安定吧。“碌碌尘世多所思，潇潇阵雨应时来。”可见古人吟咏之妙。

太阳被裹在轻纱般的薄光里。山野茫茫，落叶的树木湿漉漉的。空气郁闷，凝重，恰似春阴时节，有的只是寂寥之感。

（十一月廿七日）

---

① 指秋冬之交的阵雨。

寒　　星

寒星满天。深黑的屋顶，深黑的山峰，到处都有灿烂的星光。榉树的叶子脱了，树梢像大扫帚一般摩挲着天空，每一根枝条都挑着星星。静立于院中，听夜风像狂涛掠过山顶。邻家夜舂，宛如远处殷殷的雷声。

（十二月五日）

寒　月

夜九时，开门，寒月如昼。风吹动着千万棵落光叶子的树木，飘飘飒飒，在空明的霜夜里飞舞。地上的影子随树木一起摇荡。到处是散乱的落叶，在月光下闪耀。走在上面，簌簌有声，如踏玉屑。

举首仰望，高空无云，寒光千万里。天风呼号，大海怒吼，山野骚动，乾坤皆发出悲壮的轰鸣。侧耳倾听，寒蛩鸣于篱下，其声将绝。可曾听到，有人踏着月色如霜的道路，迎风走来，屐声戛然，如闻金石之音？可曾看到，月下湘海浩荡无垠，洁白的富士娉婷玉立？

月光长照，寒风劲吹，大地怒吼，大海咆哮，浩浩复浩浩。

何其壮大，这自然的节奏！这月，这风，几乎使我不能安眠。

（十二月十日）

湘海朔风

蓦然觉得这个静寂的世界喧嚣了，急忙走出去一看，朔风已经来临。淡紫而又碧青的湘海，被阵阵狂风掀起银白的浪花，汹涌激荡，银光起伏。须臾，相模滩在狂涛巨浪里咆哮起来。滔滔海水，大有把沿岸一带山岩席卷而去之势。看吧。朔风飒飒，水沫飘扬。看吧，海岸上尘沙飞旋，烟雾升腾。看吧，狂风吹走了落叶和小鸟的叫声。看吧，海滨上一个渔夫掩着面、弓着身子飞跑，又忽而停在一处了。看吧，小坪山上，黄茅萧萧，如波浪摇荡不息，山顶的松树被风吹得弯弯的，几乎就要折断了。

碧空朗朗，日色晶晶。富士和相豆的群山岿然屹立在海滩的对面，历历在目。我十分怪讶，这风究竟来自何方？眼睛所到之处，大海，群山，行人，草木，都失却了自持力，有的狂奔，有的悲鸣，有的骚动。

大风狂吹之中，黄昏到来了。落日杲杲，伊豆、相模的群山，富士的高岭，浑然变紫了。三浦半岛一带，夕阳似火，熊熊燃烧。相模滩时而金涛紫澜；时而朱波碧浪，汹涌咆哮，浩荡之声，充满天地。

（十二月十三日）

寒　树

细雪纷霏，雪霁，日出。冷气逼人。北风刺肤，终日不歇。

日暮，天紫。高大的榉树木叶尽脱，树干坚硬，如老将铮铮铁骨。树梢高渺，千万枝条像细丝一般纵横交错，揶揄着紫色的天空。仿佛严寒侵凌着每一根筋骨。头上有苍茫的月。天空像结了冰一般。

（十二月二十日）

冬　至

今日冬至。

踏着霜打的枯草，站在野外。只见满眼荒寒，凄清萧条；枯芦当风颤抖，沙沙作响。河边杨柳没有一片叶子，鹌鸰在树上啼叫。河水干涸，细流涓涓。似乎在低声絮语：这一年眼看又要过去了。

（十二月廿二日）

除　　夕

晴不晴，阴不阴，雨不雨，郁郁沉沉到年关。我的门前树起了门松[①]，那是从山上砍来的。停泊在河里的小船上也有松树，也有稻草绳[②]。

天下无事，我家无事，无客，无债鬼，亦无余财。淡淡焉，静静焉，度过新年。

（十二月卅一日）

---

①　②　日本习俗，过年时大门两边植松树，门上挂着稻草绳。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德富芦花（1868—1927），是日本近代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他本名德富健次郎，出身于熊本县的名门贵族家庭。芦花十一岁时，在哥哥德富苏峰的引领下，进入京都的教会学校同志社学习，十八岁接受基督教洗礼，二十二岁进入苏峰经营的《国民新闻》报社当记者。1910 年，日本政府借口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对明治天皇图谋不轨，一手制造了所谓“大逆事件”，疯狂弹压国内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德富芦花起初对反动统治阶级曾经寄予幻想。他向政府发出了公开信，恳请对这次事件的被捕者从轻处治。但是，芦花的希望破灭了，当幸德秋水等人被处死之后，他在东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公开抨击反动政府野蛮镇压进步势力的暴行，倡导思想的自由解放。这是作家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

德富芦花的文学活动，集中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这段历史时期。日本以明治维新运动为起点，迅速跻入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又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从我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增强了经济实力，加快了向垄断资本主

义过渡的步伐。同时，在这十多年里，日本社会的各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工人运动逐渐兴起。政治上，以天皇制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对内残酷镇压劳动人民，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可以说，这十几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

1898 年，三十岁的德富芦花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不如归》。这是一部以反映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悲剧为题材的小说。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青年男女在封建家族制度下所受到的精神压迫，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回想记》写于 1900 年，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本青年思想发展的历程。1902 年，芦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黑潮》。这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揭露了日本极权主义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向人们展现了贵族寄生阶级的肮脏生活和腐朽灵魂，鞭挞了统治阶级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行径。小说构思宏大，题材广阔，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散文集《自然与人生》里的文章，开始写作于 1898 年，当时断断续续发表在《国民新闻》上。1900 年由东京民友社结集出版，题名为《自然与人生》。作者在论及自己的写作意图时说：

“题目定为‘自然与人生’，并不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大地和人类的关系，只不过是将几页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写生文字公布于众罢了。这些文字都是作者经过耳闻目睹，心中有所感，随即亲手直录下来的。”

《自然与人生》出版以后，在日本文坛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成为明治中期到大正初年日本人实行所谓“感情教育”的良好教材。

本书是一部运用艺术手法描绘自然风物的写生文集，也是作家对美丽的故国山河的一曲赞歌。德富芦花满含一腔深情，驱使纯真而典丽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摹了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细致入微地抒发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刻意追求着诗的境界。在作者笔下，人类赖以生息的自然界，始终是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绚烂多彩的富士黎明，广袤无垠的相模滩落霞，奇诡多变的香山飞云，缥缈迷茫的花月秋夜……这些客观存在着的自然景象，一经作者妙笔的点染，无不意趣盎然，令人神往。

《自然与人生》的作者，一方面讴歌自然之美，对生活怀抱着积极进取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能以清醒的头脑，冷澈的目光，透过社会的表象，洞察现实生活的底蕴。书中有不少愤世嫉俗之作，这些文章直刺时弊，流露了作家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情，字里行间隐含着对那个社会的讥诮与讽谏。

《自然与人生》里的散文，篇什短小，构思新巧，笔墨灵秀，行文自然，语言晓畅而富音韵美，芦花的散文对日本现代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这部作品连同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等一起，依然被当作日本近代散文随笔文学的典范。

这个作家的《不如归》，早在1909年就由林纾译成了中文。解放后，《黑潮》也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两本小说都

在我国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为了繁荣我国的散文文学，给从事散文写作的同志提供一点借鉴，译者勉力将本书翻译出来。原作中除了有三篇[1] 本不属于散文范畴外，其余全部收入译本。

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等同志的热情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陈德文

1983 年 12 月于南京

秦淮河畔桃叶渡

---

① 即《灰烬》、《风景画家》以及《写生帖》中的《雨后月》三篇。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巡礼纪行

献给本该伴我而行的妻子

今年三月初的一天，踏着伊香保的山云，眺望赤城山晚霞的时候，忽然想到圣地去寻访基督的足迹，想去拜见托尔斯泰翁。下山匆匆准备，踏上巡礼之途。四月四日出横滨，八月四日回归敦贺，一百二十天，舟车二万四千公里。电光石火，独往独来。回首征程，茫茫如梦，早已失却六七分印象。山阳有诗为证：

肥山云雾萨海风，
回首游踪总雪鸿，
当时每思向君语，
如今半堕恍惚中。

我确有此感。

道舍近而求远。泉在脚下而不开掘。睁开这双眼睛，宇宙就在心中。如不打开双眼，即使乘悟空之云，疾走无限，终有何获？余深知独自巡礼乃出自愚痴，因没有为人们携回任何东西而感羞愧。

德富健次郎识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日

于东京青山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五天

访托尔斯泰翁

从照片上饱览了他的风采，从众多的著作中大致领略了他的思想。我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想见见面，这才不远千里从东方来到这里。眼下，我为托翁的清净的住居所震惊。

初读托翁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是在十六年前，打算撰写他的传略则是九年前的事。当时只想写一本书来表达敬慕、艳羡之意，此种愿望难以抑制。然而，我只是自欺欺人，尚未建立确定的信念，终因笔钝而未果。

今年一月，也许因为第一次获得了重新生活的信心吧，我从榛名山上，冒昧地给托翁寄去了十二文豪丛书之一《托尔斯泰》和英文版的《不如归》，以及一封大意如下的书信：

敬爱的先生：

小生是德富健次郎，现年三十七岁零三个月。论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徒，论职业是颇为蹩脚的小说家，论社会信条则是社会主义的信徒。

小生早想向先生呈送一书，以致于踌躇不已。先生的文学著作为小生所爱读，先生的文学天才和真挚热诚的心灵亦为小生所赞叹和敬慕。然先生之无抵抗主义、兼爱主义、非文明主义、重农主义则为生所全然不能赞同。此可言而不可行。说不可行，是因为社会已经破灭。因此，日俄战争爆发之时，生即不赞成其他社会主义者的非战论，而是力主征讨俄国的一个。以先生为首的贵国各文豪所描写的俄罗斯人民，为生所敬爱。但俄国政府的横暴也不可宽宥。因此，我一方面为日本的所谓胜利而心满意足；一方面为媾和以后俄国的面包不足而感到遗憾。

所幸，和平得到了恢复，而与和平共存的生之富于灵性的生涯也来了一次大革命。生痛感过去自己的虚伪浅薄，痛感被认为是“梦想家的空谈”的先生之所论的切实正确。生决心今后对神对人满怀着忠贞不二的爱，以此度过一生。生是个素食者。生为了默思、研究、修养，而藏身于冰雪山泉之中。

生对俄国之现状抱有深切的同情。日本亦应迎接新生。世界多事而多望：祈愿为我等后辈们所仰慕的敬爱的先生，努力加餐，永远不负我等之望矣。

这封信寄出不久，为亲睹翁之容颜，我便飘然踏上西航之途。五月中旬，又从塞得港发出了大意如下的第二封信。

亲爱的先生：

生即将来访问先生，由耶路撒冷、那扎尔、君士坦丁堡，而后去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可望最晚于六月下

旬拜见容颜，不胜欣喜。

生未携带一封介绍信。生不懂一句俄语，使用的是蹩脚的英语。然而，生确信有一双大智大能之手正把生指引向先生身旁。

这第二封信如能平安到达，也许会给托翁意想不到的震动吧？

出师不利

六月三十日，半夜零时三十分。我乘火车由南方来到图拉车站。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一直是个走到哪里算哪里的马马虎虎的人，这下子可受到了惩罚。我只知道托翁的住居是在图拉车站的下一站，但我没有弄清究竟是从南面数的下一站，还是从北面数的下一站。过了库尔斯克，我逢人便问，因语言不通，始终不得要领。随它去吧，我决定先到图拉的下一站，不行就再返回来。一到图拉，我赶紧买了一张到普罗特波波维的车票，又跳上了原来的列车。不久到达图拉的下一站，我马上下车。从图拉来的四五个小流氓，悄悄挨过来，钻到座位底下，瞒过了列车员。我下车时，他们也飞奔而下，笑哈哈地提着我的行李来到站长那儿。我掏出车票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他这才领会了我的意思，摇摇头，摆摆手，示意要我再回去。这时，南行的火车已经鸣叫着到站，没有时间换票了。小流氓们扛着我的行李笑哈哈地上了车。列车员来查票，看到我手里的这张票，不屑一顾，带着刚睡醒的声音，生气地叫道："票，票！"说着把这张废票扔到一

旁。火车到达图拉。列车员叫来一名警察，催促我带着行李下车。他问我答，半天也搞不明白。俄罗斯的夏夜才到两点，天色已早早露出微明。图拉是县城，人口约十八万，以制造步枪等兵器业为主。这里是各种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十分热闹。车站的电灯变白了，天已拂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警察团团包围起来。正在这时，一位身穿白色裙子的少女，主动走来用法语向我问话，她看我不懂，带着"竖子不足与语"的样子，耸耸肩膀走了。发车时间迫近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身穿黑色衣服的淑女过来，用英语问明了情由，这才明白。她说，你是为了访问那个托尔斯泰先生，也就是那位文豪托尔斯泰才从日本来的吗？托尔斯泰的家要从这里乘车在下一站的下一站下车，再坐五俄里的马车。她又对警察讲了一阵子，警察掏出笔记本，撕了一页纸，拿出铅笔写了些什么，示意叫我交给列车员。他喊来一个戴红色俄国帽和白胸饰的人，叫他买了票。总之，我在发车时乘上了南行的火车。黑衣淑女亲切地再次走进车厢，叫我不要搞错了，可嘱在下一站的下一站下车，说罢走了。不久，火车离开图拉站，向南行驶，过了一站，车厢里的人因为都听过刚才的对话，所以知道我要去哪儿。他们从车厢里，指着西边白色原野上的一户人家告诉我，那就是托尔斯泰的家。不久，我在茨克诺下车。实际上，图拉下一站的查塞克站，距托翁的住居最近。结果，我照那位黑衣淑女的指点多乘了一站路。

第一次会晤

由于夜里一番折腾，这时天已大亮，太阳已从东边的森

林上空升起，看看表，才三点刚过。过早造访，有失礼貌，先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但却睡不着。茨克诺是个小站，一角供着一尊圣像，桌子上摆着紫色的墨水瓶和钢笔。这里兼作邮局。一个年青小伙子起身，揉着眼皮点火烧水。一个年迈的农民走来，劝我坐马车，他嘴里说着“托尔斯泰伯，托尔斯泰伯”，心领神会地点着头。提起不修边幅的托翁，来客不用打扮，也不必打扮。然而，我还是脱下发黑的脏衣衫，换上了一件白色干净的，洗漱一下，站一会儿，又坐一会儿，再到旁边的桦树林里走一会儿。近五时许，我乘上了马车，赶车的正是那位朴实、满脸憨厚的农民。马车是有着粗大木轭的俄罗斯式马车。

马车沿着成熟的麦田边徐徐向西北行驶。矢车草和千鸟草等花草夹杂在麦子中间开放。俄罗斯夏天宁静的早晨，太阳已经老高了，但却昏昏沉沉的，好象还未睡醒。远处的森林烟霭迷濛，原野是一片白色的雾的海洋。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鸡鸣。不见人影。身子半睡半醒地在马车里摇晃着。越过麦穗的梢头，可以望见青色的寺院。离开车站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小村，这就是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村。两旁并排着草葺或木板葺的矮屋，宽阔的村道上长满了青草。犬吠，光脚的孩子呆然伫立地瞧着。马车走下村旁低矮的山丘，向西进入一座涂着青蓝色圆锥型屋顶的门房。小屋空空，看来门一直敞开着。左首有一个周长约四百米的水池。路上生长着郁郁青青的洋杉、菩提树和白桦。沿着这条路走了大约一百米，看到一座青色屋顶、白色墙壁的二层楼房。北边是成排的树林房子冲开三面紧抱的树林，座西朝东。钻过枝叶交错、果实累累的苹果林，马车停在了房舍西边的入

口处。我付了车费，打发马车回去。伫立良久，不见一个人出来。庭院内寂无声息。看看表，六时刚过。这时，好容易从厨房里出来一位胸前飘动着白色八字胡的仆人模样的汉子。我打着手势问他是否都已起床，他点点头。我把行李寄存在大门口，走了进去。树木稠密的苹果园，虽然生满杂草，但果树长势好，每一枝条都结满了果子，有的用柱子支撑着。从苹果园回来，又走到刚才见过的水池，几十只家鸭在水面游泳，一位女子在池畔洗濯。红松林中两匹马走路奇特，看到它们一跛一跳地吃草，才知道为了不让它们跑开，把前腿松松地拴在一起了。我坐在池畔看着这梦幻般的情景。这时，打门内走出一个农妇，肩上扛着草耙子，手中提着水壶，后头紧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穿着红背心的男孩。小孩在向她要着什么，那妇女回头看了一下，又继续赶路，不加理睬。这个五六岁的男孩，大声哭喊着，向村中跑去。

我悄悄站起来，穿过通向人家的小路，进入右首的树林。这里也有一个周围约百米的池子，水草开着白花。池子四周围着草席，是为洗浴的人们脱衣服用的。池畔的桦树荫下，摆着一排漆成蓝色的窄板凳。我想休息一会儿，把凉帽枕在头下，盖着旅行外套躺倒，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良久，仿佛有人走近身旁。用力睁开沉重的眼睛，一个老翁站在跟前。我想，可能是来打扫庭园的老农吧，但忽然联想起托翁的面孔，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哦，你是德富君？”未等我开口，那老翁张着没牙的嘴，像孩子一般，嘴角上漾着笑意，说罢伸出手来。

“啊，您就是先生？”我紧紧握住他，我觉得他那只手十分温暖。

"你看到我的回信了吗?"

"回信?我没有看到您的回信就来了。我从塞得港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你送的书也读了。给你回信之前我想了好长时间,请原谅。"

托翁连连拍着我的手。

"我简直不相信是你的信。那是一封很可喜的信,我考虑很久才写了回信。你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吗?"

"当然是真实的。正因为是真实的,才请您原谅我的直率。我很希望趁先生健在的时候能见上一面。先生健康状况如何?"

"很不好。我觉得死期不远了。人人都怕死,然而,死是一种解脱,并不可怕。"

看看托翁的面孔,脸色带着红润,然而须发皆白,眼睛微潮,齿豁,比想象的要老得多。托翁满七十八岁。我们离开旁边的座椅,托翁在前,我跟在他后头,沿着小路,来到又一座小水池旁,边谈边走。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鼠灰色法兰绒上衣,束着黑皮带,戴着宽边夏帽,拄着木制的拐杖。那副身姿就和在画面上或文章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托翁询问了十年前来访的家兄的情形,打听了深井君的近况,而后又谈及了他的近期的工作。托翁说:

"我的余生不长了。然而只要生存一刻,就要工作一刻。我眼下正在写作有关政府和人民关系的书,已经写完一半了。"

托翁还询问了日本的政况,以及农民同工商业者的比例。

“靠耕种而不依赖他人生活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

托翁端出了他的高论。当他听说日本也有许多农村子弟卖了田到城里上学时，表示理解。最后，他问我：

“你靠农耕不能生活吗？”

“务农是我最喜欢的工作，目前虽然没有尺寸之地，但至少可以过上半农的生活。”我回答。

从池畔往回走，登上通往住居的布满绿荫幽草的小道。草丛里的翁菊，色如牡丹的梅钵草等，开放出白、黄、红等五彩的花朵。有一位老农，刚刚磨完一把镰刀，托翁和他说了几句话，丢下手杖，一下子夺过镰刀，麻利地割着草，以试验刀的锋利。我也笨拙地挥动了几下。我们继续前行，看到保姆带着两个七岁大的小孩，坐在树下的椅子上玩耍，托翁说：这是他的孙子，说罢就轮番同孙子亲吻。我也拉着他们的小手问好。托翁点点头说：

“这是莫约和波契蒂尼，甚好，甚好。”

接着，我们来到住居旁的广场上，这里是白沙铺地，设有两三个小花坛。花草美艳，在夏天的太阳里散放着光彩。枝叶掩映的枫树荫下，放着一张铺有白色桌布的长方形饭桌，上面摆着银制的水壶，丝丝地响着，还有茶具、奶油、面包盘和新到的邮件。托翁在这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开外、秃顶、背着吊带的绅士。他是医生，叫马柯维斯基，奥地利人，战时在野战医院工作，在这个家里已呆了很久了。托翁翻了翻新来的邮件，拿起一本黄皮小册子说：

“你不会读俄语，太遗憾了。这本书很有趣，是农民邦达列夫写的《劳动》。”

“提起邦达列夫的《劳动》，我曾读过在美国出版的译

本，当时有先生写的序，在俄罗斯已经绝版了吗？”我说。

“当时虽然绝版，现在已可以自由刊印了。”托翁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二十步外的小屋子说：

“那座小屋，你可以随便出入，不必介意，请多住几天吧。”

说罢，他同我握手，结束了上午的日课，回正房去了。

家 眷 们

医生劝我喝茶，谈了一会儿话，在那位先前出来扫除的八字须男仆伊利亚君的陪伴下，我进入桦树林旁边的那座小屋。四铺席大的入口一间，没有洗漱台，里头是十铺席左右的地板房，白木的圆桌，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衣柜，三四把极为柔软的椅子。两扇窗子挂着窗帘，窗户上生长着常春藤，窗外是重重叠叠的低垂的苹果树枝，地面上铲除了杂草，筑起了小花坛。看样子，是专为频繁来访的客人建造的。我首先想到，把这里当成书斋住上十年该有多好，我简直不愿离开这儿了。

整理行李的时候，午饭的钟声响了，正累得想睡一觉呢。然而，只得硬撑着到枫树下的饭桌边，向聚集而来的人打招呼。却看不到托翁。夫人较之翁年幼十七岁，六十二的人看上去只有五十左右，是个体格端庄的女子。不加修饰的麻纺上衣的胸前，打着紫藤色的襞褶。她有着不亚其夫的率直的性格，谈吐有条不紊。我问她来访的客人太多，是否感到难堪，她微笑着说，已经习惯了。我说，如果可以，想多叨扰些日子。她说，过几天，嫡子将举行再婚典礼，在那之前是没有关系的，不必客气。她虽然缺少几分日本女人的娇态，

但真诚和不虚伪，是一位地道的夫人。这位夫人有十三个子女，现在活着的八人，席上只有三人，是第三个儿子莱昂君、夫人朵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孩。莱昂君多少带有乃父的文才和脾性，他的夫人生于瑞典，是个喜欢社交的天真的女性。他们平时住在圣彼得堡，近来在这儿逗留。莱昂君的妹妹玛丽娅，是个最能同情父亲的人。她病体孱弱，是全家人中英语最好的一个。她的丈夫奥伯伦斯基公爵，一副短须，音容极为柔和，代表着斯拉夫人中富有女性美的男子。未婚的小女儿亚里桑德拉，二十二岁，是莫斯科女校毕业的一位快活的姑娘，体重看样子有七十五公斤。此外，就是刚才那位医生。还有托翁的秘书、长女的好友朱丽安小姐，她三十来岁，也是个体态丰盈的女子。还有小女儿的一位同学。桌边有四条狗，一只是西伯利亚种，纯白的长毛，尤为伶俐可爱，其余三只分别是褐色的波音塔、黑色的塞特、长着黑白花斑的斯帕涅。没有人伺候盛饭上菜，大家头顶茂密的枫树，脚踩白沙的地面，随便地吃喝交谈，随意来去。我很快活，似乎忘记自己是个早晨才到的客人了。

伏龙加沐浴(之一)

午餐后回到小屋，正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托翁突然排闼而入。

"哦，你带来这么多书？"他翻看着我散乱放置在桌上的各种书籍。

桌上有圣经、袖珍四书、拜伦的诗、山家集和巴勒斯坦旅行指南等。托翁打开四书。

"这本是什么？"

"是《孟子》。"

"孟子，孟子，比起孟子，我更喜欢墨子。孟子不能体会出孔子的真意，和墨子论战，实在可惜。你喜欢沐浴吗？我想现在就去沐浴，不是池子，到附近的河里去。现在在那里造了水堰，今天走去有些远了。好，你快来呀。"

托翁把手巾曳在腰间，先走了。我连忙换上长袖夹衫，跟在他的后头。

由先前和托翁初次见面的地方走到苹果园，抄近道钻过一道荆棘篱笆的洞口，快步追赶着托翁。他走得很快，我也不甘落后。我们交谈着，我想到哪里就问到哪里。从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村庄下来，是一段通向谷底的坡路，我们遇见两个香客打扮的老翁，背着旅行包，拄着拐杖，脚上缠着棉布片，快步地走来。托翁叫住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又从怀里掏出钱包，给了他们一些钱。登上对面的土丘时，我问托翁：

"先生在写给安部矶雄[1]君的信中，为何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充满谬误的东西呢？灵与肉的相助就是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不就是表现于经济组织中的爱的现象吗？"

托翁答道：

"什么信？我不记得写了这样的信。先前我没有写过的信也在美国某杂志刊登了（托翁一概忘了）。社会主义在兴起的时代，有些人的话还足以倾听，到了现代的倍倍尔一辈

---

[1] 安部矶雄(1865—1949)，日本政治家，福冈人，曾组织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众党，任社会大众党党魁。

人，已不足言矣。"

登上山丘，选了这边的近道，进入了浓密的杂木林。我在后头问道：

"小生有一事问先生，先生还祈祷吗？"

"是的，我每天早晨祈祷。我写了《理性、信仰和祈祷》一书，是的，我天天祈祷。"

话题转到日本现在的精神状态上来，我说：

"今日的日本在精神方面正在寻求一种东西。战争是可悲的，战争的确还原人以本来面目。在生死关头，不能不使人回归真正的自己。在此次战争中，东方[1]以下诸人，于难局之中而成事，使那些并非基督教徒者也自然成为虔敬之人了。"

托翁回过头来，我看到他眼里闪着如火的光芒。

"不，我不以为然。要说东方诸人真正变成虔敬之人，也只能证明这种虔敬是狭隘的，来自不辨事理的头脑。"

他看了看我，又说：

"正如孔子所说，言不应不慎，以一言表志，以一言表愚。"

这简直等于当面骂我是个大傻瓜。当时我内心虽然对托翁大大不服，而今方知托翁所言甚是。

话题又转向俄国的现状，进一步涉及到"杜马"，托翁说，"杜马"什么也不是，将权力由一只手转向另一支手又有何用？重要的是不承认一切权力。我说，一切祸根皆来自爱

---

① 东方平八郎（1847—1934），日俄战争中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日本海战中，击破巴尔契克舰队，赢得胜利。

财。托翁说，爱财就是爱权力。

话题又转到了兵役问题和和平问题上。我说：

“寻求世界和平的道路，当然不是海牙会议，茨赫堡采取的道路是最佳捷径。一个人只要坚持真理，总要作出牺牲，而牺牲的结果是有效的。”

托翁说：

“是的，但个人之爱非到不忍心动用干戈之时是不行的。爱子之头被砍有几人能忍？推赤子之爱以及人则不可忍矣。牺牲又有何用？”

这里，我觉得自己的病根忽然被砍了一刀。讲求利害，预测效果，计较牺牲，是世上所谓智者的事。坚持真理的人，只因认识到这是真理而不可不坚持，不能不坚持。

此时，一个赤脚老婆婆走来和我们同行。托翁时前时后和她边走边聊。不久，她开始潸潸流泪了。托翁不断安慰她，一会儿就分别了。我问他那老妇是谁，托翁答道：

“你读过我写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无薪水学校的文章吗？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学校的教师，是我最好的朋友，先年去世。那老妇思念亲人，以致悲伤落泪。”

不久，钻出了树林，来到宽阔的道路上，看到一位妇女驾着马车等候着，原来是亚里桑德拉来接我们了。托翁说“上车吧”，于是我也上了车。小姐坐在驾驶台上挥着鞭子，十分灵巧地赶着马车。托翁笑道：

“俄日同乘，妇人驾驭，观者当奇之。”

马车停在一边是树林、一边是开阔地的小河附近。托翁和我下了车，沿着长满五彩缤纷的花草的斜坡走下去，来到河岸上。两个少年对我们注视着，托翁拉着他们一起来到河

边。河面有十多米宽，缓缓地呈“S”形，也不见流动，河水有些浑浊。岸上有脱衣服的小屋。许多女人坐在那儿，不肯离去。翁说，再找个别的地方，又邀我一同上了马车。我们来到河下游无人的地方，走到水边，翁先用手杖试试深浅，不久，翁露出雪白的肌肤，我也露出长满汗毛的身子，扑通跳入水里。靠近森林荫里的河水很凉，钻入水底，可以踩到水下的石子。用自由式游了一阵子。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游泳了。我看到托翁悠然地游着，上岸后，他高兴地说：

“日本人的游法和俄罗斯人的一个样儿，西欧人不会自由式，只会狗刨式。”说着，他学着乌龟游水的姿势。

这条河叫伏龙加，流入乌帕、奥卡，再汇入伏尔加河。“伏龙加”是“恩惠”的意思吧？《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女人们中，有个伏伦卡，我想或许也是从这里来的吧？登上马车，沿着通向莫斯科、图拉的公路往回走。公路两岸的森林旁边，是莫斯科人红色的别墅。听说正在修路，许多年老的农民坐在路上砸石子。托翁看了说道：

“社会主义就是为这些人的。”

这时，有人在呼喊，原来是莱昂君沿着林边骑马在回家的路上飞奔。不久，马车上的话题谈到了信仰问题，托翁说：

“你认为基督教的意义是什么？”

我说：

“小生自信是最广意义和最真意义上的基督教徒。小生认为，人类最大的恩人有三位：基督、释迦、孔子。其中，居首位者当数基督。神因基督而显现，信基督就是信基督所显现的神灵。信神就是纯粹实行神的圣旨。至于那种排除仪文礼节及其它而一味呼唤主啊，主啊的所谓基督教，则为生所

不知。”

翁默默倾听良久，怃然地说：

“基督教徒多把基督神化(祭之为神)，基督的偶像是我所不喜欢的。”

马车由正门入，到达主屋门前时，手拿相机等待的夫人叫着“不要动，不要动”，拍下了永久的纪念照片。

一日之夕

晚餐席照例摆设在枫树下。

以托翁为首，人都到齐了。伊利亚君和另一名青年男仆，戴着白手套，穿着昼礼服伺候。托翁本来健谈，近来谈话显著减少。为素食者们准备了一汤，两个肉菜。此外还有奎斯[①]汤，色拉黄瓜，熟鸡蛋，冰琪琳等。素食者就是托翁和我两人。莱昂君说：

“我们做了好久的素食者，今天吃肉了。”

玛丽娅说，自己因为生病，近来吃肉了。我说，我开始吃素才刚刚七个月。翁说，他已有二十八年的素食史了。

晚饭后各自散去，莱昂君和医生到正房下面的球场上打网球。我徜徉于园林，这里有菩提树、桦树、槲树和西洋杉，林木蓊郁，花草遍地。附近人家的一隅，有许多樱桃和树莓。粗糙的温室，种植着一些热带植物。温床上，黄瓜和蕃茄等瓜菜狼藉。不久，太阳落山了，吃晚茶的钟声响了，正房里传来了欢乐的笑声。我想，那边一定进行着有趣的交谈。但因为太累，只好回到屋里，熄灭蜡烛，进入了雅斯纳亚·

① KVAS，俄国人用麦粉、麦芽做的饮料。

波里亚纳的初夜的梦乡。

两个儿子对父亲的看法

七月一日。早晨洗了几块手帕和背心，晾晒在朝阳映照的窗下，然后来到枫树下的餐桌前。一个青年绅士在翻阅报纸，他就是昨晚归来的莱昂君的弟弟安德烈君，虽然秃顶，但现年只有二十九岁。他作为志愿兵参加过日俄战争，一直住在父母身边，以帮助母亲理家。据说他的夫人是契尔托科夫之女，目前带着孩子住在英国。我被一种好奇心驱使，进入了位于正房楼下的他的那间居室。

墙上挂着许多支古今步枪和猎枪，其中有父亲在高加索使用过的。安德烈拿出一张某友人拍摄的奉天战役的照片给我看，这是一场惨不忍睹的肉搏战。他虽然在奉天呆过，但因为是某将军的属下，所以没有碰上流血的机会。他讲述了那场战争的可怕情景。回到枫树下时，我问他：

“你为何参战？”

他说：

“我对国家面临的危机不能坐视不管。我素来敬爱父亲，父亲是通晓世界的人，人各有所思，我是俄罗斯人，为了俄罗斯，我不得不去流血。”

从安德烈君身上，可以看到《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罗斯托的影子。我对这位单纯而无矫饰的爱国者不禁敬爱起来。同时，对托翁为何没有向离开自己身边的儿子施加压力，开始时不解其用心，再想想，就不得不点头称道了。

不久，莱昂君到我的小屋里聊天。他具有乃父的才情，写了一些小说、评论和剧本。他曾向一家报纸投稿，目前正

在筹划办自家报纸，还着手创作一些关于今日俄罗斯的喜剧。他说，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发动战争，日本人可以到满洲和俄国人共同耕作，不是很好吗？他还说，自己本来是近卫的士官，奉父命断然解甲弃剑，官宪方面也只得以患病为理由给予免职。我问他："你对令尊如何看？"

莱昂君说：

"父亲的理论富于幻想而不合实际，父亲现在亲切多了，过去可是个极主观的人。父亲的议论，只适于那些独身者，而作为有妻子儿女的社会的一员，不能不表示异议。父亲光说不做。我的岳父是瑞典的名医（已忘其姓名），你听说过没有？我的舅父不爱吹嘘，他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于现实之中默默无闻做着一桩桩善事。"

我问："照这样说，你过去被父亲拉过去，今天又被你舅父拉了回来，你是不断围绕这两种力量打转转的吧？"

莱昂君苦笑着说："然，不过我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旋转的。"

耙　草

午饭后，除了主妇、莱昂夫人和朱丽安小姐之外，女人们都出外耙草了。厨娘病愈不久，也说要去帮忙，我也应邀参加。玛丽娅、亚里桑德拉，一个包着红头巾，一个包着白头巾，拉着草耙子，那样子真像农村姑娘。出门时，村中两个小姑娘，采了野树莓站在门口，夫人走出来，付了钱，取走了树莓。我正看得入迷，忽然，玛丽娅回头看看我说：

"你一定以为她们很穷，而我们很富，感到惊奇吧？"

穿过西边的苹果园，进入杂树林。地面上的蒲公英花开

了，车前子和其它三四种草花也开了。苹果园和树林以及对面的田地都是托尔斯泰家的。园林、牧场和田地共约六十公顷，仅苹果园就有六公顷。杂木林边的一片开阔地，已经割去了杂草，草地中央，簇立着三四棵白桦。两位小姐、小女儿的女友、厨娘，以及她的孩子们，有的拉着耙子，有的用手翻晒割掉的杂草。一起来的奥伯伦斯基公爵，在桦树荫下抱膝而坐。莱昂君一边笑着说"甚好，甚好"，一边飞马而过。我一边想起了有关安娜·卡列尼娜割草的记事；一边自嘲似的学着那种乐此不疲的样子。我流着汗，把散着香气的草一点一点翻过来。这时，日影忽然昏黑，远雷轰鸣，要下雨了！"赶快堆草！"听到一声吆喝，人们把草堆得整整齐齐，用耙子拍打一阵，筑起了两个草堆。来不及擦去满身的汗水，才喘了口气，忽然脸上一阵凉风吹过，桦树林暗了，灰色的云朵裹着雷鸣，在树林梢头向东方奔突。雨滴打在脸上，一点，两点。病后不久的玛丽娅先累了，除了厨娘母子和亚小姐外，其他人都走了。我虽然很累，但不愿露出病弱的样子，抱草，推草。草堆完的时候，雨也向东方逃遁了。厨娘满心欢喜向我道谢，我也高高兴兴地摇晃着，向连接草地的那块明亮的麦田走去。下雨的丘陵上，麦子熟了，紫色的飞燕草，碧绿的矢车草，白色的翁菊，绯红的姬野芥子等，在田边盛开。麦田的对面是波涛般起伏的山丘，长满了茂密的绿树。骤雨过后，满眼秀色，令人心旷神怡。我踅回住地，随处漫步。苹果园一角有个农民，看样子是来值夜的。宅地内没有一堵像样的墙壁，一张稀疏而松弛的铁丝网，架在一角的旋转木棍上。总之，旁舍位于林子里，林子连着旷野，猎人樵夫、任其往来。可庆的是，夏天的深草丛中，看不见一条蛇。我走回

小屋时，看到两个乞丐模样的人站在正房的门口。过一会儿，我看到托翁出来，站着同他们聊了一阵子，像昨天一样，从怀中掏出钱包，给了他们一些钱。

阳台上的黄昏

昨日，托翁将日本天皇陛下的一首载于杂志上的英译和歌"仁者，为国破作乱之敌，亦不忘其爱"拿给我看，问我如何调整其不和谐之处。我引陛下的"尔等皆出战，乃翁守山田"和"浅绿之太空，唯似朕心胸"两首和歌加以辨证。一场小小论争之后，谈兴转到诗歌一事上，我毫无顾忌地说，在日本，除了上面这种和歌外，还有称为"发句"的十七字小诗，用来抒写幽玄之趣和深邃之思。托翁叫我举例以示。我说，给您看一首表现深刻思想的短诗吧。我回去想从记忆中找出一首足以惊倒托翁的和歌俳句，但我无法举出既能包容各种理趣、又能表现雄大深刻的思想的标本来。转念又想，与其逞强不如老老实实请教为好。于是，耙草归来，就向家仆伊利亚君打听托翁何时方便。不一会儿，我被领上了楼上的正房，经过挂满画像的大厅，穿过托翁的书斋，来到阳台上。这个阳台没有天棚，沿着托翁夫人的居室向东方伸出来。

阳台的勾栏上摆着三只直径约二寸的瓦盆，托翁正向里头浇水。蜜桔刚刚吐芽，一个已生出可爱的子叶，一个正要冲开贝状的种壳，崩出弓形的细芽来。一个在黑土中鼓胀得发白，托翁莞尔指着对我说：

"我喜欢观赏此物，生命，生命，从这里可以看见生命的发扬。"

不一会儿，他应我之请，从书斋里拿出一本书来，背靠在阳台的椅子上。书斋的窗户罩上了细密的窗纱，翁说，他讨厌苍蝇，我想《安娜·卡列尼娜》里莱凡哥哥的癖性，实际上就是弟弟的癖性。

托翁打开划满蓝铅笔记号的德文书来，他说：

“这是十七世纪初期日耳曼的蒙可，安格柳斯·西列捷斯（真名是威廉·布鲁西）的诗文集，很有意思，你听！”

他开始用英语朗读其中的四行诗。这时，夫人正就着阳台的夕阳缝衣服，托翁把她叫过来一两次，问她英语词儿，据说，夫人在英、德、法三种语言中，尤擅长德语。托翁朗诵着，我忘了带笔记本，借过托翁的铅笔，记在手中的扇子上：

从邻人身上，
看到神的人，
其人就是
从神的身上看到光明的人。

神最爱听的话
就是从你心底里说出的
“一切按照圣意办事。”

能在俗世上看到甜爱的人，
便不知神的甘美。

“你如何理解呢？”

我说：“一人不能事二主，爱俗世者不爱神。”

翁颔首继续诵读：

余独爱一物，
余不知为何，
余不知为何，
故余择此而爱之。

朋友呵，当你坐下思考时，
你自感是个有德的人吧？
当你一旦实行起来，
你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小儿。

我说："真是这样，生也常有此种喟叹。"
翁颔首说："然，然。"

神真的不存在于任何物中，
假如神存在于任何物中，
当我发现神的时候，
神就在我心中。

翁翻着书说："这里写着'我等不像玛丽娅那样可以生耶稣'，这话多有趣呀。如果我们都能生基督，那么遍地都可找到神了。你昨日举出三圣，你忘记举出希腊人的圣哲了。"

这时，夫人飞针走线，一边说她喜欢艾匹克特托斯[①]，话题随转到古今哲人上来。此时正好赶来的莱昂君说，他喜欢艾马逊[②]。谈话正到一半光景，进来两位绅士，一个五十

---

① Epiktetos(约 55—约 135)，斯托派哲学家，宣扬实践本位的哲学，有弟子编纂的《语录》等。

②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将德国唯心论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思想传入美国，提倡超绝主义，著有《自然论》等。

来岁，一个三十来岁，他们是附近的邻居，是翁的棋友。一会儿，在阳台上摆上了象棋盘，翁和客人悠然对奕。我走开去和夫人小声闲谈。夫人说，没有一个不说俄国俘虏在日本受到善待的，伤员们都极力感谢护士的亲切和医生的周到。个个都说日本人甚好。人情不该有阻隔，过去，日本俘虏在俄国，看到俄罗斯的小孩，就想起自家的孩子，因思念而流泪。农民妇女看了，也哭起来。在日本当过俘虏的人，看到那里的孩子也是感叹不已，伤心流泪。

话题又转向俄国的现状。夫人说，良人现在也好赶时髦。到处都喊革命，革命，革命热也充满了这个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小村。她说，自己也难保证不会有人突然闯进来砸毁这个家。她说这话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话题又转到家务上来。夫人说，她心脏弱，而良人也老了，什么事都要自己去照管，真是一刻的空闲也没有。她忽然站起来说：

"这是留丈夫冬季制作饮料的。"

说着就去收拾晒干的树莓，以免被夕露打湿了，然后又回来，就着昏暗的光亮，把手凑近没有戴近视眼镜的眼睛，开始缝衣服。我这个直率的客人，毫无顾忌地问她：

"过去曾听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提的婚姻和夫人的婚姻在事实上有相一致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呢？"

坦率的夫人答道："是的，你也想知道这个吗？那时我十七岁，良人三十四岁。他本来是母亲的朋友，经常来玩。良人就像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写的那样，他把几个大号字母组合起来写给我看：'卿年轻，我年长，恐怕不能使你幸福，卿能否答应做我的妻子？'我读了这信，马上就同意了。良人真诚，快活，我也很爱他。"

我说："你真答应地好啊！"说罢，主客两人都笑了。

晚饭后，我打算独自到昨日和托翁初次见面的地方去散步，看到四五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在池畔拉手风琴，慷慨激昂地唱歌。过了一会儿，他们出了大门，向村里走去。莫非是鼓动革命吧？我想起刚才夫人的话，想起她所说的俄国高涨的革命浪潮如今也波及了托翁的村子，甚至使夫人也半开玩笑地谈到了自家的安危。我还想到了同情革命的托翁和家人意见的龃龉，想到革命的发生实非偶然。我不由祈祷起来，愿神明可怜俄罗斯的民众，愿托尔斯泰家族平安。

根本的革命

二日。昨日托翁有言，今天和医生去看看村中的情景。不想医生接到老父病危的电报，昨晚急急赶回家了。告诉我这件事的玛丽娅说，今天的报上有人激烈攻击父亲。前天，该报记者就曾就"杜马"的前途来对谈过，父亲坚持说，不能仗恃"杜马"，应该依靠和平手段实行根本的革命。今天的社论激烈地责难父亲，说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为"杜马"的前途祝福，反而作令人失望的发言。

回到小屋，看托翁给我的回信的复印件。翁什么人都见，什么人来信都给回信。这封信是用誊写版抄的，这是秘书朱丽安小姐的一项工作。通常托翁的信大都由他自己起草，秘书誊清，翁自己署名后发出。从本年一月开始已聚了一大册，一一编上了月日。发往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信件中，只要看看用英文写的就觉得很有意思。翁给我的回信是催促我向他说明我的人生观的，其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你谈到了俄国革命以及日本未来的革命，以我之见，现在整个世界发生的革命是必然的，改革是必然的。不只是一切强国，也包括各种类型国家的灭亡，将会把人类从权力的隶属下解救出来。

心中的暗鬼

午饭后，翁手持马鞭，悄然来到我住的小屋。他说，今天工作起来不随意，眼下想骑马去洗澡。他要我向家人问清道路，四点钟也到那里去。我看着马背上的托翁，便跟他去了。小屋的南面约一百步远，也有一座蓝顶白墙的长方形二层楼房。眼下莱昂君一家住在那里。前天从火车窗里望见的大概就是这座房子。过了这里有一片开阔地，山丘旁有个简陋的马厩，两三个老少男仆为托翁准备坐骑。对面，可以看到雅斯纳亚·波里亚纳那贫穷的村庄。

“你想知道我的家人的意见吧?”

托翁的表情略显黯淡。他想把全部土地都分给村民，但夫人和孩子都反对这样做。托翁成为一名无权管理家财的人，如今只是以一个可敬的食客呆在这个家庭里。这件事我早就听说过。翁又接着说：

“真正的基督徒决不应该拥有私财。我近来的著作不接受一切收入。只有我写的几部戏剧，每演出一次，主办人就付一次稿酬。如果我不收，就作为女舞的报酬。此外，各方友人经常为我赠金。”

我想，这就是托翁的财源吧。翁既像辩白又像诉苦一般地继续说：

“我的主张和我的境遇不一致，因而时常遭到非难。不

过，遭遇非难也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

这时，村子上空一团团青灰色的云朵在蓝天上飞卷，边缘闪着银白的光彩，十分美丽。翁见了，低声赞道：

“啊，真好看！”

他叫男仆牵出一匹肥壮的青骢马来，装上鞍子。这马十分骠悍，不愿让人靠近它。男仆飞身上马，骑着遛了两三圈儿，跳下马来，劝翁上马。只见翁从容地将一只穿着长筒靴的脚伸进马蹬里，身子早已到了鞍上。一边向我点头示意，一边鸣鞭向西驰去，消失在绿荫的路径里。

前天游泳，今日骑马，自认为死期将近的托翁，依然如此健壮，实在可喜可贺。因此，刚才那句话里骤然涌起的反叛、猜疑、不快等阴暗的心理，逐渐高涨起来而不可遏抑。托尔斯泰又要发牢骚吗？在苦心辩解的背后是否潜隐着伪善呢？模仿百姓而怡然自乐，这本身不正是一种贵族趣味的表现吗？托尔斯泰也是生活在纷乱之中的人子，个性强而毛病也多，自然不可求全责备。他这样不是有些像做戏吗？他必是时时警觉自我，免得上当受骗吧。这实在是不懂真正的人情，以致于对一个不同血统的异国新知倾诉衷肠。一想起这点，觉得实在没有意思。

马厩周围，散乱地堆着禾草，对面是堆肥料的小屋。这一边排列着俄罗斯特有的各种粗劣的农用马车。一位老太婆在汲水。“让我试试看。”我走到井边。水井很深，钓壶是个洋锈桶，我转动车轮，悠悠钓起一桶水来。虽说不是泥水，但也绝非可用“清冷”二字加以形容。厨房的水桶里都装得满满的，这是用马车运的。这时，亚小姐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我想，她那健壮的体格会不会把车子压坏。

伏龙加之水（之二）

还是去游泳吧。我也没有向家人打听路径，看到天气异常，手中握着伞，独自走出大门，从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村子下来，再登上一段坡道。细雨疏疏，下了又止，日光朗朗，晴了再阴。碧绿耀眼的草地，黄牛黑牛悠然地吃草。这情景美如画面。又想起先前的烦恼之事。经过托翁日前掏钱包的地方，又经过道边的石塔。托翁曾经告诉我，这不是墓地而是乡界。在面前道路一侧的桦树林里，我一边想起了《猎人笔记》，一边登上斜坡，来到山顶的大道上。这里是先前托翁给我指点过的铺着碎石的莫斯科国道，向南是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向北是查塞克车站。村庄的小路和干道在这里交叉成十字。站在十字路口，想起了俄国的现状和托翁的态度。他是个想用染血的双手立即攫取眼前自由的革命党，是树立宪政、徐图进取的渐进党。他否认一切权力，摈退一切修饰，妄图独自一人用和平手段以完成极端激烈的革命。他认为这才是可尊敬的难以舍弃的正道。一边想，一边沿着莫斯科国道，脚步逐渐向图拉方向走去。顺着前天记得的田中小道向北拐，来到细雨飘零，有几个小孩垂钓的伏龙加河边。走过村庄的浴场，又来到先前因为有人而又离开的河畔。今天只有一两个青年在游泳。看看表，已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翁的影子。好，我先独自一人在细雨霖霖的水面上游一阵子吧。上岸等待托翁，他还没有来。雨下大了，看到旁边有一座茅草小屋，我向值班的农民打个招呼，钻进去，躺了下来。听着香草屋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睡着了。睁开眼来出外一看，雨过天晴。这时过了一个小时了，还不见

翁的踪影。我踏着雨湿的八千草花往回走，坡上停着一辆马车，有人向我喊叫，那位亚小姐奉托翁之命前来找我，原来托翁所说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我却自作聪明，以为还是前天的老地方哩。

这姑娘虽说是女子，但驾驭马车十分熟练。我请她赶车，踏上归途。听姑娘说，翁四年前身患肺炎，曾到克里米亚等地疗养，打那以后，身子明显虚弱起来。这姑娘说，她独自一人到西欧旅行刚刚归来，她不喜欢瑞士，她说那儿的公园进去一次就得花五法郎。到树林中去也要花五法郎，很不自由。回到俄罗斯，心情舒畅，辽阔的土地，不管去哪儿，都没有人作难。她还说，意大利比瑞士好，意大利人日常快乐地放声歌唱，向他们问路，总是认真而又亲切地告诉你。

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村庄

晚餐席上，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妇女，鼻梁上架着眼镜，胸前挂着奖牌式的金表。据说她是奥伯伦斯基公爵的母亲。晚餐过半，骤雨袭来，全体动员，有的打伞收拾碗盘，有的淋成落汤鸡还在搬椅子。大家有说有笑，把桌子移到"瑞兰达"。这里位于正房的南侧檐下，三面的勾栏都打开了，从院里可以直接经台阶上来。常春藤缠绕着柱子，凉绿可爱。夏日，雨天在这里吃饭，夜晚在这里喝茶，聊天。吃罢饭，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婆婆进来，和众人打过招呼又出去了。夫人向我介绍，这是奶妈。突然，我想起《幼年·少年·青年》中的那塔利娅婆婆，又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位经常和新夫人拌嘴的邻家老婆婆。总之，身处这些俄罗斯小说中出现的自然和人物中间，想起从前读过的小说，便可知道诸家

的文笔真乃美妙绝伦。可以说托翁著作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具有写生的性质。不久，一位束着皮带的二十七八岁的壮汉闯了进来，托翁惊讶地同他亲切握手，向我介绍。这壮汉名叫维克多·伦布朗，历来受翁的感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现在靠近黑海沿岸亚美尼亚境内的巴茨姆和母亲住在一起，过着农耕的生活。他不大会说英语，谈起来多有隔靴搔痒之憾。

雨停了，夏日的太阳还未落山。我和伦布朗君一同去看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村庄。今天，骑着托翁的马，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中间夹着四十米宽的道路，沿两侧排列。这些都是过去托尔斯泰家族的农奴，如今解放了，成为各自独立的农户，一贫如洗。村头的小学校关闭着，正值暑假，过去由托翁独自经营，如今交"地方会"经营。村里的房屋一律是草葺的屋顶、板壁或砖墙，仅开着一两扇玻璃门，又狭窄，又昏暗，犹如肮脏的猪圈。进入其中一家瞧了瞧，黑暗里借助烛光看去，床铺破旧，地板危险，一面设有火炕，屋角里堆着旧衣服等杂物，后门是徒有形式的厨房。家中十几口人，吃住都挤在大约十铺席的天地里。可以想象，逢到恶劣天气，是个什么样子。家里到处是牛粪、马尿，禾草狼籍。草屋里饲养着家畜，还放着农具和肥料车等物。走出这里再去看村中第一富户特拉斯的家。这儿虽然和其他村民杂居一处，但是砖瓦建筑使这里成为村中最漂亮的人家。明晃晃的油灯照耀着墙壁上的圣像，角落里放着织了一半的织布机。但是平顶的房屋只有一座。主人特拉斯拉着伦布朗君和我看了他那引以自豪的稍微整齐的牛栏马厩，还让我们参观了只有几十棵果树的苹果园和几箱蜜蜂。

看到眼前这个村子的情景，使我想到，托翁不能将其所有全部分配出去而时常心情戚戚然，这是不足为怪的。俄国的村庄大同小异，解放后农民虽然多少都分得些土地，但还远远不够。据安德烈君讲，俄国大地主斯特洛卡夫伯爵、尤斯帕夫·格林茨公爵，各人都拥有一万三千公顷乃至一万四千公顷的土地。既然有贵族，有寺院，有皇室，农民问题的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来后，参加"瑞兰达"的夜间茶会。夫人缝纫，公爵的母亲和莱昂夫人编织，莱昂君、安德烈君和亚里桑德拉小姐，分别拿着三角型和圆型的曼德林，且歌且弹。托翁也静静地沉醉于歌声之中，红脸膛，低鼻梁，一对小小的眼睛，眯细着，和着拍子，足跟打在地板上，不时发出响声。不一会儿，我拉着伦布朗君回到了小屋。我们打着手势试着谈了一阵，于是他很客气地躺在沙发上，我毫不客气地躺在床上，各自睡了。

一天的生活

三日。呆在这个家里已是第四天了，其间的生活情景几乎全都记在了心中。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夏季的一天是这样的：

俄罗斯的夏夜，天亮得很早。可是，托尔斯泰家族过了七点人们才醒来。家里的小伙计第一个起床，到查塞克车站去收发信件。枫树下的餐桌上，摆着水壶、茶杯、奶油盒，面包盘上罩着防蝇的白布。早饭谁来谁吃，吃完就走。托翁和夫人不大来这里。每天上午是托翁用来写作的宝贵时间。午餐是十二点。院中像栎树一样的大树枝上吊着一口小钟。钟

点一响，家人都先后赶来这里。即使托翁不出现，夫人肯定来，同男人握手，同妇女亲吻。午餐没有人伺候，极为自由。下午是体育活动，有的骑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去游泳，有的牵着狗散步。托翁年老失眠，夜间常常醒来五六回。他参加下午的活动归来，吃饭前总是先睡上一个小时。鲍尔根斯基老公爵说："饭前小睡赛黄金。"五六点钟之间，响起吃晚饭的钟声，家人全体集合，女佣也换上干净的衣服。晚饭总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以托翁为首，男人随身打扮，女人也不加修饰。晚饭后各自散去，有的打网球，有的散步。掌灯后，听到吃晚茶的钟声，大家都来"瑞兰达"聚会，有茶水，点心，樱桃，树莓等。女人们带着针线活儿，男人们拿着书本，随意杂谈，一直到十点以后。无客如此，有客亦如此。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如清风，如流水，淡泊，自在。待客的态度，家人的相处，对奴仆，对乡人，自然随和，不矫饰，不做作，富于情爱。

夫人说："正像您所看到的，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我说："这种简朴的生活很难得，值得羡慕。"

玛丽娅说："你后边还有'然而'一词吧？"

我说："没有'然而'了，我真心羡慕自然的生活。"

托翁对待客人一点不拘泥于形式，他看到我的眼镜说："为什么戴这个玩艺？"

我答："因为近视。"

他说："我也近视，借给我试试。嗬，真清楚。"

他又低头掀起我的裤腿说："里头果真也穿衬裤的呀。"

我换了西服，托翁立即注意到了，问：

"干吗不穿和服？"

翁以“玛”呼玛丽娅，莱昂君以“安德鲁西”呼安德烈君，大家以“萨西亚”呼亚里桑德拉。安德烈君尤其快活，喜欢戏闹，他拍着亚里桑德拉的背问：

“日本也有这样肥胖的女孩家吗?”

我说：“日本近来女子体育运动很时兴，现在的姑娘都比母辈高大。”

席间的话题又转到嫉妒上，安德烈君问道：

“在日本，男人看女人的脸是失礼的吗?”

我说：“不禁止看，但一直盯着就是失礼的了。”

安德烈君指着莱昂夫人说：“你千万不要朝她瞧，莱昂会很嫉妒的。”

他又指着他的母亲说：“对我母亲也一样；不能瞧，那样父亲也会生气的。”

谈话又涉及到美貌上，莱昂君问：

“你认为座中谁是第一位美女，谁是第一位美男子?”

我说：“有的形美，有的相美，二者兼得更好。如果取其一，座中第一美男子当是安德烈君，美女就是他的乳母。”

众人大笑。

纪 念 签 名

这天，伦布朗君天未明即辞去。晨起至枫树下的餐桌边，见一位快活的五十岁左右的绅士。他是夜里来的斯诃钦君，这个家里长女塔契阿娜的丈夫。他是“杜马”的议员，为了家事偷闲请了两三天假，在前妻的儿子的陪伴下，归省途中路过此地。我通过莱昂君的翻译，请他谈了目前“杜马”政治的情况。他属极右保守党，据他说，农民议员只主张实现

自身的要求，波兰议员只希望独立，急进派想一下子狙击住共和政体，各派都极力推行自己的主义。前途黑暗，去向难测。说着，他显出极悲观的样子。不久，进来一壮汉，他是安德烈君的弟弟米哈伊尔君，在附近县城居住，夫妻都受托翁的钟爱。因为前日听夫人说，长子的再婚日期已近，所以家人的往来也渐渐频繁了。

午饭后，我拿出杂记本请大家签名留念。翁说：

“你知道我年龄吗？不，我不是七十八岁，而是二十八岁。”

我说：“是的，翁是再生后的二十八岁吧？”

翁颔首。签名中，朱丽安小姐用钢笔画了一个马头，小姐从师于当代大家列宾二年，为列宾的秘传弟子，尤善画马。我和两三位客人到楼上莱昂君的卧室去，观看小姐的油画。一张四尺宽、六尺长的大纸上，画着马背上的托尔斯泰，笔力劲健。可是未完成就弃置一旁了。我说“太可惜了”，玛丽娅说：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脾气，干什么事都浅尝辄止，白白浪费天才。”

伏龙加之水(之三)

午饭后，我看了叙利亚奥卡回教徒艾凡丁氏转到托翁手里的书翰。他举出七条理由希望世界最终走向统一。

托翁说，今天四点在河边会合，接着就和夫人、莱昂夫人、奥伯伦斯基的母亲，同乘着马车去伏龙加河游泳。这是一种边缘装有轮子和护挡的低矮的晴用马车，叫卡特克。马车从莱昂君住宅旁前天堆草的地方驶出，进入和麦田毗邻

的疏林。林中有一条坦荡的路径。走了一段下坡，林子开阔了，马车在可以看到野外小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很近，从家里步行也不过二十分钟。这里就是前几天来游过的伏龙加河的上游。河岸上有这个家庭专用的游泳小屋。这时，有人透过墙壁的缝隙，只露出眼睛，呼唤我的名字。原来托翁早已来这里洗浴了。我同女人们打了招呼，跑进小屋，迅速脱掉衣服，跳进水里。水上为女人们专设了隔板和障壁，走出一步，光线就变得明亮起来，河水也变深变温了，在山丘之间的开阔处缓缓流淌着。河面不足十米宽，岸上生长着低矮的杨树，河汀上开着粉白的藻花，可以看见鱼群（似乎不是鲫鱼）在游动。我快活地游了一阵子，上岸一看，托翁正在穿衣服。精细而勤勉的托翁，今日带着一块短金属练的半面镶银的怀表，拿着插有小铅笔的日记本。这两件东西和钱包是他的随身之物。翁说：

"你读了艾凡丁的信了吧？读过就会知道到处都有清醒的人们，这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啊！"

翁高兴地连连点头。

问候了等在那里的夫人，我跟着托翁离开道路到疏林里散步。这里有桦树，楢树，都是小树。阳光，树影，斑驳陆离。七月的绿色浸染着衣衫。翁说：

"我喜欢到林子里散步。"

话题不知不觉谈到了俄国的现代作家。

"在现代俄国小说家中，您赞许的有几人？"我问。

"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吧？你读过他吗？"翁答。

"读过《罪与罚》。"

"《罪与罚》，甚好，甚好。"翁颔首说。

"屠格涅夫怎样?"

"屠格涅夫非常优美而深沉。"

"冈察洛夫呢?"

"也是一样。"

"高尔基、梅烈日科夫斯基、契诃夫等人如何?"

"高尔基有才而无学,梅烈日科夫斯基有学而无才,契诃夫有大才,有人才啊!不幸的是这三位都缺乏透彻的人生观。"

托翁又说:

"比起梅烈日科夫斯基之辈来,更应该读一读阿克萨柯夫和霍米柯夫二人。这两位是深爱俄罗斯的人物。根据阿克萨柯夫所论,俄罗斯有三个特长:一曰王政,二曰正教,三曰国风。其言虽然带有过分的爱国性,但论旨甚为雄大。"

谈话又转到翁的著作上。

"在您的文学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呢?"我问。

托翁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看来是《战争与和平》了。"

"您之所以喜欢这部作品是因为它真实反映了俄国的历史吗?"

"是的",翁又表示,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些地方显得太爱国化了。

谈话又转向其他欧洲作家。这时我们已经走过那座疏林,出现在通往住地的林间小径上。翁忽然停住脚步说:

"你是文人,听我一言。不要滥写,没有非说不可的事就不要说。"

他用木制的拐杖在地上画了个圆，又向圆画了三条放射形的直线，说：

“一个真理，必然有着未被前人发现的观点，或者从这一角度看，或者从那个方向看。你如果有着特有的观点，当然好，如果没有，不如沉默，不然，你无论写什么，说什么，就只能这么高。”接着，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小矮人。

“世间应该赞赏，而无真理毫无益处。这样说等于自己否定自己。我的旧作大多为世间所赞誉，不，不，我的旧作都是废纸。但我确信，有关宗教、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并非无用。”

这场难得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所住的小屋附近，走到这里，谈话只好停止了。

灵巧的夫人

去找米哈伊尔君吃晚饭，然而他已经走了。晚饭后，老人们都散了，谈话转移到朱丽安小姐的绘画上。安德烈君说：

“我母亲也画画。”

他跑到正房里，过一会儿，拿出一张采蘑菇的油画来。

“我母亲没有学过画。”

看起来，作为一位业余爱好者，画得很不错。不久，夫人来了。我作了一番赞扬，毫无吹捧之意。夫人掩饰不住喜悦。

“到这儿来，还有好看的呢。”说着，她领我登上了正房的二楼。

楼上的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墙上挂着俄国现代画家盖伊、列宾、克拉姆斯托依等人画的托翁的肖像，以及夫人

和塔契阿娜的肖像。夫人陪我到托翁的书斋，拿出她自己临摹的克拉姆斯托依画的托翁五十多岁时的肖像，让我同原画作一比较。虽说没有师承，但笔致俊逸。

不久，她又领我到她的卧室去，这里是紧挨着托翁书斋和寝室的十铺席大的房间。房内挂着各种小型的油画，画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夏景和雪景，皆出自夫人之手；虽然不脱业余作者之风格，然而都堪称精美之作，这里也有托翁炮兵士官时代的肖像。一幅水彩镜框，画着十来岁的漂亮的小男孩。这是夫人早逝的最小的儿子。失掉这样一个可爱的儿子，可以想象母亲心中是多么难过。桌上摆着水盆，里头漂浮着焚烧的照片。夫人取出一个很结实的大箱子说：

"这里保存着良人来往书信的备忘录。因为不知道时局会怎么变化，大部分寄存到莫斯科博物馆里了。不久，也想把这些办个手续寄存过去。"

过一会儿 夫人又让我看了楼上西侧的房子。

"这里是小女儿的居室，这里是朱丽安小姐的屋室。"

她一一指点给我看。后者的房里放着一台打字机。夫人的聪敏和耐心令我惊奇，她的开放主义也令我惊奇。

夜晚，照例在"瑞兰达"里聚会。托翁就着灯光，朗读一叠手稿，那是他用打字机誊抄的自己写的《政府和人民》一书。他没戴眼镜，拉着长腔深沉地读着，声音并不显得枯竭。他虽然老了，但却像老槲树一般刚健，实在可喜。因为是用俄文写的，我只能在几个地方分辨出"日本"一词儿。最后，我觉得有些困意，悄悄离开了座位。

最后的一天

四日。斯诃钦君父子今天离去。我明天也将离开。这家里的长子的结婚大喜日子一天天迫近了，如果再木然不觉地慢慢住下去，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初来时曾想，如果方便，不住在托翁的家里，哪怕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村里租一间房子，度过一个夏天再走。现在不行了。能见到托翁的面，交谈一下就满足了。"人人皆有通天路"。自己的道路只有靠自己打开。

玛丽娅说，我的逗留决不会给他们添麻烦的，这也是托翁的意思。夫人也说：

"儿子还没有打电报来，就暂时住在这里吧。"

托翁看我去意已定，走过来说：

"为何匆匆归去呢?"

"留十年亦不长，住五日亦不短。从私情上说，生愿一直住在这个家里。然而生不得不离去。生还有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还有应尽的责任。生经常做梦，最终不能生活下去。生今归去，希望生活下去。如果有请教之处，当凭函以求。祈望先生不吝垂教。"

翁默然无语。

伏龙加之水（之四）

托翁叫我照例在同一个时间去游泳。下午，我独自沿着昨天的道路向伏龙加河走去。这是一条可爱的山丘疏林中的小路。太阳在树叶间闪耀着余光，人穿行于小树林的绿荫之下。徜徉在这树林与树林之间，看着这位欲使神和人对话

的托翁的面影，也就只有今天了。从明天起，就只能遥隔山海，徒然追怀了。想到这点，我不愿前进一步。

来到河边，托翁已在。依恋地游着，潜着，洗着身子，采摘白色的藻花。从河里上来，趁着托翁离去的空隙，我用铅笔在小屋的白木柱上写着：

再见吧，伏龙加，
我将永远记住你。
你是我的约旦，
我为你祝福，伏龙加！
莫非为我们诞生了一条约旦河，
伏龙加在产后的温汤里洗澡。
寻觅着无限的生命之水，
只有从心底里才能找到。

走出小屋，看到夫人以及莱昂君、安德烈君都来游泳了。我打了招呼跟在翁的后头。翁悄然站在草地上，说道：

"刚才在林子里散步，把衣带丢了。"

我很心疼，觉得很可悲。年龄不饶人啊，翁真的老了吗？

像昨日一样在林中边走边谈。翁说：

"我去年看见日本俘虏走过，皆有一副诚实善良的面孔，以日本人的周到而不觉悟自身的使命，只是一味追逐欧美已经腐朽的表面文明的后尘，令人遗憾。你听着，不论是俄罗斯还是日本人，东方民族（翁不把俄罗斯看成欧洲）具有特殊的使命。这就在于了解人生的真正意义，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西方诸国，机械地以所谓文明而矜矜自夸，其实

几乎什么也没有。东方之国民不必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趋，应开拓自家的天地。只有废除一切政府，从人的权力中解脱出来一心顺着天命这一至高无上的规律而生活，才是东方之国民共同的目标。你前天问到日本应尽的责任以及日俄间必须长期亲善合作的理由，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两国都具有共同的觉悟，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首要的是，通过信仰的普及，实现各人都真正地爱神，爱人。而要达到这一点，最适当的环境就是农业生活。靠耕地，靠额头上流汗吃饭的人，没有必要依赖政府和一切人的权力。比如英国，我在英国有好多朋友，实际上，对所谓野蛮之国的攻打是没有意思的。不，真正的征服必须是铁锹尖的征服。俄国的力量不在于兵力，而在于农业上的铁锹。这就是尽管有种种缺点，我仍然热爱和信赖俄罗斯的原因所在。”

果然，这位非爱国者倒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厌恶罪恶，相信力量。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又怎能很好地爱人？一个不爱国家的人，又怎能为人类尽力？总之，这里有个爱其真实还是爱其表象，是取其第一还是取其第二的差异。我对托翁讲了十多年前国粹保存主义的事。我说，日本虽然幼稚，但具有自信，决不滥肆模仿他人，相信有益的谦让和向善的勇气。

谈兴未尽两脚已经走到莱昂君门口附近的铁丝网前面。这时看到一位光脚的老婆婆，手里提着一只缺边的浅绿色的壶，盛着满满的野莓。托翁站住和她说了一会儿话，老婆子放声大哭起来。我想，她可能就是前天那位当小学教师的寡妇吧。老婆子走后，我问托翁，他回答说：

“不，她不是那位教师寡妇。也许是一种奇怪的遗传病

症吧，她丈夫曾经是强盗，她的儿子也做了强盗，如今在牢里。”

话题辗转，托翁问及我的双亲，尤其对我的母亲，他问个没完，翁二岁时丧母，八十老翁对于一个记不清面影的母亲是如此思慕吗？他是个可怜的多情的人子。

阳台和书斋

太阳已经西斜，剩余的时间，一刻抵千金。今天翁看样子很累，我来后给他增添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出了小屋。正房的楼上。响起弹钢琴的声音，亚小姐在安慰父亲吧。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地踱着步子，翁下楼来了，他把我领到书斋的阳台上。

阳台的椅子上摊开着正在阅读的英文书，是关于缅甸的著作。谈话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日文翻译。我对翁谈起了以《我之宗教》为主的他的所谓再生后的各种著作的日译本，谈了有关“无我之爱”的运动。翁提到一位受迫害的波斯觉醒者的事，询问了日本基督教的现状。他说，泛神教不该舍弃。过一会儿，他拿出一部俄文书，说：

“这是我编纂的，集合了日日服膺的金言，一天一个问题。你看，这里有福音书上的句子。这里有哈伯特·斯潘萨[①]，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我天天打开来熟读默思，这是我的祝愿。等着吧，你的生日是十月二十五日吧？很遗憾，这

---

①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以进化、发展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试图对生物、心理、社会、道德诸现象进行统一的阐述。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十卷。

书还只有上卷，到六月三十日为止。”

翁颔首，一边翻书，一边阅读：

六月三十日

马尔他啊，马尔他啊，你为这么多事情忧思烦神，理当得以实现的只有一个。

（《卢卡传》第十一章四十一、二节）

人若不去救世，而是一心寻找自我救助的办法；不去解脱人类，而是一味寻求自身的解脱，那么为拯救世界人类而尽力这句话，又怎能得以实现呢？

人若由解决一切外在的问题转向解决人类当前的大问题，也就是思考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这个大问题，那么其它一切外部问题自然就会获得解决。

“最后是我的话。”翁合上书本。这对于我真是最美好的赠言。

阳光薄薄地照在阳台上，书斋已经昏暗。托翁问我今后的行程，他说要为我开具介绍信，随之扭亮蓝色的中型台灯，坐到了书斋的桌子旁边。得到他的允许，我呆在他的书斋里，看了看周围。托翁的书斋约有十铺席大，两张黑漆的红木桌子，两把椅子。屋角放着黑皮沙发，墙壁间有一架小书橱。桌上散乱的书籍里，有法文的《社会主义心理》著作。四壁挂着好多画像，西边的墙上分别挂着五幅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白木的地板，对于病后的老翁，这是个安乐的书斋。尤其是夫人离开莫斯科在这里夫妇共居以后。透过灯光望着托翁的面孔，头顶微秃，头发灰白，稀疏，低垂的前

额，刻满了深深的皱纹。他蹙着眉，一边叹息，一边运动着鹅毛水笔。算起来，托翁明年就到虚岁八十了。这位暮年的预言家，形骸日渐衰弱，然而内心却烈火方炽。他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甚至使我潸然泪下。托翁分别写了到圣彼得堡和到莫斯科的介绍信。写完，他把笔插进笔套。他一手擎着灯，站起身来，对墙上的画一一作了说明，这里有亨利·乔治的像，有前年故世的托翁的哥哥的像，有北美合众国不抵抗主义的先驱、已故葛里森的像，据说是他的孩子送的。在葛里森下边，是一位画着怡然自得的农民的油画。我问翁，翁说：

"这是一位未读过一本书的大彻大悟的农民，名字叫做什么来着，——近来一到晚上，脑子就不顶事了。"

应该说属于邦达莱夫斯托夫之类吧。

"挂这些圣母像，是因为喜欢拉斐尔吗？"

"不，这是我姐姐赠送的，姐姐如今在尼姑庵里，她说我的见解是错误的。"托翁笑着说。

谈话又从拉斐尔转到了翁的《艺术是什么》上来。

"您现在仍然坚持那些见解吗？"

"然。"翁答道。

"这么说，真正的艺术来自最善良的人性。"

翁接着我的话补充说：

"而且必须为普通人所能接受。"

他熄了油灯，又来到薄暮冥冥的阳台上。

我深深感谢翁的盛情。我不懂翁的祖国的语言，而使用了极拙劣的英语，提出了一些愚昧的问题，打扰了翁。我握着翁的手说：

"先生善自珍重，前天先生谈到死是一种解脱，然而我

希望不必如此急于解脱，依然要永远活在世上，永远工作下去。先生放心吧。即使在和俄国作对的流血的日本，也有不少是闻先生之风而奋起或正在奋起的人们。通向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前天先生说自己二十八岁，先生如果是二十八岁，那么像小生一样的人或许只能是刚出世的小孩，或者是正在出生的婴儿。生命在发展，先生和后生一起努力奔向光明。祝先生健康。"

我和翁握手，但未能记下他的话。

告　别

谈话谈到很晚，晚饭只好在"瑞兰达"灯下进行。当时吃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现在都忘记了。吃罢晚饭就举行茶会。不一会儿，翁因当天太疲劳了，想早些就寝，说罢就退席了。我因为明早要在人们尚未醒来的时候就得离开这个家，再一次和翁握手告别。

翁退去了，不多久，我也退去了。我同夫人以及其他家人一一恳切地告别，回到小屋，进入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最后一个夜晚的梦乡。

再见吧，雅斯纳亚·波里亚纳！

五日。四时起床，向伊利亚君告别。五时乘上马车。早晨很安静，家里一片沉寂。离去的早晨和到来的早晨是一样的。

马车离开这个家庭，向绿叶扶疏的坡下驶去，出了大门，向左拐，登上斜坡。回头一看，银白的晨雾包裹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山林。村鸡未醒，鸣声依然带着睡意。我在

马车上，摘下帽子，鞠了一躬。当然没有一个人看到。马车驶过前天我曾困惑地伫立过的十字路口，直向北边的查塞克车站奔驰而去。

看到了托翁书斋的火光，
有谁知道
照耀世界的光芒，
就是这位老翁窗内的灯光？

蚯蚓的戏言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致故人

一

我来乡村居住，已经满六年，年龄四十五了，照照镜子，头发和满脸的汗毛增添了白色，这才感到惊讶起来。

本来对乡下人是一知半解的，近来越发觉得自己像个杢兵卫大五作式的人了。前几天到上野散步，一位车夫过来要为我作向导；到银座日本桥一带买东西，时常被当成乡巴佬而每每生起气来。有时明知背后有人吐舌头，但还是叫售货员捡贵的甚至最贵的拿来看，然后像个孩子似的急急忙忙买下来。然而，看看映在商店玻璃上乃公的风采，即使穿着西装和条纹礼服，那一身不修边幅的打扮，一副脏兮兮、胡子拉扎的颜面，不管用多么好心的眼光瞧，都会觉得被人当作乡巴佬是理所当然，最后只好苦笑着归来。最近，村里的警察来玩，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他羡慕出征的军人，十五岁时就谎称年满二十岁而入了伍，到了澎湖岛。他现在在村中干警察，会作和歌，新年常常弄几首到神社去进献。听这位警察讲，他全副武装在东京一走，路口上的车夫都说，这是乡下的巡警。问他们如何得知，他们说，一看便知，说罢大笑起来。是啊，一看便知——就是这么回事。鱼鹰眼，老

鹰眼，小偷的眼，新闻记者的眼，用这些眼一看，才显出愚钝的乡巴佬的眼有多么傻气。其实，如果不傻，何必住在乡下，因为这里没有待人处世的圆滑乖巧之道。

出了东京，我就是一名阔气的乡巴佬，这一身到了乡下就显得非常时髦。我的生活方式也大不一样了，现在的房子和你当初看到的那座寒舍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哪是天哪是地，各人的感觉不尽相同，总之大变样了。搬家那年秋天，增建了简陋的浴室和佣人住房。其后隔了一年，明治四十二年春，在旁边又盖了八到六铺席的书院。明治四十三年夏，又在里院建起了八铺席至四铺席的客厅兼储藏室。明治四十四年春，又在西边盖起了二十五坪[1]的书院，而且用一条宽五米、长二十二米的走廊将正屋旧书院和新书院连接起来。这些建筑一律茅草葺顶，在这个老地方，即使有十八九年的新鲜感，过了三十年，也就变成老屋了。现在买下，外观很气派，村里人都笑着说这是"粕谷宫"。两三年后有人来看了说，完全变成别墅了。这是没有本家宅邸的别墅，确实是别墅式的。田地也增加了，现有宅基耕地约七十公亩，从前一概没有门，小学生们穿着草鞋在宅子里自由进出，有时把我从晨睡中惊醒。乞丐、捡破烂的，前来闲聊的，络绎不绝。如今，宅子四面围起了篱笆、栽了木桩，种上了花墙，在出入口处安装了大小六道木门或柴门。这些门从外头伸手就能打开。想到自己使自己成了笼中鸟，实在可笑。但好在花果可以因此而不受践踏，又可防止不速之客的骚扰。个人和国民也都是由此而有了"隔离"，所以才会发生吵架、打官司和战

① 坪为面积单位，1坪约合3.3m^2。

争的吧？

"要想来世安乐，不可保有米酱一甑。"[①] 是的，物之所有为隔阂的本原，对物的执著是产生争论的根子。我不知何时也认为有必要设置门和墙了。我虽然不打算在黑色的枝墙上树立起防盗的竹刀，也不想在砖墙上插上一层碎玻璃片，可这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如果用钱可以买来，我也会这么做的。

二

田地的出产相当可观，去年收了一袋旱田的糯米，自家做年糕了。今年收了三袋大麦，卖了六元钱。自从过上田园生活，在这里住了六年，这是头一次把自家产的粮食拿去换钱。去年雇了短工，每月定期来十天，因为"美的百姓"[②] 和真正的百姓合不来，不到半年就解雇了。而后有时从近郊雇人来，又使唤一个每天来干活的独眼老婆子。自己也常常动手。稍微一停止劳动，手就马上变得白嫩，有时挑一挑粪桶，肩膀就立即肿起来。本来一个对什么都马马虎虎的人，也许因为多年的锻炼，庄稼活儿也干得麻利了。我不再勉强种植不合水土的洋葱了。我不再把芝麻倒着吊起来，成为当地人的笑料了。我也不再把甘薯苗竖插进土里，该留心子的留下心子，施肥、松土也没有人教，自己摸索着干。每年我总要买几元钱的蔬菜和花卉的种子，当然，这并非因为我有多少地或别的什么需要，而是一看到种苗店里的商品目录就想买。

---

① 这句话出自《徒然草》第九十八段。

② 作者进入田园生活后，取用这个诨号以自嘲。

下种也颇费工夫，出了苗也还好，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大部分种子到了地里就消失了。每到这时候，就大骂种苗店不道德，卖的是劣质种子。到了春秋季节，又是盯着目录买这买那。真混帐！然而，我等生活在有趣味的理想之中，不一定能活出个什么结果来，到了不再干傻事的时候，我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时光过得飞快，搬来那年秋天撒下的茶树种子，从去年开始采摘，今年产了不少新茶。水蜜桃经过敷沙，剪枝，从去年以来也吃过不少了。草莓每年都移栽一些，今年每天吃个饱，此外还做了二十几瓶草莓酱。观赏罢篱笆上胡枝子的花和叶，然后砍下梗子，留作编篱笆的材料。林中散步回来，拾来一些被丢弃的发芽的山椒，足够一年之中的调味品。无人过问的竹笋采掘来做汤料。修剪杉篱的枝叶留下来生火。落叶扫在一起，腐烂后沤成肥料……这些都是时光的馈赠。渐渐地，种植的树木也扎下了根子，可以独立生长了，然后拔去支撑的木桩。搬家那年秋天，费了好大力气，从乡村移植来的全手叶椎树，当时光秃秃的，中间放置一年，后来栽在庭院的一角里，原来只有二尺八寸高，现在枝叶繁茂，不知何时还开了花。最近，家中的女儿在树下发现了一个大果子，于是，妻子见了又去拾来五六颗。“椎树结果啦！椎树结果啦！”欢乐的笑声充满了家门。住在乡村竟有这样大的喜事呢。一天天默默运动着的大自然的力量，虽然眼睛看不到，但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我种植的树木大都扎了根，我自己在村里也扎下了根。

三

我虽然说了这些，实际上，我在村中住了六年，还没有完全成为村中的一员。由于我固有的孤注一掷的性格，当初连户籍也迁了，成了一名乡下人。但反省一下过去六年的成绩，还不敢断言是一个好的村民。碰到红白喜丧，或迎送军队，自当别论，村中的集会我近来也很少出席。对于村里的政治活动当然采取了超然的态度。灯高台下暗，在靠近东京的这个村庄里，青年会今年才成立，村内的图书馆前年好容易才建起来。我只采取旁观的态度。至于对郡教育会，爱国妇女会，以及其他带有公共性质的团体，我一概拒绝加入，甚至连村中的小小耶稣教堂，我也几乎不去。到去年为止，我曾每年有一个月的值勤，也只是准备着一盏灯笼而已，一切事务都由伙伴担当，因为大家都麻烦。从今年起，连这个值勤的任务也奉命免除了。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自己，我只是个不领工资的别墅看守人，不扫墓的守墓人，不买也不卖的花店老板。用村民的眼睛看，我不过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这种闲人给村子所能做的只是逢年过节同附近的青年男女一起玩玩罢了。我一开始就抱着一种非分的想法，那就是使人人看到我家的灯火就喜欢。其中有的用心地看了，但逐渐泄气了，羞愧了，我也停止了一切的劝说。我坦白，我不能彻底变成一个村民，这是我的本性，不管在东京还是在乡下，我永远是个游子，旅客和闲人。然而，人生不满百，这六年也不是个短暂的时日。我已在村中度过了六个年头，我没有成为一个村民，这是事实，但要说我一点不爱这个村子也是假话。当我远行归来，附近的孩子们问我"您到哪里去

了"的时候，我心中便自然涌起一阵喜悦来。

东京已迅速挨近了，这里距东京以西只有十二公里，是个依赖东京而生存的村子。自然，二百多万人生息着的大海潮汐的余波总是激荡着这个村庄。学着东京也用起了瓦斯，木柴需要量减少了，村里的杂木林山地大都开辟成了麦田。道旁的栎树、楢树等林木也被砍伐、挖掘，一块块荒地不断出现。杂木林山丘代表着武藏野的特色，竟然被残酷地砍伐，这在我如同割肉一般，但生活所使然，是没有法子的。竹笋好赚钱，又毁弃麦田种上竹子。又说养蚕有利，又开拓不少桑园。不种大麦、小麦，而是大力发展甘蓝、白薯等园艺工程直接为东京服务。总之，过去纯粹的农村，如今逐渐变成城市的菜园了。说要建设京王电气化铁路，地价骤然腾贵起来。我当初买的地皮每坪四十元，如今上涨了一元到二元。买入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我本人是首当其冲从东京脱出来的急先锋，加盟于莽莽撞撞的东京人行列，我并不觉得舒服。每当看到穿西服、套白布袜的汉子来看工厂的地皮，我就皱起眉头。总之，东京日日在逼近。从前未曾听到的工厂汽笛声，近来经常惊醒晨梦。村里人也睡不安稳了。知道十年前这个村中情况的人，对现在大家拼命赚钱甚感惊奇。过去，政党纠纷和赌博一直是三多摩地区的特产，这会儿在选举战中没有死人的事儿发生了。我搬来的时候，田地对面的杂木林山上还有人挑灯夜赌。我当时常常听说，村里的某个旧家，把所有的土地输个精光，全部抵入了劝业银行。某某小农连宅基地也输掉了。然而，近年来，赌博之风已经过去，一些游手好闲者去了东京，风气也比较清纯了。如今，村民一心扑在赚钱上了。治安也加强了，看来游手好闲是很难再

生活下去了。

四

我们家里，除了主人夫妇外，从明治四十一年秋天以来，领养了哥哥的小女儿，取名叫鹤。鹤寿千年，阿鹤和千岁村很相宜。三岁领过来时，还是个不大开口的柔弱的小女孩，这会儿长得很强健了。当初，我把她背在身上，轻轻快快走了七八公里，一直到三轩茶屋。眼下，她身高三尺五寸，体重十五六公斤。没有小朋友，她也不嫌寂寞，就这么长大了。孩子一直住在乡下。想想那些生长在东京城里的孩子实在可怜，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自行车、货车和骡马等往来不断，他们不能自由地去放风筝，也想不到踢毽子。而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赤脚在雨地里跑，逮着栗子、白薯或芜青嘎吱嘎吱地吃。他们从眼睛到鼻子也许生就一副不太聪明的模样。所有的乡下孩子不知道是否讲卫生，可他们几乎不生什么病。除了我们老少三口之外，还有一位女佣。她的老子迷上了天理教，耗尽了资产，母亲死后，她八岁起为农家做活，今年二十岁，大字不识一个。这女子虽然知道东方大将的名字，但不知道天皇陛下。明治天皇驾崩时，妻子为了将天皇这个词儿灌输到她原始的头脑中去，费尽了心思。她不知天皇陛下，自然也不知皇后陛下和皇太子殿下。当她好容易知道了明治天皇驾崩是怎么一回事时，就说："他有儿子吗？""他的夫人可怎么办呢？"维新后四十五年，离京城只有十几公里，又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子，还像是天葛氏和无怀氏的臣民一般。伊万王国的创立者心性也是如此坚强。除了这位无怀氏之女以外，还有一只特利亚小黑母狗，名叫

阿宾，比鹤子早来一月，已经五岁了，下巴长着一圈儿白毛，是个“老太婆”。每年产仔两窝，每窝三四只。阿宾的子孙在近处村庄繁衍开来。近来由于宠物纳税麻烦，所以给这些小狗们找对象十分困难。不管是徒步或乘车，它们总是跟着，这阵子由于往返东京，“老太婆”够辛苦的。一次，车夫把它放在空车上拉回来，以后它便跟在车子后头，一走累了就立即斜着眼向车上盯着我们看。如今，又养了一只波英塔种的公狗，叫肥仔，本是甲州公路上的野狗，本来叫波契的，因为个儿庞大，我就称它为肥仔，没有别的意思。这狗相貌狞猛，一身虎毛，即使有三四只狗联合向它进攻，也能把对方一下子制服。这只猛犬，击败了所有对手，渐渐得势，成了阿宾的乘龙快婿。我经过长久考虑，终于申请交了税，公然将它招为保镖。保镖先生最近非常柔顺，首先眼光奇异。不过它仍有恶癖，现在还时时追逐孩子。它不咬，只是威吓。它流浪的时代被孩子们欺侮，因此复仇之心未泯。提起孩子，我不知道日本的孩子们为何不喜欢猫狗，见到畜生就骂，就拿起石头来打。孩子是跟大人学的吧？不爱禽兽的国民，缺少大国民的资格，欺负猫狗的孩子，不久也就成为欺负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大人。听一位对狗很有研究的人说，野狗的牙比家犬的牙又长又锋利，并且向外头伸长。大凡生物，饥饿时最可怕。缺食的野犬只差一步就会变成猛犬和狂犬，“流亡武士”波契成了保镖肥仔，相貌上变得良善了，却消失了从前的强悍。富国强兵看来很难兼得，肥仔变得温和了，也变得柔弱了，这是不可避免的。除了以上两只犬之外，还有一只雄猫虎子。爱狗之家猫也犬化了。虎子不愿睡在铺席上，而喜欢睡在泥土地上。我们每逢出门，它总是蹦蹦跳跳跟在后

头。它不吃米饭吃麦粥，不吃鱼肉吃炸豆腐。它学着主人的样子。咯吱咯吱吃剩下的梨和甜瓜。它用一只爪子按住玉米棒子，再用利齿剥下玉米粒咬着。这真是一只田园农家的猫。有一回，逢客人来，难得一次从东京买来了鱼，虎子先生把鱼骨卡在嘴里，两眼淌着泪，嘴角直流口水，弄得大家好一阵折腾，才拾了一条命。除了猫狗，还喂了十只鸡。蜜蜂养了两次飞跑了两次，现在只剩空箱子了。天棚上的老鼠，贮藏室里的蛇，还有其他一些同住的不速之客，它们都不属我家成员。（作者追记：肥仔于大正二年二月被汽车轧死。虎子新年时候去向不明。五月间，阿宾掉进粪坑淹死。）

提到猫，我又想起如下的事：明治四十二年春，在盐釜的旅馆里吃牡蛎时起，就不再吃素了。我从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开始吃素，明治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整整坚持了三年，可以说对于过去的我，服了三年丧。以前做汤料也用海带，现在鸡鱼肉蛋什么都吃，尤其爱吃猪肉和鲷鱼。在允许荤酒（酒是附带的）入山门的时候，平素的饭食是蔬菜、干货、豆腐之类。只有在来客或外出时才难得吃上一顿猪肉。这种还俗也没有什么大益处。甲州街道上有酒馆，当然只有些腌菜和干货。不是城里满街满巷充满鱼腥味的季节，是听不到酒馆的动静的。有一次，从东京来了两个年青人，兴致勃勃挑来了大笸箩。我感到好奇，出去一看，大笸箩用铅丝穿着五六串金枪鱼片，还有令人吃惊的血淋淋的鲨鱼头。看到鲨鱼头，我吓了一跳，这是从鱼糕店里买来的吧？谁会买呢？是做汤还是煮了吃？我真想哭。我多么想把近乡近邻的人一起叫来，用活蹦活跳的鲷鱼做成生鱼片，再煮上一锅雪白的大米饭，请大家吃个饱，权且作为美好的记忆。实际

上，在这个地方能吃到鱼已属难得，新鲜不新鲜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了。附近的孩子们经常涨红了脸，不是因为喝酒，而是吃多了鲭鱼和金枪鱼的缘故。如今，我的胃口大减，由于平时吃素的结果，有时在东京吃一顿西餐，虽然好吃，也不能尽兴。我的肠胃已经不行了。

五

这是个读书之家，治学之家，养花之家，附近的人都这样谈论我家的事。最初将我引领到这个村子来的石山君，兴办了私塾，让我教英语，他自己教汉学，这是个风靡千岁村的计划。然而，石山君失望了。我的生活只是以个人为中心。一个学生诚恳地忠告我说：你的故乡不是此处，你种植这么多树木，又盖了房子，这不好。我不予置理。我建的房子虽属古式，但家里人少，住着还算宽敞，而且广植观赏树木，费了六年时光，一切都按长久居住的方针而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并非不知道，我的住居必须像蒙古包一般逐水草而迁徙。也不可否认，我的身上具有漂泊的血液。本来，我不是不记得，我的住居每经历五六年就告一段落，因此，我不想定居于一处。我打算坚持下去。正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的故乡，所以想建造一个故乡。六年来，孜孜不倦营建着自己的巢穴。其结果怎样呢？我搬来不久，一位东京的绅士来访，看到家中简陋的样子，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轻蔑感。今年他再来的时候，眼里却闪现出一副明显的崇敬的神色。与此相对照，一个教徒当初看到只有一只水井吊桶，非常感动，可这阵子根本不到这里停宿也不路过这里了。就是说，我的田园生活，有的人看来是成功的，有的人看来是堕落的。

是堕落还是成功，这种简单的评价无足轻重。我坦白，我喜爱自然，但也不讨厌人生。我更多地喜欢田园，但也不会舍弃都市。我喜爱一切。我的住居位于武藏野的一隅。平时，我坐在廊下的窗户旁读书写字，对面可以看到甲斐东部的山脉。从三年前已建成的书院里，可以望见东京的烟雾。我的住宅，一面可以眺望山上的白雪，一面可以眺望都市的烟霭。可以说，我的两只手想同时掌握着都市之味和田园之趣，这代表着我的立场和欲望。不过，这种欲望得以顺利实现还能维持多少时间，却是个疑问。这两种趣味“结婚”之后会产生出什么呢？或者能否产生什么呢？这也是个疑问。作为我个人，六年的乡居之所以得到一点收获，那就是对土地开始具有一种执著的爱。我从别处移居这里，不过住了六个年头，但我植了树，播了种，盖了房子。我流下了汗水建成了自己的厕所。我有时将死去的犬、猫、鸡埋起来，占据的土地不满一町。如今，我十分热爱这块土地，这对于我来说，就像衣服一样，或许更像皮肤一样。居而安，离而苦，更不可失去。推己及人，祖祖辈辈，农民百姓对于土地的感情由此也可窥见一端了。使我多少理解这种执著的感情的关键是乡居生活。

然而，人的弱点是容易禁锢在自己划定的圈圈里。执著虽然是具有力量的，但执著终将死去。宇宙是永存的，人生是永存的，就像蛇蜕皮一样，人也应当踢开自己昨日的死骸而前进。个人，国民，永远都应该是天天死去，又天天获得新生。我虽然采取了一点永住的形式而开始过着乡居的生活，但究竟能否在这儿永住下去还是个疑问。新宿至八王子的电车线从我村到调布的一段，已经完成了土木工程，开始铺

轨了。近来，钢铁互相撞击的声音，像警钟一般在我耳畔轰响。这不就是早晚都要把我赶出去的逐客令的先兆吗？一旦电车开通，我还能在这里立足吗？干脆回到东京，或者摆脱文明逃往山里吧？今天，我自己尚无法解答这个疑问。

城市和乡村，一派白茫茫，风雪之夕。

于武藏野粕谷里

德富健次郎

大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都市逃亡的手记

千岁村

一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中旬，他们夫妇两人为了寻找住地，从东京来到玉川。

他于当年春天，独自巡访了八百多年前死去的耶稣的旧迹和当时健在的托尔斯泰的村庄，当年八月又飘然返回，不知究竟为何要回来，总之，回来想在乡村找个居住的地方。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前辈牧师，那牧师对他说，玉川附近有教会的传教地，就到那里去吧。他说他不想做传教士，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过，他还是被玉川这个地方吸引住了，回答道，反正去看看再说吧。牧师说，那好，什么时候我给你找个向导吧。

约定的日子到了，却不见向导的影子，不用说，牧师也没有写过一封信来。他踌躇了一阵子，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和妻子两人向西边去寻找乐土。牧师只是模糊地告诉他玉川附近有个千岁村。他们也以为，只要提起玉川附近的千岁村，总会有人知道的，于是就漫然而行了。

二

"只要有个家，有几间草屋，再有一畈土地，可以自己自由使用的土地该多好。"

他很早就这样想。

在东京，为了预防火灾，绝对禁止建草屋，要住草屋，那就意味着到乡下去。最近五年里，他在原宿租住的房子，以及眼下在青山高树町租住的房子，在东京来说，都近似田舍农家，有着养花种草的余地。但租房赁地心中总不是滋味。本来他在九州的故里，父亲留下了稍许的田产，可后来卖掉，钱也渐渐花光了，到了日俄战争前夕，他手中连一撮土也没有了。因此，哪怕一间草屋或一畈土地，都必须重新购置。

他从两岁到十八岁春天为止，除了中间有两年不在之外，其余都是在家里度过的，这个家就是草屋。明治初年，当他们从接近萨摩边境的肥后南端的渔村，搬到熊本郊外的时候，父亲买下了这座旧屋，后来又增建了一座瓦房，可堂屋是一座茅草屋。如今，他的脑里仍然深深地印着那座老屋的情韵，就像春雨沿着茅草屋檐淅沥不绝。他的家是具有加藤一族浪人血缘的下级武士的后裔，代代都是一村之长，本来就和农业有着不浅的缘分。他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着仆人去收租米，在佃农家里硬被逼着吃饭喝酒，使他感到头疼。他的父亲是地方官吏，卸任后一边担任县议会议员和乡村医生，一边率先兴办产业。他把自家的女儿培养成模范缫丝女工，在自己家里养蚕缫丝，贩卖桑苗，可总是亏本。在运送桑苗的繁忙季节，人手不足，他的哥哥也扔下了正在阅读

的麦考莱的英国史，用笨拙的手操起短把铁锹跑来帮忙。作为弟弟的他也被迫拎着镰刀割苗或运苗。不过，他这人生来脾气倔强，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有一次甚至生气不干了。

父亲是津田仙先生主编的《农业之事》和《农业杂志》的读者。有一次到东京，从学农社带回来尤加利、洋槐、卡他尔帕树和神树的幼苗，还有各种西瓜、甘蔗，作为标本进行试种。父亲有个脾气，什么都好奇，而且说干就干。有一次，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在果树干上划痕，就能抑制疯长而多结果子。于是，他就用小刀把宅院中的每一棵小梨树都划上横七竖八的道道儿，弄得一塌胡涂。作为父亲的儿子，他既不像父亲，也不像哥哥。他是个懒汉，讨厌求学和做生意。父亲辛辛苦苦购置的田产，他任意糟蹋，把西洋扫帚苗当成甘蔗啃，又吐了出来，他尽是恶作剧，偷着把未熟的西瓜用拳头砸开，投进河里，而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十六七岁时，因学习不好而受罚，没收了一切书籍，尔后父亲命他专门学养蚕，到附近一家养蚕户学习技术。这家有个十四岁的姑娘。他开始很用功，不到一年就因厌倦而停学。在这家学习养蚕的时候，曾因用菜刀切桑叶而割入左手拇指和掌内的连接处，至今还留有一块月牙形的疤痕，成为他这段日子的纪念。

所有这些记忆，都久久吸引着他，使他忘不掉有趣的田园生活。

三

夫妇二人离开青山高树町的家，沿着建设中的玉川电铁线，走到三轩茶屋。他们在一家馄饨馆里坐下，吃了馄饨，

权作午饭。在松阴神社沿熟知的世田谷道路来到世田谷旅馆的旁边，向交警问了路，再从写有“地藏尊”的路牌向北踅入里街。边走边向人打听：“是千岁村吗？”“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走了老远还不是。妻子因为鞋小挤脚，步行十分困难。进入一户农家要草鞋穿，回答说没有。好容易来到一条小河边，沿着河水，有座装着玻璃拉门的潇洒的小草房。满天星树挂满了美丽的红叶。这里就是千岁村，那风流的草屋，就是村公所秘书的家。他们想，原来是这个样子。

“有教堂吗？有耶稣教徒吗？”他们进入一户人家问道。正在洗衣服的女主人和邻近的女主人相互对视了一下，说：“是找粕谷的吧？”“粕谷先生住在哪里呀？”女主人噗哧笑了：“粕谷不是人名，是地名啊。”听她们说，粕谷的石山这个人就是耶稣教徒。

找呀，找呀，终于到了教堂。这里根本不靠近玉川，而是位于一片普通的桑园中，是一座在乡下很少见的白壁的木板房子。有个五十岁光景的妇女，面色苍白，不知是病人还是疯子，眼神直勾勾的。听到有人问路，她便闻声走出来。听这女人说，她目前租住这座教堂，由石山氏照料她，石山的家就在后头。于是，他们被带到石山氏广阔的庭院里。这是一座敷着铁皮的扁长的房舍，一面可以看到砖瓦盖的仓库。不一会儿，出来一位穿草鞋的人。“我就是石[illegible]藏。”年纪五十光景，头发大部光秃，长着猩猩般的脸。后来知道，石山先生是村中的秀才，他多识善辩，现在担任村议会议员。在政治纷争激烈的三多摩地区，他过去以一名自由党员四方奔走，联络壮士，历尽艰险。来客自报姓名，说是经牧师介绍前来想看看教堂。石山氏露出一副不得要领的神情，他

说，没有收到牧师的任何来信，在报上知道有个叫福富仪太郎的人，邻村有个教徒叫角田勘太郎，他的姐姐在福富家做过活儿，"你先生的大名我是第一次听说。"石山说罢，带着怪讶的表情一个劲儿打量着身穿染有白花的短袖外褂、趿着磨光的萨摩木屐、胡子拉扎的男客和穿着竹白披肩、面饰白粉、脚被鞋子挤得生疼的女客。但是当他听到男客关于想移居乡下的一番陈述后，歪着头想了片刻，带着傲慢的态度说："这个教堂没有牧师，所以请方便的时候再来，每月都要好好照料的呀。"不过，他还是让他们看了教堂。这是个狭小简陋的教堂，看样子，一百多人就会挤得水泄不通。里头还有一间小屋。本来在耶稣教兴时那阵子，距村西四公里之遥的甲州街道古老驿站所在的调布町上，有个教堂，其后调布町的耶稣教衰落了，教堂也废了，于是，石山氏和几名千岁村的信徒就迁来这里了。近来一直没有牧师，眼下有个小学教员，母子二人租住在这里。

参观了教堂，喝了涩茶，向这家的儿子问了路之后，又向甲州街道方向走去

晚秋的太阳向甲州的山峦倾斜了。武藏野夕风砭肤，夫妇二人沿着花草摇曳的田野道路，拖着疲乏的双脚，一直向甲州街道走去。不知何处传来暮鸦哑哑的叫声。"我们的行止将会如何?哪里是我等命运的归宿呢?"他们一边想，一边默默前行。

来到了甲州街道。预订的马车没有来。妻子在唯一一家商店买了草鞋。她换去了皮鞋，急匆匆走了将近十多公里的路，最后来到了灯火明亮的新宿。

逃 离 都 市

一

过了两个月。

明治四十年的一月。一天，两个乡下人拜访了青山高树町他的寓所，一个是石山氏，一个是教堂执事角田新五郎氏。他们召他为牧师，他表示不做牧师，只是想在村中居住。他这样回答了他们。

他对千岁村不太感兴趣。玉川虽然听说靠近那儿，但也有四公里的路，风景平常。他家现在使唤的女佣，老家是江州的彦根。据女佣说，她那村里有不少人变卖房舍田产到京都、大阪和东京谋生，地价便宜得难以置信。江州在琵琶湖东畔，山明水秀，盛产松菇，又靠近京都和奈良。他大为心动，请人去问了，但还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在这个时候，不管你是从乡村搬到城里，还是从城里搬回乡村，在别人看来都是在开玩笑。没有人会置理的。江州那边尚无消息，这时，千岁村的石山氏却异常卖力，前来通知说，眼下正巧有三块土地出售。他虽然不大起劲，还是去看了看。

一块地在祖师谷，靠近青山街道；一块地位于通往品川的灌溉渠旁边。这两块地方太大，不合心意。最后看的是粕谷这块土地，一畈五亩多，地势稍高，风景也好。房子是不太干净的草屋，连土间约十五坪，屋顶绷着铁丝网，并用木桩固定下来，以防被风吹走。门前右侧是成排的柽树，一直通向麦田。屋后是由小杉树组成的三角形的树林。地面归石山氏和另一个人所有，房子则属于邻近的一位木匠，这木匠的小老婆和孩子住在这里。他想，这地方还算凑合，于是就

回去了。

石山氏催得很紧，叫他快拿主意。江州那边一直没有消息，钱袋也一天天变空了，他最后决定买下粕谷这块地，并交了押金。

交了钱，这回该轮到他着急了。他排除万难，决定二月二十七日为逃离都市日。前一天二十六日，夫妇俩带着年轻的女儿，拿着扫帚、抹布和水桶，从东京到那里去打扫。因为路很远，女儿走得太累。云雀的叫声稍稍给了他们一些抚慰。

到那里一看，本来说好要前一天就交接的，可老住户还没有收拾完，正在向最后一班货车上堆东西。木匠主人和他互致问候，这人本来是石山氏的保镖，他的小老婆头发乱蓬蓬的，用憎恶的眼神瞧着城里来的女子。他们先在枯草地上休息，等待老住户离开。隔着一块小墓地，东邻就是石山氏的亲戚，这家的女主人供给他们两张草席，又端来茶壶和一大碗腌菜，他们就在席上坐着，拿出带来的饭团子吃。

一个十五六岁的哑巴拉起了货车，老住户眼看就要离开了。他们等得不耐烦了，站起来开始扫除。搬得空空洞洞的房子本来就不漂亮，但终究归他们自己所有了。房内的不洁使他们难耐。腐朽的麦草屋顶，簌簌脱落的墙壁，被小孩尿湿的六枚旧铺席，烟熏火燎的两张发黄的墙纸，六铺席房内粘满苍蝇屎的天棚，门内地面破败的灶间，粪坑内的粪便，瀦留的浑浊的污水，满地的垃圾……老住户留下这一切，走了。

他们真不知从哪里下手打扫。母女俩拉长了脸孔。他愤然操起了扫帚，木屐也未脱就一下子跳上铺板，弄得尘土

四散飞扬。两个女子也只得扎起手巾，挽起了袖子。

二月日短，才扫除了一半太阳就落山了。其余的都托给石山氏，他们一家匆匆踏上归途。今天，甲州街道没有马车，他们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步走着，等到了新宿，女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二

第二天就是明治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没有一丝风的二月，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从村里雇来了三辆马车，同是耶稣信徒的石山氏、角田新五郎氏、臼田氏和角田勘五郎的儿子，各人拉着四辆板车，装完了行李，吃过午饭就出发了。行李中大部分是书籍和花盆。他喜欢园艺，在原宿生活的五年，虽说租房子住，但也广植花草。大部分都留在那儿了，当然也有不少从原宿带到了高树町。他决定把这些花木一律带走，拉板车的人都取笑他，帮他把栗树、刚栽上的榛树等一起堆到了车上，并请一位在原宿时常来帮忙的善良的小伙计三吉押车。

前来帮忙的青年和昨天到粕谷打扫的女儿，各自告别后走了。暂时逗留的先前那位女佣也背着大包袱走了。隔壁的主人重病住院，他的夫人来往于自家和医院之间。虽然交情不深，但他们还是必须和这位夫人打个招呼。告别以后走出大门，发现门口已竖起了租让的木牌。

他们夫妇带着前来帮忙的女佣，各人手中拎着日常用品，灯台，乘电车到新宿，然后再乘驶往调布的马车。沿着甲州街道晃荡了一个多小时，在车夫的指点下，到上高井户的山谷下了车。

来到粕谷田园时，硕大的夕阳沉下了富士山那边。武藏野沐浴在一圈金色的光明里。逃离都市的这一行三人，拖曳着颀长的身影，沿田埂向新的住宅走去。遥望对面的青山街道，车声轧轧，第一辆马车眼看就要到了。人和行李从两旁的道路一齐进入这座孤单的草屋。

来到昨天刚打扫好的房子，两间六铺席的屋子里，都由石山氏给换上了没有镶边的新铺席，立刻像人居住的样子了。受昨日之托，先前那个木匠老住户，在六铺席房内装上了粗糙的天棚，以防止蛇钻进来。

天色将晚，拉板车的人也都到了。家具大都堆在"土间"，剩下的放在外边。赶马车和拉板车的人喝了一杯茶就回去了。大家点上灯，从东京带来的碗柜里备有冷饭。吃完晚餐，夫妇二人住西面的六叠房子，女佣和三吉住在另一间六叠的房子里。

明治初年，从靠近萨摩的故乡迁往熊本，从暂时借住的亲戚家里，又移居到父亲购置的大草房里。当时，八岁的哥哥高兴地跳起来："自家的房子，再破也是好的。"

生来四十年，他终于成为一畈五亩地和十五坪草屋住宅的主人。他仿佛成了帝王，乐滋滋地伸展着双腿睡下了。

草叶的低语

百草园

田畔上盛开着红百合般的萱草花。有一天，太田君从东京翩然而来，闲聊了一会儿，主人邀他到百草园看看。他听说百草园距府中不远，大约十五六公里，又是熟路。看看钟表，十一点，虽然有些晚了，但夏季天长，还是去吧。说着，吃过午饭就出发了。

大麦和小麦早已收割完毕，旱田、水田、森林，到处一派翠绿。其中有一条白色的一直通向西边山里的甲州街道。他们一边谈话，一边轻快地走着。太田君穿着蓝底白花的单衣，脚上趿着木屐，手拿一柄古旧的阳伞。作为主人的他，仍然穿着那件不带折口的旧西服，束着红色的皮带，腰里曳着手巾，头戴麦秆凉帽，光脚上套着一双茶色运动鞋。两个人步履匆匆。太田君以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宣传他的主义，曾经拉着堆满平民社出版物的小车，到日本全国漫游，因而腿脚顽健。主人喜欢步行，但足力较弱，一天走上四十公里，到了第二天就受不了。两人跨着大步，因天气溽热，不停地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到了府中。千年的银杏、榉树、杉树郁郁葱葱地遮掩着

大国魂神社。从神社旁向南，走了二公里多石子路，来到玉川的河床沙碛地。这一带叫分倍河原，是新田义贞大破镰仓北条势的古战场。坐船渡过玉川，又走了十町的路程，一脉东南走向的低矮的山峦，仿佛为玉川筑起了一道长堤。登上其中唯一的小丘，就到百草园了。这里原是松莲寺的遗址，如今是横滨某氏的别墅。院子里有草葺的茶屋、饮食店和旅馆。从茶屋向上登一段土丘，大树蔽日之处有一座很好的了望台。他俩叫人在地板上铺上草席，擦擦汗，喝喝茶，一边吃点心，一边观赏风景。

说这里是东京无与伦比的展望台是一点也不假的。不巧是薄阴天气，今天看不到筑波、野州上州的山以及附近的山和东京的影子。倒是脚下由西北向东南流淌的青白的玉川河流域，到被称作"比骤雨的天空还要宽广"的武藏野平原一带，表现着自然界浓淡的绿色。沙碛和人工建筑的道路和房屋，都呈现在一幅灰色的大幅鸟瞰图里，极其清晰地在他俩的眼下展开。"真美啊！"他们不住地赞叹道。

正在眺望的当儿，绿色的武藏野布上了阴翳，他们都没有带表，以为天快黑了。暑热的天气叫人忘记了钟点，含着水汽的风冷冷地抚着面颊。凝神一看，玉川的上游，青梅一带的天空，卷起一团团黑墨色的浓云。

"也许骤雨要来临了。"

"是啊，是要下雨啦。"

两人放下点心钱，就下山了。太田君说他到日野车站乘火车回东京。到日野有四公里多路程，两人在山下分手。

"再见。"

"再见。"

太田君的身影转过人家珊瑚树的篱笆，消失了。剩下的一个带着凄清的神情，斜睨着西北的天空，向渡船方向走去。河面上空涌起了黑云，顺着玉川河水向东南流动。他每走一步，天色就黑下一层。他加快了脚步，然而云朵却比他的步履更快。乘一宫的渡船过了河，来到分倍河原的时候，天空变得黑沉沉的，北方殷殷的雷声敲起了进攻的战鼓。农民们都在忙着收拾晒干的小麦。从府中方面赶来的肥料车，轮子发出轧轧的声响，向家里奔去。

"太田君现在哪儿？"

他忽然想到，几乎就要哭出来，看看周围，他又默然赶路。

到了府中，天色黯淡了。不是时间晚了，而是天空的黑暗致使街上早早燃亮了灯火。一滴，两滴，雨点已经开始降落下来。他想，就在这里躲雨吗？他人虽然在这里等待晴天，但心儿早已飞到四十余公里以外的家中去了，他到一家商店买了雨披遮在身上，取出腰间的毛巾，从凉帽上紧紧把脸孔裹起来，然后又迈开僵硬的两腿匆匆赶路。

将要走出府中的大街，追赶而来的黑云在他头顶破裂了。突然，天宫像水槽漏底一般，雨水如瀑布下泻，紫色的电光一过，头顶上就像火药库爆炸一样，响起了急遽的雷鸣。他吓呆了，本能地奔跑起来，但又一想，一时难以摆脱这场雷雨的重围，就又放慢了步子。这一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可以躲避雷雨的人家，也望不到一个人影。他是路上唯一的行人。雨看看要停，立刻又哗哗地越下越大。他头上用毛巾包裹着凉帽周围，形成了一圈儿瀑布。大雨透过雨披浸湿了全身，口袋和鞋里贮满了雨水。他走着，像在水中游泳。

紫红色的雷电，一阵阵闪烁，豆大的雨点从浓黑的天空不停地撒落下来，被闪电照得白亮亮的。雷声隆隆，仿佛已经远去，谁知又劈头盖脑袭来，像无数爆竹一同点着火，在头顶上噼噼啪啪炸响，好象一杆长长的皮鞭，瞄准他抽打下来。每当这时，他就不由地停住脚步。这雷声终归要落下来。开始，他只是想，这雷也许会降临，现在他感到这雷声非落下来不可。他又进而感到，这雷肯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在这段道路上，如今运动着的生物只有他一个。如果有人命里注定要被雷击死，那么在此时此地就非他莫属了。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他舍不得这条命，距这里八公里之外的家里，妻子的面孔历历在目。他像闪电一般迅速回顾了自己的生涯，这是不怎么美好的半生。他对妻子欠下的感情，桩桩件件如拖欠的赤字一样显现出来。他想象着被雷击死后活着的人的命运。“一个人被夺走，一个人活下来。”他头脑中闪过圣经里可怕的话。他要反抗，但他知道，这反抗是无济于事的。雷越来越剧烈地响着，“这下子又要袭来啦。”他每次这样思忖着，反倒觉得心中踏实了。他心中充满一种怜悯，对自己，对妻子，对一切生物。他的眼镜并非因雨雾而变得模糊了。就这样，他在夕暮之中伴着雷电走了八公里的路程。

进入调布町的时候，雷从他头顶上碾过，在东京方面轰鸣着。雨也变小了，片刻即止。也许接近傍晚的缘故，夕阳放出银白的光亮。调布町的街上站着五六个人，吵吵嚷嚷的，说着什么，一边瞧着地面。也许是落地雷吧，地面上腾起一股烟雾。站在门口的主妇向对面人家的主妇打招呼说：

“我来取晒洗的衣服，谁知那雷响啦。我躲在柴草屋里，

想出也出不来呢。”

雷雨过去了，看来不要紧了。他遽然觉得急剧的疲劳。湿漉漉的西装，紧贴在身上，又冷又重。双腿疼痛，腹中肌饿。他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步挪动着。到达泷坂时，夏季漫长的白昼渐渐黑了下来。雨止了，东北的天空还在时时闪耀着电光。

走到离家还有六七百米远的地方，忽然看到一团白色站在路上，那是妻子。全家人连狗也都出来迎接。妻说，这么晚了，还以为刚才被雷击倒了呢。

第三天的报纸上有消息说，就在他那天走过的玉川的下游，雷电击中一只小船，站在船头的汉子被当场烧死，而船尾的汉子却安然无恙。

“一个人被夺走，一个人活着。”这句话又在他的头脑里浮现。

夜　来　香

在他成为一个村民的时候，从玉川的沙碛中拔来一颗夜来香，随便地栽植了。这会儿，十几棵花茎每天夜里至少绽放出七八十朵花儿，令人怀疑是月亮坠落在黄昏的庭院里了。

夜来香不是讨人喜欢的花。尤其在白天，夜间开过的花朵红红地萎缩在一起，依依难舍地眷恋着枝头，那副颓然垂挂的样子，实在没有什么看头。然而，这花开在墨染的夕暮里，如女尼般冷艳，明净、那清澄的黄色，那幽然的香气，带着一股清凉，很适合于夏天的夜晚。那花朵一瓣一瓣“啪”地绽开，那微音听起来也十分有趣。在这黄昏，当你独自怀着

幽思，浑然而行的当儿，同这默默开放的花儿不期而遇，你会不心跳吗？夜来香也不是薄情的花啊！一个八九岁的弱小的男孩，从城下郊外的家里出来，沿着河边的沙路，到四公里外的小学校去上学，一边是古代的法场，一边是墓地。路就从中间通过。法场只有废弃不用的黑糊糊的绞刑架，有乞丐住居的小屋，一到黄昏，小屋内就点起朦胧的灯火。另一边的墓地上，新旧坟茔累累并列。自初夏以来，墓地的沙地上就开放出许多夜来香，白天走过时，他每每看到昨夜的花的遗骸，耷拉着，呈现出暗红色。从学校归来得晚了，走在灰暗的墓地上，觉得塔和土馒头后面的花儿，睁着黄色的眼睛窥伺着他。他也看着花儿。对于他来说，这夜来香早就是死亡之花了。

这墓地上，有他侄儿的墓。这个侄儿其实只比他小一岁，六岁的叔叔和五岁的侄儿常常在一起游玩。有一次，叔叔把笔杆交给侄儿，命令他像狗一样衔着摇头，这温驯的孩子顺从地摇了两三下，叔叔强迫他再摇，侄儿不高兴地拒绝了。叔叔愤恨地瞅着侄儿，拿着笔杆朝他脸颊上一戳，侄儿"哇"地一声哭了。这个侄儿得了腹膜炎，第二年元旦，死在医院里。他是在欢饮屠苏的酒席上听到这个噩耗的。作为叔叔的他，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开始微微感到有些Remores[①]。

墓地一边面临大河，一边连接着这条河的一个支流，侄儿就葬在那条支流附近。侄儿死后两三年，上小学的叔叔，在一个夏天的正午，伙同两三个同学到那小河里游泳。他带

---

① 英语：懊悔。

着几分自豪告诉他们，他的侄儿的墓就在那里。他还拉着同学为侄儿扫墓。在那小小的墓石前，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学生轮番跪拜，折一枝凋落的夜来香插在坟前的沙地上。

如今，他看着夜来香·这花朵里隐藏着他儿时的梦。

碧色的花

每当有人问他喜欢什么颜色的时候，对色彩极为多情的他，总是难以回答。

栗鼠可以铸染我的墨色。冬杉的颜色适合作外套。落叶松的嫩绿令人想起十四五岁的少年。黑色仿佛是吸饱春雨而泛出微紫的泥土。樱花的秀气出现于少女的香腮。枇杷、香蕉的暖黄。柠檬、夜来香的冷黄。青玉，使人想起飞鱼闪着银灰的翅膀，在热带海洋里跳跃。绿玉，叫你看到那时而在水面泛起红叶、时而日影下彻、垂下无数金丝的山间河流明净的水色。翁草的衰红，仿佛开在大海岩荫下翻卷的水流里。红蔷薇和红芥子可以赛过红色的天鹅绒。北风劲吹，一片霜枯的田野的狐色。春日乐伶身上的莺色服，属于和平家庭之鸟的鸽羽灰。紫色含蕴于高山的夕昏，僧人高贵的衣着和紫水晶之中。白色各种各样，水上的浪花，初秋天空的云朵，山野的霜雪，大理石，白桦树，北极熊的毛皮等等。这是数不尽的。所有的颜色他都喜欢。

但是，如果硬要他说出最喜爱的一种来，那么他想选择碧色，尤其是浓碧色。碧色——从春日野外三尺小河中的若有若无的浅碧，到深山溪流荫里的青碧，所有级别的碧色——在这些碧色中，尤为鲜烈的浓碧，对他来说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对于高山植物的花，他无权说三道四。园林的花，野外的花，在普通的山花之中，碧色是很可人的。西洋花草中，山梗菜、千代喉草，都具有美艳的碧色。春龙胆，“勿忘我”的琉璃草也有可爱的花朵。紫阳花、一种溪荪、花菖浦，那碧色虽说不算纯净，但也可看。秋天有龙胆。一位身着牧师服装的诗人，曾到他村中来玩，在路上采下一株龙胆花，熟视良久，忽然吟出“一片青天落下地”的诗句来。晨露未晞的牵牛，不用说主调是碧色。在夏天的草花里还有矢车菊，这种花是舶来品，在我国似乎还有些不太习惯，但那清疏的形态，天空般的深蓝，是夏天里为人带来凉意的花。这些是园内的花。还有一种叫 Corn flower 的外国花也很好，生长在麦地里，夹在小麦中间，开着黄色的花朵。七年前的六月三十日，一大早，他从俄国中部茨克诺车站，乘农民的马车，前往托尔斯泰翁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时候，走过朝露瀼瀼的麦田。正要开镰的麦丛中，天蓝的花朵随处开放。他由于睡眠不足而感到旅途疲劳，即将见到托尔斯泰翁，又使他兴奋不已。这时，他那高热病人般的眼里，出现了这种天蓝色的花朵，使他沉溺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安谧之中。

夏天还有千鸟草花，千鸟草又名飞燕草，叶子像胡萝卜缨子一样，花儿作飞翔状，似千鸟又似飞燕。园养的有白色、桃红，还有桃红中带紫白色的。野生的似乎只限于浓碧色。浓碧一褪，就变成木槿色，进而变成紫色。提起千鸟草，眼前立即浮现出赤塔的高原。那是明治三十九年从俄罗斯回国的时候。七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在伊尔库茨克换乘东清铁路火车，从莫斯科出发后第十天经过赤塔。离开故乡只四个月，然而东边越过乌拉尔时，火车骤然变得缓慢了。在伊尔

库茨克换车时，车厢中上来个中国和尚，很令人高兴。从伊尔库茨克起，每一站都上来许多中国人。在赤塔见到的中国人尤其多，使人觉得像在满洲。火车从贝加尔湖一路上坡，到了赤塔就稍微有些下坡了。下坡车速快，心情也畅快得多。凭窗而望，地面上的浓碧映入眼帘，远胜过天空。这是野生的千鸟草花。他探出头睁大眼睛瞧着，铁路两旁是荒无人烟的山坡。那耀眼的浓碧的花朵，有的正在盛开，有的稍显衰谢，泛起微紫，有的正在打苞儿，千枝千朵，迎送着来往的列车。他当窗坐着，沉醉在这色彩里，显得有些恍惚了。

然而，在碧色的花草中，他不知道如露草那般优美的碧色。露草又名月草，萤草，鸭砳草。这种草的姿态没有什么看头，唯有那两瓣花儿，倒也不像完整的花，仿佛是被调皮的孩子揪掉的碎片，又像小小的碧色的蝴蝶停在草叶上。这种花寿命短暂，开放在有露的时候。然而伴随那浮泛出金粉般黄色的花蕊而漾溢出来的鲜丽的纯碧，却是无与伦比的秀美。把露草当作花儿是错误的。这不是花，这是表现于色彩上的露之精魂。那质脆、命短、色美的面影，正是人世间所能见到的一刹那上天的消息。在村头，在无耳地藏菩萨的足下，在那些各种无名的花草中，看到浥满朝露的露草耀眼盛开的时候，他便借着那位诗人盛赞龙胆的句子赞美这花："露草呀，你是蓝天滴沥的清露，你在地上使蓝天得到了复苏。你这开在地上的天之花啊！""哥尔利人啊，为何仰天而立？"我们只是仰望青空，而不知脚下已践踏了盛开的露草。

碧色的草花中，以露草最为多情。

月夜朦胧

早早吃罢晚饭，太阳落下，蚊子出来了。趁着晚凉打草回来的他，洗完手和脚，坐在廊缘边。这时，从门口闪进一个白色的影子，他走近一看，招呼道："哦，是M君吗？"

来的正是穿着浴衣、趿着木屐的M君。M君是早稻田中学的教师，同时为一家杂志写稿。在他搬到千岁村的第二个月，M君为了给杂志取材前来采访他的新生活。他正在种植小樫树，使得M君在没有一点烟火的房子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M君毫无愠色地慢慢等着。他是一个温厚的人。这年夏天，在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M君浴衣上面套着外褂，飘然来访。M君引用纲岛梁川君的话说，不信神灵，一切事都毫无意义；不信神灵而执笔写作也是无用的。M君阐明了自己的烦恼，他叹息像自己这般愚钝的人，没有勇气抛掷一切而全力信奉神。

其后久久没有消息。相隔一年后的这天夜里，M君突然来访。

M君的目的是请他谈谈对上月在茅崎物故的一位文学家的感想。他对于这位故人滔滔不绝地谈了许多。故人和他同在一家报纸编辑部呆过一段时间。故人才华出众，笔底生花，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妙语如珠。相反，他却自感迟钝，迂腐，猫一般蜷缩于编辑部的一隅，没有机会和故人推心置腹地交谈。故人受到几多侮蔑，而他又有着几多嫉妒与羡慕？虽然身相近而心却离得很远。其后，故人和他先后离开报社，各自走自己的路，见面稀少，多日也互相不知消息。然而，他很久就打算和故人认真交谈一次。日俄战争结束那

年岁暮，他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革命，决心离开东京，进入山野。这时，一天夜里，他在新桥车站杂沓的人流中，发现了这位故人。看样子故人是到外地去，戴着折檐帽儿，打着细骨伞，一身潇洒的西服。他把惊疑未定的故人拉到一个角落里，站着说了两分钟的话。他为一直疏远而道歉，劝故人珍重，然后握手告别。这是第一次亲近，也是最后一次会面。

M君和他的谈话，从故人往事到生老病死，心灵的交感和精神疗法等方面，无所不至。

他们坐在草地边的廊缘上谈了很久。M君告辞以后，已接近午夜十二点了。

他送到八幡下两人才分手，夏夜的月亮如春夜的月亮一般朦朦胧胧。山谷对面的村庄烟雾迷离，田里蛙鸣咕咕，催人入梦。

“再见。”

“失陪了。”

木屐的声响渐去渐远，身着洁白浴衣的M君消失在雾霭之中。

其后，有一段时间未听到M君的消息。第二年，有一天的报纸上登载一条报道，说M君舍弃安分守己的妻子，出奔到京都山科的天华香洞去了。后来听说又回到了东京，某杂志上还刊登了M君出家的感想，不久就传来了他的噩耗。

信神之义举使他倾尽全力，M君完成了一生中的大事，实现了生存的目的，于是便轻脱肉身而去了。

致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未亡人

一

夫人：

我本来早就应该给您写信的，而且几次几次地拿起笔来。然而，笔是拿起来了，但不知如何写起。今天阅读比尔柯夫撰写的已故先生的小传的英译本，看到先生逝世六个星期之前和您一同拍摄的照片。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呜呼，我想说，我要说，然而先生已经仙逝，即使不借助我的笨拙的语言，也能同先生交谈了。要写就要给您写，因此我就写了这封信。我随意写下了这些话，希望您这位万事皆听其自然的夫人打心眼里给予谅解。

二

从哪里说起呢？要写的事太多了。当初，我听到先生莫名其妙突然出走的时候，就知道先生最后的日子迫近了。因此，接到先生的讣告，我一点也不惊奇。当然，对于热爱先生的人来说，先生的逝去也是最痛苦的事。先生为何在爱妻爱子爱女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在周围人士极力想要将先生化为己有（哪怕只有一点）的环境中，不能安安稳稳地死呢？为何到了生命的晚景，为了寻求可怜的孤独的死，非得离开温馨的巢穴呢？阅尽世故，浮谙人事的先生，为何临近老年，一只脚踏入坟墓的时候，还必需要像释迦牟尼初生时那样呢？世上的人个个都感到诧异。有不少人责难他的一意孤行。笑他是个古怪多变的天才的也许是好人。想必先生也很痛苦吧。可是，夫人，悲痛的重荷偏偏落到您的肩上。您所经历

的想来也是可怕的，在漫长的生涯中，您和先生以沫相濡，在这世途之旅的黄昏时节，您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这样一来，托尔斯泰这个老魔鬼就赤裸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夫人，有谁不向您献出同情之心呢？不论多么顽固的先生的伙伴们，不管多么痛苦的您的对手们，对于您的难以忍受的苦痛和断肠般的悲哀，总会感觉到几分的。想起站在那座池畔的一刹那，不能不令人战栗。

三

然而，夫人，正如世上有许多人非难先生一般，非难您的也不在少数。坦白地说，我就是其中一人。托尔斯泰这个伟大的名字，为世界所瞩目。先生和先生一家一门的所作所为，为万人所共睹，成为众矢之的。因而，先生可哀的临终前后的一切，就连那些细微末节，也都被刊登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论。我一篇不漏地看了这些报道。当然，有许多误传和曲解，也有不少芝麻蒜皮的事儿。坦率地说，这些报道有很多令我非常痛心。不瞒您说，夫人，我对您有许多不满。当然，如果说，白变成了银白，灰色势必变成漆黑，那么，已故先生被迫舍弃了物质的自我，因此作为一种反逆，您必须更加强调自我的作用。即便不这样，妇女也自然会处于一种物质可以约束的情况之下的。先生停止治理产业后，您作为一家之主，为了儿孙，谋求利益，倡导权利，努力积攒生活的资财，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从您这方面来说，先生不会有什么不平，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不管谁都会这么看的。但是，夫人，说维护生计，这是个程度问题。您为家庭着想，对辞去诺贝尔奖的先生心怀不满，为

了几万元的卢布，而把先生的声音录进留声机里。此外，和种种仁人、诗人一样，先生总是把精神的财富、灵魂的自由、人格的尊严等都放在第一位，而您却伤害了这位灵活不羁的先生的心，把一些平凡的小事都强加在他头上，这不是太残酷了吗？您是那样看轻托尔斯泰这个名称吗？所罗门说："我未尝见过义士的后裔沿街乞讨。"托尔斯泰的妻子，难道是如此贫穷吗？非得把自己的丈夫换成卢布不行？托尔斯泰的子女就那样没出息，非得吃掉自己的父亲才能活命？在我看来，您是身不由己，作为一种机械的运动，除此之外，我无法理解您的心情。您的这一行为很难认为是一种正气的表现。在莫斯科的小店里，一味敛财聚富的老板娘玛夏利娜、加特利娜等人自不必说，就连世界一流的托尔斯泰的夫人之举，好点说是不够谦虚，正确点说是没有信仰，难道不是很卑微的吗？我一想到先生的心情就痛苦不堪。过去，先生所舍命爱恋的美丽而正直的索菲娅姑娘，早已变成心香消褪的老伯爵的夫人了吗？再看看先生去世后全家的举措如何呢？我时常呐喊："先生啊先生，您为何非要采取那种激烈的寻死手段，而不能作为牺牲品安安稳稳死在家里呢？先生啊，您太执拗了！"我的呐喊说明我忘记先生是托尔斯泰了。谁都有自己相应的活法，也有自己相应的死法。托尔斯泰般的人，或有着托尔斯泰般境遇的人，采取那样的末路是当然的，而且是自然的，一点也不奇怪。别人不用说了，对于先生不如此则无法了此残生。对于先生来说，一切的人欲，一切的理想，在心中如可怕的烈火一般燃烧，在他斗争的过程中，化作灰色的生与死已被他置之度外。出于对您的真正的爱，出于对理想的节操，他的出奔和浪死成为必然的结

果。假如先生将其趣味主张一概藏于心底，做个所谓家庭和乐的牺牲者，一个老好爷爷，平静地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瞑目，那么先生果真能成为托尔斯泰吗？他的死还会给您这位夫人以及全世界那样的警策吗？有了这样的最后，这样的临终，对于先生等身的著作，多年的言说，不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吗？的确如此。托尔斯泰不是可以轻易实现理想的实干家，然而，托尔斯泰也不是赏玩理想而终其一生的理想家。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摆脱一切揪心的烦恼的木石之人，然而，托尔斯泰却有一个以最后的一息为实现其理想而奔腾的火一般的灵魂，犹如黑暗的夜空用火焰组成的大字一般鲜明可读。狮子久久困在看不见的铁槛里，只能徒作狮子吼，或玩球，烦闷无聊，最后，当它一跃而跳出槛外，就将奔突于万里之原野，以遂自由之死的心愿。这是悲惨而伟大的死！先生的死是先生最后的胜利！夫人，您失败了。所以您才产生烦闷，您的全家才会沸反盈天。如今，我是这么想，但当初不是。当时我想，先生作为先生，为什么您和公子小姐们不能默默哀悼呢？为何非那样争论、那样吵闹不行呢？不用说，先生的出奔和死，可谓投下一枚重型炸弹，自然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也是必然的。石头越大，激起的水花越大。在旁人眼里，托尔斯泰家的丑态百出，您的率直的性情，公子小姐们的推心置腹，从处于世界人们面前的你们家族的立场上来说，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吵闹和论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认真的论争比起苟且的和平要好。但是，我不忍想到这些事导致了先生悲惨的死。也不忍心看到先生墓石上的泪水未干，家人就闹得不亦乐乎。然而我们都是人，作为人，冲突是必然的。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采取那

样的死法的。而且，托尔斯泰的家人正因为不会作假，才产生那样的纷争吧。加之，眼下诸事都还要和衷共济，不必再说埋怨的话了。以先生为中心产生的悲剧，给大家带来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痛苦，我相信从这种痛苦中会产生最美好的东西，并为此而祈祷。

四

当然，您比谁都清楚，先生是深深地、深深地爱着您的，当他离开您而出奔的时候，也是爱您的。正因为先生深深地爱着您，所以他才能忍受着别人不堪忍受的痛苦。看来，这话似乎有些不合逻辑，但无可置疑，先生出走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拯救您和其他先生所爱的人。人有时把石头当作宝玉，有时又把宝玉当石头抛弃。狮子也会把幼仔从山崖上推下去。我们所舍弃的，往往是我们最难得的宝贝。对于先生来说，您就是他的活宝贝，这从他临终时的谵语里呼唤您的名字可以知道。您直到最后都是先生的爱人。为了您，先生才会那样死的。您也确实是知道这一点的。夫人，在这种深沉的情爱面前，您难道还不能低下头来吗？人的灵魂是不羁的，独立的，夫妇一生肉体的结合，无法约束他或她永久的存在。因此，先生生前他有他之道，您有您之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在先生摆脱肉体的今天，我衷心祝愿你们实行真正的第二次结婚，这既不是金婚，也不是钻石婚。走过悲哀，我们将迎来清净。尝过痛苦，我们会获得理智。敬爱的夫人啊，先生是您的良人，全家的父亲，也是所有信赖和爱戴先生的人们的父亲。敬爱的夫人啊，您如今是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小王国的皇太后，同时请您不要忘记，您也是

所有理解您的人的母君。夫人，请放心吧，凡是见过您的人，有谁不崇敬您的认真而勇敢的灵魂呢？有谁不知道已故先生正是在您的爱的鼓舞之下才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呢？谁能断定，如果没有您，先生能否作为一个伟大的托尔斯泰而为人所熟知呢？先生是不朽的，您也是不朽的。您曾说过您在写自传。我想您正在孜孜不倦地进行这项工作吧。我真想先睹为快。我想，这本书的出版，可以澄清各种事实。您有义务作为我们这些人的后盾。请用您特有的真挚和魄力，完成您的著述吧。我们盼望这本书早一天出版。

五

今天是七月三日。七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享受着厚遇。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所见到的人们和所遇到的各种事情。正是今天，我走出小屋，拿着笔和墨水，来到枫树下的餐桌边，请大家签名留念。这本笔记如今仍然留在我的手里。我打开看了，一切都在。先生、您，以及其他几位的签名历历在目。我甚至觉得墨迹未干。然而，先生的坐椅永远空下来了，这时，枫树下的那张餐桌也很寂寞冷清吧？我读了蒙德先生写的传记，知道奥伯伦斯基公爵夫人玛丽娅在和我见面不久就死了。我非常喜欢玛丽娅，然而如今只存下一片记忆了。前不久，我见到了从莫斯科归来的小西君。小西君在那件悲哀的事发生之前见到了先生，而且又出席了葬礼。但是他不太知道您和您的家人的事。我想安德烈君也住在一块儿吧？请转告安德烈君，我时常想念他。莱昂君一家住在彼得堡吧？在雅斯纳亚·波里亚纳菜园里随处乱跑的孙儿们，早已长成大小伙子了吧？亚里桑德拉小姐

怎么样？我还记得，在那条伏龙加河岸迷路的时候，是小姐把我找回来的。米哈伊尔君怎么样了？我虽然和他只见过一面，但我非常喜欢他。朱丽安小姐早已离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了吧？马柯维斯基君如今又在哪里？斯诃钦君依然是国会议员吗？奥伯伦斯基公爵和他那位戴着夹鼻眼镜的母亲都安好吧？伊利亚还工作吗？我曾经帮忙一道耙草的厨师太太也还健康吧？

呜呼，那枫树下罩着雪的桌布的餐桌，每天早晨上面的银制水壶响着，等待人们过来饮茶。桌子下的白沙踏上去软软的。还有那夕暮里的阳台，先生读书，您在上面缝制衣裳。在那"瑞兰达"的夜晚，家中的公子和小姐们弹着曼陀林，唱起了歌。还有那伏龙加河的水浴，多么惬意！走在那清凉的白桦林里，逍遥地踱着步子，日光从绿荫如织的间隙里漏泄下来，斑斑驳驳。先生也躺在那里睡着了……这一桩桩，一件件，是回忆不尽的。啊，真想再去一趟令我神往的雅斯纳亚·波里亚纳！

敬爱的夫人啊，我的这封信写得够长了，应该搁笔了。我愿神灵将慰藉您的寂寥，将给您力量。祝愿您的晚年像俄罗斯的夏夜那般安谧而美好。最后，我的妻子也对您所承担的众多的重负，表示诚挚的同情。

永远纪念，永远爱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日

阿　安

也有形形色色的乞丐来。春分，秋分，三五月的假日，盂兰盆节，总有一些装扮得小巧利落的女子，驮着孩子，分成

儿路，高高兴兴来到这里。问她们打哪儿来，回答说是从新宿来。有不少自称是商人，带着草纸、价钱低廉的肥皂和玩具，实际上也是乞丐。那些生活困苦的职员，找不到工作的土木工，也都寻机或做乞丐，或沦为小偷、强盗，或拦路抢劫。这帮人也时常光临。一个秋天的早晨，门前的杂木林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出去一看，有人夜间睡在这儿，一个身穿号衣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带着困倦的神色，爬起来伸伸懒腰走了。

除了一般的乞丐之外，也有许多特别指名要钱的。有时想给没有钱，有时有钱又不想给，当然也有想给又有钱的时候。有时用报纸包着两三块蒸白薯就打发了。当然，个别人又当别论。他村居六年，遇到了两个诚恳的乞丐，阿仙和阿安。

阿仙也许是富家子弟的缘故吧，身为乞丐，却态度傲慢，我行我素。他留着寸头儿，长着一副面桶脸，毛栗鼻子，嗡声嗡气地诉说着过去的放荡生活。阿仙很爱清洁，要饮料时总是喝开水。有一次给他海带渣儿，下回再来时他埋怨说："吃了那东西，不但搭上了酱油，还闹肚子。"有时小婢一人在家，他要茶要饭，最后还强求她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吓得小婢缩成一团。主妇问了问阿仙的出身经历，他变脸说："怎么，你想找乃公的碴儿吗？"有时一下子没有东西，给了他一些梅干，他就皱起眉来，不屑一顾。男主人看到了，就不由地勃然大怒，骂道："穷要饭的，还分什么好坏？"他愤愤地接过去，出门走了五六步，扔到杂木林里去了。有时真想追过去揍他一顿，想想还是算了。主人此后便憎恶阿仙，他后来又来过一两趟。这二年顿时消失了踪影。

同性格倔强的阿仙形成对照，心地平和的阿安，在村中倒混得不错。阿安五十光景，皮肤浅黑，眯细着眼睛，一副木木的脸孔。阿安傻里傻气的，身上一件脏衣服，从冬穿到夏。一顶破呢帽，黑发低垂在前额，有时裹一条黑糊糊的毛巾。他一只脚穿木屐，一只脚穿草鞋，一瘸一拐地走路。主人曾经给他一双穿旧的运动鞋，没几天就破了，不到十天又光脚了。

他看来是个江户哥儿。想引诱他谈谈是什么时候因何种事而成为乞丐的，可他就是不上钩。他只说干过理发匠。他有时劝主人磨磨剃刀。主人的胡子六七年任其疯长，有时太长碍事就用剪刀剪儿下。主妇嫁来十八年，也没有净过一次脸，家里根本没有剃刀。阿安的一片热情只好白费了。可是到了有剃刀的时候，又真不敢劳驾阿安那双"清洁的手"。

他一来到大门口，总是用手杖尖儿啪啦啪啦扫地。一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阿安。"抱歉啊……"，他站在门口，一板一眼嗡声嗡气地说。有时候他小声地哼着歌儿："春雨呀……"。有一次，瞅准阿安到来的时机，叫他帮助用筐箩运沙子，给他五文工钱。其后他每次来，总是问："有活干吗？"有时撒娇般地要香烟抽，主人告诉他家里没人抽烟，他老是忘记，过后还要。正直的阿仙，认准死理不回头，聪明的阿安，性情随和，内心机灵。

夏季是乞丐的天国。到了夏天，我辈也想摆脱家庭这个累赘，躺在田园或山野，到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乞讨一番。夏季是乞丐的天国，只是有一点不好，就是蚊虫多。不过，到处的堂宫皆寝室，日荫处绿草如茵，有些东西不能贮存，家家户户讨要的东西自然多。有一次，看见阿安跪在田间小河

的一侧。

"你在干什么，阿安?"

听到声音，阿安抬起恍惚的眼睛答道：

"哎，哎，洗东西呢。"

原来他在刷洗草帽。遍地的田中小渠既是他的洗衣场，又是他的洗澡堂。

冬季就惨了。他们只能在小木屋和客栈等地方凌风冒雪。平时飞扬跋扈的这帮家伙，再也无法耀武扬威，不是钻进村中的堂宫，田野的肥料屋里，就是躲在避开面北的山崖下或杂木林中烤火取暖，通宵达旦。这些地方老闹火灾。旁边有一座阎王庙，主人搬来前不久，因乞丐们烤火而烧毁了，木质的阎王也化成了灰烬，只剩下石雕的夺衣鬼半蹲在露天里，一副可怕的样子。镇守八幡庙，为防止被乞丐们烤火烧掉，去年开始在大殿里安装了结实的防护门。阿安没有一处栖身之地。也许因为这个，近来一直没见阿安的影子。

"阿安怎么啦?"

他们时常议论着。

昨天，女佣忽然报告了阿安的死讯，据说是附近的女儿告诉她的。

"你问阿安，在我家的阿安姑娘死之前他就死了。"

附近一个名叫阿安的少女是在五月初死的，看来乞丐阿安是在樱花开放之际死去的。

听说阿安一直住在甲州街道南侧五谷神社里，死后埋在了高井户。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喜欢玩女人，大伙都说，女人家一个人不能单独送东西给他。"女佣说。

阿安死了吗？乞丐阿安真的死了吗？

“瞧他那副可怜的样子，死了倒让人安心啦。”主妇说。

主人的心头掠过淡淡的哀愁，仿佛秋天田野上空的一丝云翳。

露的祝福

今朝在庭院中散步，眼睛向角落里一瞥，他立时站住了。胡枝子的枯枝上有东西在闪耀。是玉！是谁抛洒的玉？这一枝，那一枝，各种各样的红玉、莽玉、紫玉、绿玉、碧玉，光耀夺目。多么美的玉！贪看多时，嗟叹不已。走近用手指接触花枝，莹然消失。哦，原来是露！是的，这些都是露。露，露，将露化作玉的魔术师在哪儿？他回望东天，看到鲜红的朝阳，杲杲升起。

啊，朝阳！

以你的无限之大，而不厌宿于一滴露水之中。

这滴露水将须臾的生命寄托于细小的枝条。啊，朝阳！是你巨大的日轮使这露滴像玉一般发出光芒。

“为了你的儿子，为了显现你的荣光，献给正在显现你儿子荣光的玉石。”他祝福的话语脱口而出：

这露珠在阳光里辉煌如玉，
为何不珍惜它本身的晶莹？

除　草

一

六、七、八、九四个月，是农家忙于打草的日子。大自然使万物生长，养育了一切强者。如果放任不管，比较脆弱的

五谷蔬菜，就会被野草埋没。二宫尊德[1] 所说的"天道生万物，裁制辅导乃人之道也"，于是人和草便展开了一场战斗。

田里的野草一股脑儿疯长。老人、孩子和病人不用说了，凡是有手有爪的，甚至连火叉都用来打草了。做饭，吃饼，喝茶，都得抓紧一分一秒，大自然不给人们休战喘息的机会。

"野草进攻到头上来啦！"农家人常说。草逼得人们不得不彻底整治一番。

这位只有二反地的"美的百姓"，夏秋之间也受到了草的威胁。起床后连脸也顾不上洗，就趟着露水除草了，一直到日将倾而晚凉生，还呆在地里。有时为了彻底弄干净，中午也不停歇。好容易除完了，一下子又长起来一片。他总是埋怨说：要是没有草和虫，田园之夏该有多美好。这些草多了有什么用处？人为何要变成除草机器呢？除草是愚蠢的举动，不如放着让它和农作物竞赛，总不至于全部覆灭，剩下什么就收获什么。

尽管如此，他看到眼前的野草如此跋扈，还是非除不可。看到邻居的田地干干净净，也不想使自己的田长满野草，以致于草籽飞到人家地里。他不能不顾忌到给近邻惹来的麻烦。

他又鼓足勇气除草了。一棵又一棵，除一棵少一棵。尽管草籽是无限的，但总是一点点减少。手在除着地里的草，心在除着胸中的草。心是田地，田地也是心，都会长草的。稍

---

[1] 二宫尊德（1787—1856），江户后期农政学家。著有《为政鉴》、《富国方法书》等。

有疏忽，田地就会变得野草丛生，我们的心胸也就变得野草丛生，周围的社会也就变得荒草离离。我们无法除尽世界上的草种，除尽了，也许并非我们人类的幸福。然而，如果放任不管，我们就会被草埋没。因此要除草。为了自己而除草。为了生命而除草。如果没有敌国外患，国家通常要灭亡。没有野草，农家就会堕落。

“尔背我言而偷食禁果，土地为尔而诅咒。土地为尔而生荆棘和蓟草。尔苦苦奋斗，汗流满面，为了有面包吃。”

旧约圣经上把草看作是对人的惩罚。实际上，这种惩罚是对人子的一种深沉而慈爱的祝福。

二

作为“美的百姓”的他，是为了好看才除草的。要除就一棵不剩地用心除干净。农家更为聪明，叫做斩草壮地力。生草埋在地下，或经烈日晒干，烧成灰，堆积起来发酵，腐化，可以充作土地的肥料。驯服的敌人可以成朋友。“年年花尘肥樱树”，不仅美丽的落花可以成为老树的肥料，就是捣蛋的恶草死灭后也能成为土地的肥料。水至清而无鱼，没有一棵草的土地，看上去怪干净，说不定是毫无生命的瘠土。本能是不可消灭的，不要忘记，对于不良青年，不要杀戮而需加以诱导。哪一个人怀中不是多少生长着几棵草籽呢？

田里的草各色各样。有一种草可以轻轻拔起，而且散发一种芳香。这里还有一种叫做咸草的，株矮、茎红，顽固地盘错在一起，但根柢很浅，一动手就可以除掉。还有一种无名草，无叶无花，在黑暗的地下蔓延一两丈远，人们不知道，此草专以谷物蔬菜为敌。最麻烦的是爬地虎，开着单瓣的菊黄

的花朵，楚楚可怜，蔓延又蔓延，线一般的蔓子，用手一拽就断了。留下残根，寸把长的根子，不过十日就发成一片草。用铁锹深深掘起，仔细地检出须根，不如此就难以消灭它。我侪活在世上，时常碰到这种草。

除草要趁朝露未晞之时，被露水催醒的草儿迎着镰刀擦擦而倒。为了一举消灭这种草，可以使用俗称"大砍刀"的长柄大铲镰，顺着一端嚓嚓砍去。梅雨季节，草沾在镰锋上，要是临近立夏，一小时就干枯了。

虽说夏草生长迅猛，只要用心，还是可以制伏的。最可怕的是秋草。生长期短的秋草，种子散落，发芽，小小的就能开花，结籽。那种速度，从草花的角度看，就像泪珠。然而，一有疏忽就落籽入地。一旦草籽落地，就很难清除。在田地里走走，有时可以看到土块整齐的耕地，杂草茂密，庄稼不多。去年秋，因为不幸生病，家中田地上的秋草未能及时铲除。

除草吧，除草吧。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往日手记抄

纲岛梁川君

明治四十年九月某日，水勺子掉进井里，女佣用钩子探查，没有打捞上来。妻子又白花了一个小时，沉入水底的勺子就是不见踪影。最后，主人想起从前在相模海钓鱼的本事，取来了锚索。他用锚索上下打捞，有时手中感到碰上了，提起一看，四只脚爪什么也没挂上。他气了，在井水下耙来耙去，清水弄混了，关键的勺子一直没捞上来。越捞不上来越要捞，一手拎着锚，一手攀着井缘，向井下探着身子，同水底下看不见的勺子作战。

"来信啦！"

女佣拿着一张明信片走来。他咋了一下舌头，提着锚，接过了信，反过来一看，打着黑框。他想是谁呢？原来是纲岛梁川君的讣告。

他拿着信，离开井边，坐在堂屋的廊缘上。

程明道有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像梁川君这样，从有象到无象、沿着"道"不断前进的人，贯通着过去、现在，未来此三种生态而常住，死只不过是由此种生态向另一种生

态过渡罢了。虽然这么说，死到底是可哀而又可怕的事实。

他和梁川君此生只有一次相见。那是今年春天四月十六日，他久闻梁川君的名字，他很爱读新人杂志，上面登载了梁川君的《见神的实验》和收在《病间录》中的其他诸多名篇，受益良多。一天，木下尚江君来游粕谷，谈起梁川君的事，说："去见他一面吧，看他那健康的样子，不像是个有病的人。"正好于四月十六日，在东京座剧场召开救世军[①]布思大将欢迎会，主人也收到了请柬，去京时顺便访问了梁川君。

一天下午，春风卷着灰尘吹打着残留枝头的樱花，这对一个肺病患者是个极为不利的天气。他钻进了位于大久保奈丁町纲岛家的格子门。门上贴着主治医师写的字条："梁川君有发热之虞，来访诸君切勿与之长谈。"听说病人在吃饭，他在微暗的室内等待了片刻。不知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遵主人之嘱书写的"自强不息"的匾额，悬挂在屋内。不一会儿，有人领他沿镶有玻璃窗的走廊，来到后面的一个房间。这是铺有旧地毯的六铺席大的屋子，书架下面是玻璃门，上面堆满印有金字的书卷。一个微黑的人背靠着书架，打坐于座垫上。他郑重地行礼，用沙哑的声音和初次来访的人聊天，带着处女般的矜持。但是，只要看他那副凝然不动的幽黑而清澈的眼眸，你就会骤然想到，这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起初，听到主人沙哑的声音十分吃力，来客也觉得硬要同这种人谈话十分失礼，可渐渐地被他吸引住，听得入了港。谈话过半，家人来报告有客来访，纲岛君看看名片说：

---

① 基督教国际性的慈善团体。

"正好,我正要给你作介绍呢。"过一会儿,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带了一名青年进来。梁川君介绍说,这就是西田市太郎君。"论实际经验,西田君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加了一句。话题涉及到种种方面,他问梁川君:"你对圣经上出现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章节,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梁川君回答说:"我正思考这个问题,谈不上什么不满,耶稣的一个特色就在于所谓 Vehement[①] 这一点上。"话题转移到菜食上,他谈起过去的一件逸事:在一艘封锁旅顺口的轮船上,为了举行一次诀别的宴会,打算拿喂养的活鸡当下酒菜。虽说没有人先提出来反对,但最后还是把鸡放生了。梁川君侧耳细听,自言自语道:"真有趣"。席上的话题涉及面广,总之都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不成系统。只是谈得很痛快,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两小时之后,他和西田君先后离去。

接着,他又迈动双腿来到三崎町的东京座剧场,跟在大伙儿后头,享受了同布思大将握手的愉快。大将是个肥硕而白净的汉子,他的手大而温暖,就像去年夏天握过的托尔斯泰翁的手一样。午后和梁川君交谈,晚上握了布思大将的手。四月十六日,是他特别高兴的一天。高兴之余,在大将结束演说、开始募捐的时候,他便倾其所有,一下子变得囊空如洗了。

其后,他和梁川君往返交换了信件,梁川君赠他《回光录》,他因为忙于农事,早就断了消息。这讣告太突然了!精神不朽的人,尽管为疾病所累,总觉得他永远不死。梁川君死了,他脑子里还未来得及接受这一事实。一枚画着黑框的

① 英语:感情热烈。

明信片落在他的面前，促使他迅速警悟。“他死了！”那明信片仿佛在他耳畔喊叫。

梁川君的葬礼在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里举行。他套着高齿木屐，由粕谷前往本乡教堂。教堂里挤满了人，不一会儿，棺材抬进来了，穿着草鞋的西田君出现了。一位小姐独唱，前辈和诸位友人朗诵了履历悼词，感情十分真挚。牧师开始说教：“美人的裸体是美的，然而穿上彩衣更加美好。梁川通过意趣盎然的文字，阐述了永恒的真理。”他说出“梁川”这两个字，听起来有些别扭。

他跟在棺材后面到了杂司谷墓地。葬礼结束后，不知何时已乘上车来到纲岛家中。梁川君的亲友们聚在一起，共进晚餐，有西田君、小田君、中桐君和水谷君等熟面孔，也有好多不相识的人。

在新宿站下了电车，夜已深了。雨住了，路上像农田。他没有点灯笼，便不择路径，哗啦哗啦趟着泥水回家。从新宿走了五六公里，在竹林边迎面遇到一个漆黑的人影，那黑影脸儿可着脸儿瞅了瞅他，把他吓了一跳。

“你是谁？”

对方发话了。他自报了住所和姓名，而后又问：“你呢？”

“警察。你回来的这么晚？”

走到八幡附近，又下来二三个提灯的人；看到他的影子，停下来，透过灯光惊讶地说道：“是福富先生哪。”然后走过去了。他们是八幡山的人。早先八幡山和粕谷的青年，和乌山的青年之间打架，也伤了人。直到今天，双方都还疙疙瘩瘩的。

回到家，已经过了一点了。

不久，出版了梁川君的遗著《寸光录》。不时出现他的名字，净说他的好处。总之，人应当从别人那里看到自己的影像。当然，梁川君也从他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了自己。

梁川君在遗书中说，他在病中曾一度对自己的母亲耍过态度，这使他十分悔恨。若是把这一点看作白璧微瑕，那么，这白璧如何称得上醇美呢？像他这般污秽的心胸和禽兽的行径，真该惭愧而死啊！

接到梁川君讣告那天掉进井底的水勺，当年年末挖井时打捞上来了。

然而，他生前已经沦落于宇宙的一角里了。他必须献上整个一生，上天入地，钻进水火、粪土之中才能寻找回来。梁川君为彻底寻求自己已往堂堂凯旋而去了。蠢笨的他常常是捉了又失，失了又捉。如今已重复走过了七颠八倒，笑话百出的历史。但所有的人也只能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筋斗，“人人自有通天路”。这一信念成为他堕入迷宫，徘徊流浪的慰藉。

晓斋画谱

重田先生来了。重田先生是邻字人，脾气有些怪，既非躁狂病，亦非忧郁症，只是抛却务农的家业，随处游走，“美的百姓”也许是个闲人，他时常来访。

今天他又来了，这样打着招呼：

“我是个晚睡的店，早起的村，见了灰尘摸扫帚的人。你

看，我那弟弟又发疯啦……”

他絮絮叨叨说了一通，“失陪啦！”打了一声招呼就告辞了。“弟弟发疯”是他的口头禅，“弟弟”乃夫子自道也。

重田先生的影像消失后，安达君的面庞又历历浮现在主人的脑里。

安达君是医学学士，纪州人。

纪州是桔子和叛贼的故乡。纪州海疆的狂涛撞击着鬼城的巉岩，水花飞溅。苍郁的熊野山，心藏秘密，默然而立。这里是向秦始皇作变相造反的徐福移居的地方，是叛僧文觉[①] 苦苦修行之地。那智的瀑布永远潮起潮落。这里又是雄才大略、威震天下的纪州南龙公德川赖宣修身养性的地方。这里自古就有一种浮躁不稳的空气。到了明治时代，出了个陆奥宗光，“大逆事件”中，也出现了一位牺牲者。安达君就生长在这片空气不稳的土地上。

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医科大学的学生，看了小说《黑潮》的序言，匆匆忙忙给一位兄长写了封信，加以无理的指责。是他自己的兄长。不久见面时，他也释然了。不过，看到他双眼茾褐，眉锋紧蹙，一幅不耐烦的神情，我还是心有余悸。他虽然攻读医学，但喜欢文学，是高山樗牛的崇拜者。他们兄弟曾经结伴到骏州龙华寺拜谒过樗牛的墓。他的亲戚当时和我一同侨居于原宿。他常来走亲戚，顺便到我家里玩。他说，自己被亲戚家的狗咬伤了，为防万一，每隔数周就去注射一次血清。他还送我惺惺晓斋的画谱两卷。惺

① 文觉，生卒年不详。平安末期僧人，曾苦行于熊野，源赖朝举兵时力助之，一时权势大振。

惺晓斋平素像猫一般审慎，一旦喝多了酒，就郁愤难平，狂态百出，不可遏抑。他的画画的是：狐狸把乌龟翻过来，用前爪死死摁着；蛇衔着拍打翅膀的麻雀；一只大猫懒懒地躺在地上，虎视着尚未睁开眼睛的一群小老鼠。总之，一张纸上画满了浮躁不安的小脑袋。安达君的礼品，使人感到富于情趣。

他某年取得医学学士学位后，回到故乡纪州，娶妻生子，过着一名乡村医生的生活。

我迁居千岁村那年夏天，一个学生来玩，被我粗暴地赶了出去。于是，学生生气了，花了五十元邮费，向《万朝报》的《文界短讯栏》投书，说福富源次郎疯了。我自己相当正常，可许多人不知道报界会无端造谣，看样子在他们之间已造成了很大影响。有的人写来了慰问信，百般打听，我自己已经无法保持沉静了。一天，我在庭院里哆哆嗦嗦搓麦粒，门口停下一辆车，走进来一个身穿西服的绅士。我抬眼一看是安达君。安达君看了《万朝报》的报道，特地从东京赶来看我。他看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迷迷糊糊的搓麦粒，断定我正常，说，来看看就放心了。他还说，眼下正要到北海道的增毛医院担任院长，我问他妻儿如何处置，他似乎没有明确回答。

他从北海道寄来了苹果和和歌。院长的生活看样子很单调。我问他家里情况，他总是搪塞过去。我写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和歌，以探听他的消息。

北国白雪千百重，
埋不住胸中的火焰。

不久，他又回归故乡纪州，而且依然以医疗为业。为了排遣胸中苦闷，他办了一个名叫《海岸木绵》的杂志，精心写作俳句。他曾经送我夏天的桔子，我写了这样蹩脚的俳句作为酬谢：

传书纪州国，暖日熏风吹。

一次，他的弟弟来玩，一问，才知道他和妻子分居，家庭不甚如意。关山迢递，音讯不通，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梅雨季节是个人人都要发狂的日子，安达君也写来了这样的信：

梅林郁郁，忧愁如水。

翌年春，突然有个纪州人来通知我：安达君因发疯而自杀了。我吃了一惊，向他的弟弟发了唁函。之后不久，那人又寄来一份纪州报纸，上面说：安达君曾用短刀自杀、幸被人制止，负了重伤。报纸还引用安达君自己的话："自己好歹是个知书识理的人，干出这种事，问心有愧。"

我又发出了慰问信。就在这封信将要到纪州的时候，令弟来通知说：安达君因上次负了重伤，到底死去了。

安达君听说我疯了，曾来探望我；可我没有弄清楚他的病根儿。

晓斋画谱作为纪念，我将珍藏在身边。

（大正二年三月）

红叶之旅及其他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红叶之旅

红　叶

几年前，母亲就惦记着婆家住在京都的小女儿，碰巧，寄生木家的阿新阿系两姊妹从南方来，加上我们全家一共六人，结伴前往京都。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一月中旬，这时节，采松菇已经晚了，赏红叶还有些早呢。

抵达京都的第三天，大家分别坐上车子，一起离开上京的姐姐家，顺高尾、槙尾，栂尾一路，观赏岚山的秋色。穿过堀川西阵，沿着坦荡的白土路向西奔跑。从丹波吹来的风凉飕飕的。前方是爱宕山，黛青色的山头，看上去仿佛戴着一顶唐人的官帽，俨然一副帝王的样子，向下俯视着。我们在御室[①] 下了车，低矮的樱树已经脱光叶子，显得空落落的。红黄相间的山门，映着八成红的枫叶，有些说不出的妙趣。我很喜欢这座御室。对面不远就是双冈，记得兼好曾经写过，爱戏耍的法师们带着徒儿，把饭盒埋在落叶里，后来却找不到了。[②] 我也去找找看吧。转了一圈儿，连个人影都没

---

① 仁和寺的俗称。

② 见吉田兼好著《徒然草》第五十四段。

有，只能听到小鸟的鸣声。

车子驶向梅林。挽着柴车的妇女，稻田地翻地的姑娘，都是一身漂亮的棉服，戴着手套，穿着布袜，头发梳理得亮光光的。看得出，劳动对于她们是很美好的。我所居住的武藏野，那里百姓家的女人们可不像这般自在，烈日晒着，狂风吹着，汹涌的水浸泡着，细细的沙尘飞扬着，钻进耳朵和鼻子。八年前，我从岚山徒步去高尾的时候，遭了一阵雨打，跑进梅林唯一的一家百姓家里，借了一件蓑衣。没有姑娘向我献棠棣花[1]，一位老婆子拿出蓑衣说道："别把衣服糟蹋了。"于是，我把礼服翻转过来，披上蓑衣，歪斜着帽子，急急走向高尾。一群青年肩头挑着瓢盆等物，和女艺人合伙打着纸伞，从对面走过来，见了我嘲讽道："哟，这是唱的哪一出呀？是勘平打野猪的段子吧。"[2]

眼下终于来到了高尾。下了车，叫车夫背着母亲，过了白云桥，登上神护寺境内观赏风景。这里，红叶才有五六分。来到一家茶馆，姐姐高兴地打开精心配制的饭盒。我们试着玩投磁盘的游戏。那磁盘离开手心，在空中翻了几个个儿，仿佛又要飞回手边似的旋了旋，落到了这边的山崖上，怎么也飘不到谷底去。山峦染上了各种色彩，清泷川打山间深谷中流过去。河下游被一道水堰挡住，绿矾般的水涨得满满的，褐色的落叶点点漂浮。

"为何要把水拦住呢？"

---

① 古代武将太田道灌，途中遇雨时，有美女向他献花。

② 早野勘平，是古典人形剧《假名守本忠臣藏》中的人物，因误杀岳丈而自戕。

"听说用来发电哩，先生。"老板娘端着茶走过来说。

我香甜地吃着饭。

我们离开高尾，沿清泷川上行，经槙尾到栂尾去。

栂尾比高尾来得潇洒。这里虽然位于高尾的上游，但枫叶比高尾红得多。从寺旁的茶馆望去，对面山上像是用绿青色画的几株杉树，把枫叶映照得格外鲜亮，美丽。这栂尾寺里，从前有一位先辈在这儿避暑，我曾偕同朋友来玩过，还住了两三天，那是我十二岁那年夏天的事。我们每日到寺下边的河里游泳，一天三餐吃的都是南瓜饭。从村里买些西瓜，在河水里浸透了再吃。如今，我到河里捡了一些红白石子作个纪念。清泷河是激起我许多回想的河流。打从住在栂尾那年之后又过了八年的一个秋天，我曾借口得脚气病而逃学，到爱宕山麓清泷川下游的一个村子，玩了一个月，埋头阅读《悲惨世界》。

我们从栂尾经广泽池往岚山。广泽池的水被戽干了，鲫鱼和泥鳅在泥里巴哒巴哒地响。岚山的枫叶比高尾还早。岚山和桂川依旧是美的。河的这岸是草葺的屋顶，显得风流。然而，有了自动电话亭，通了电车，也通了汽车，真是太大煞风景了。"三船之才"[①] 早没了，也没有小督、祇王祇女和佛姬[②] 了，甚至连那半长和右卫门[③] 也见不到了。

---

① 古代白河天皇行幸大堰川，命善长诗、歌、琴的诸大臣，分乘三条船上，以助游兴。

② 皆为日本古典小说《平家物语》中四个女性。祇王先是受宠于平清盛，失宠后落发为尼，偕其妹祇女隐居于往生院。小督后来得宠于高仓天皇，遭平氏忌恨，遂隐居于嵯峨野。

③ 古代人形剧《桂川连理栅》中的两个主人公。

"日暮归来春月明"。在与谢芜村的时代，大秦这地方充满浓郁的诗趣。我走过这里，坐在归程的车子上，满腔不平无处可吐，心情闷闷不乐。

我固然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我想，日本国民为何要走上这条路呢？他们都是易受感动的理想实施者。他们是有志趣的国民，又是急功近利的国民。日本人一味遵照西洋人的劝告，决心削平东睿山，填平不忍池。他们也想在上方地方实行功利主义的理想。他们想打通千金难买的东山，将琵琶湖水引出来。烟尘、噪音和毒气，污染了鸭东一带。狭窄的街道上杀人电车嘎嘎作响。他们把大煞风景的东西带进岚山，连高尾山中也被水电站搅得一团糟。在努力、实利、富国等名义下，在偏执狂热的物质欲望的刺激下，心安理得地干着这一切。那些有头脑的西洋人会怎么看呢？

京都、奈良、伊势，只要能做到的，连同须磨明石的舞子海滨，都应该当作"日本之美"的博物馆。我不希望那里有一根烟囱出现。破坏难得的天然，扫除易失的史迹，其结果又能获得什么呢？那只能留下大煞风景的环境和人世，只能留下荒无生趣的灰烬，岂有他哉。

日本国好比是个没有主子、只有奴才胡作非为的家庭。要有一个为千年家国谋划的主脑，也不至于干下这样的蠢事。因为我爱日本，所以我不希望日本变成一个毫无趣味的国家。因为我爱京畿，所以当我看到被所谓文明继续践踏的京畿的时候，我是痛苦的。

义 仲 寺

在三井寺吃了螺丝糕，观赏湖上的风光。不管怎么说，

琵琶湖是好。

"那是睿山，那是比良。那里的湖水不是可以看到一团黑森森的东西吗？那就是唐崎的松树。"

我离开座位，指给同行的姊妹们看。看看表，早已过了两点。我们从远处远望罢唐崎的松树，下了三井寺，从码头乘上开往石山的小火轮。

正好是八年前的这个月。如今在朝鲜的内兄和我同车去看唐崎的松树，他说为了求得夫妻和睦，人人都来这里寻找。他笑着攀上松树，找到了两对四叶一头的鸳鸯枝来给我看。然后驱车回大津，乘小火轮去石山，到临湖的旅馆里吃鳇鱼和蚬，再乘公共马车经义仲寺回旅馆。秋雨时降时止的天气。

我将此事向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讲述了一遍。这时小火轮鸣着汽笛在湖面上滑行，随后掠过膳所城。这里，不管何时看都有好水涌出来。湖水流到这里形成了河。钻过铁桥，再钻进濑田的长桥，到达石山的码头。

把随身行李寄放在湖畔旅馆，皮鞋和木屐踩在石山的石头上，发出籍籍响声。我们捡石子，拾红叶，拜谒了石山寺，看了昏暗的内阵里的宝物。不论是真是假，这里的"源氏之间"① 倒是个可居之处。我们又登上了观月堂。隔着河眺望笼罩在桃红色里的光秃的鸡冠山，眺望三上山那座蜈蚣般的濑田桥。这座桥位于一弯湖水括成河流的地方。想象着月出的情景，良久不肯离去。

秋天的太阳无情地倾斜了。今夜决定住在宇治。我们

① 传说紫式部在此对月写作古典小说《源氏物语》。

一下山，连在湖畔的旅馆歇也未歇，就雇了车子，是两辆"二人座"。不在上方这个地方，是很少看到这种"二人座"的。妹妹平生头一遭坐这种车。

姊妹上了前面的车，我们三个乘后面的车紧跟着。车子顺濑田川岸平坦的道路向马场方向行驶。太阳即将下山，青白的云朵飘浮在湖上的天空。湖畔的村村寨寨腾起了夕雾。乌鸦鸣叫。来到粟津时，一排排松树笼罩着青碧的烟霞。

"这里就是木曾义仲战死的粟津哩。"我大声招呼前面那辆车。妹妹转回头来，可以依稀看见她那白皙的脸庞。

车子跑了一阵子，在镇上一处灯火明亮的房屋前停下来。

"这是什么?"

"义仲寺。"

我惊呆了。八年前，一个秋雨霏霏的寂寞的日子，我所见到的义仲寺，嵌在一个古风的小巷内，是个别有情趣的草庵。

我吃罢饭，敲了门，硬是进去了。寺内漆黑一片。我让车夫提着灯笼，向妻和小姊妹介绍了木曾殿和芭蕉墓。

外面，火车和人声嘈杂不息。

宇治的早晨

到达宇治是晚上九时。去万碧楼菊屋，被引领到沿河的旅店。"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中井樱洲山人题的匾额。

这里的饭店和我缘分不浅。我的伯父可是个优秀的美食家。维新初年，他曾住在这里，为了吃烤鳗鱼，把钱花个精光，连乘淀川"三十石"的钱也没有了。于是用布巾包着头，

沿河堤一直步行到大阪。和伯父有着同样血统的我，当然也不例外。八年前的秋天，我住进这座万碧楼，当时适值秋末冬初，我受到特别的待遇，用的是紫府绸的铺盖，吃的是不愧为伯父的侄子那样的饭菜。吃完了看看钱包，我非常不安，于是第二天我对房东说，我出外玩玩再回来，就乘上火车回京都了。当天因为有事，我没能再去，既懒得打电报，也不想写信就那么默不作声地搁着。第二天去宇治，到了万碧楼，带着一副逃跑后又回来的表情。尽管多送了些小费，但紫府绸的铺盖已经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半旧半新的棉被。主人当然不会记得了，我只有独自发笑。

关上玻璃门，这间客厅没有挡雨窗，两个烛台上的烛光也不很亮，隔着白色的格子门，河水飒然地响着，听了令人感到寒冷。打开门来一望，初九的月亮，照在宇治川的急流上，形成银光闪闪的碎片。传来了千鸟"比其比其"的鸣叫。

早晨起来洗罢脸，我套上旅馆的棉袍，大家也都是一副旅行的打扮，茶也没有喝，就出外参观了。宇治桥寒霜似雪，木屐咯吱咯吱走过去，在上面印下一个个"二"字。"古时太阁先生[1]叫人从这里汲水煮茶。"我以一个向导的口气讲解着。大家倚在那座突出的桥栏干之间向下俯视。流水似箭，河面腾起银白的水汽。至今未变的柴舟眼见着从桥下向伏见方面驶去。朝阳从朝日山上冉冉升起。过了桥，从刚刚开门的通圆茶屋旁向东朝兴圣寺方向步行，忽觉有明丽的黄色炫耀于眼前，原来是小店里的柚子堆积如山。不知属于什么种类，个个如朱栾一般大。虽说身在旅途，也不忍一走而

---

① 指丰臣秀吉。

过，二钱五厘买了五个，请店里送到万碧楼。

兴圣寺的后门南面，正对着宇治川的急流。我们登上了劈开岩石的名叫琴坂的坡道。左右石室上生长着槭树，一枝枝红黄斑驳的霜叶伸展着，一路上去，头戴云锦，脚踩翠缎。登了一段，穿过一扇中国式的小门，从这里回顾走过的坡路，可以看到宇治川的一段河水被嵌在门洞里。趺坐于金刚不动的梵山，唯有一片下界流转的消息。看着在门洞里闪烁而过的流水的影像，别有一番情趣。这座寺的结构真是别出心裁。穿过花匠精心制作的小院子，来到僧房，没有一个人。挂着断了尾梢的古旧的木鱼和小槌。敲了两三下，还没有人出来，又敲了四五下，几乎要敲破了。巨大的响声终于传到了里面，出来一个小沙弥。这里没有什么宝物好看，买了些画片作为纪念。

仿佛从天上来到了下界，可爱的坡道到底还是有个尽头。出了石门，河边系着几只小船，有的船上插着小旗。船老大上岸劝我们登船。

“怎么样，不乘船过去吗？”

“好，乘船吧。”

大家上了船。

远看河上，宇治川冲出狮子飞、米濉等几处逼仄的山隘，到这里终于流到了无有遮障的开阔地，好象离弦的箭一般，以不可阻挡之势，倾满河之水滔滔而下。上游两岸红黄驳杂的山峦，披着青碧的晨霭。山荫间的河水宛若千丈长的五彩的锦缎，一旦流出山荫，来到朝阳映照的河段，那水就像睡醒了一般，流光溢彩，滔滔有声。整个河面轰然作响。

“真棒啊！”我不由放声叫道。

船老大嘎嘎地摇着橹，渡过了宇治川。

“多么漂亮的河水！”妻子从船舷用两手掬着水赞叹道。鹤子也学着她。

平等院靠近河岸处有座细长的小岛，听说叫做浮岛，从满布的枯葭中可以望见十三层的石轮塔。

“那座塔是什么塔？好象先前未曾见过。”

“最近才挖掘出来的，那是宝塔。”

船老大作了说明。水流湍急，河面不足一百米宽，留连之间已过了河，船驶抵平等院上手的岸边。

付了船钱，打这里的两三家茶馆前走过，我们掇拾着美丽的红叶，进入了平等院。

嫩草山之夕

奈良奠都一千一百周年纪念，街上到处是球灯、玩物和人的脸孔以及谈话声。前往下榻的猿泽池的三景楼，老板换了，店名也改成“新猫馆”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了。心中一阵厌恶，想了想，还是在这里下车了。

饮茶一碗，马上去参观。

上方客、东京哥儿、艺人、学生团体、西洋人……这活生生的现代，蹂躏着历史、蹂躏着怀古的幽情，也蹂躏着诗和歌。鹿群带着惊异的神色。穿过杂沓的人流，先去拜谒春日祠。我们在乡间旅行时听说，若宫前面建筑了和式小楼房，穿过曲折的回廊，看到有一种树木生长在另一棵树身上，旁边立着木牌：寄生树。一位大阪一带长大的姑娘说：“这就是

良平[1] 啊！"阿新和阿系相视莞尔而笑。阿新悄悄掐了一片茶花树叶，留作纪念。

来到嫩草山的茶屋时，秋阳恹恹就要下山。五六个穿草鞋的女孩子从山上唿哨着滑行而下。

"怎么样，上去看看吧？"

"好，上去。"

把行走困难的阿新和鹤子留在茶店，我仍穿着皮鞋，两个女人换上租借的草鞋上山了。

听到名字就感到亲切的嫩草山，看上去实在是一座美丽而令人怀恋的山。八年前的十一月初，来奈良的那天晚上，当我从三景楼的二楼眺望嫩草山美丽的姿影时，我的心有多么激动啊！嫩草山和笼罩着蓝色烟雾的春日山毗邻，包裹在貂皮般和暖而圆满的景色之中。凑巧，这时十五的满月照耀在上空，然而那时行色匆匆，竟未能登上山顶。现在才得以实现昔日的愿望。

经霜打枯的低矮的芒草、萱草和其它枯草丛中，有条游人踏出的小道，从山麓通到山顶。我们顺着其中的一条小路登上去，山比远看的要高，路比想象的要陡，脚下老是打滑，大约花了十五分钟才到达山顶。额头和脊背出汗了。山顶比较平坦，从山下看不见的绝顶，重叠着横在这山的背后。唯一的一家茶店已经打烊，山上没有一个游人。

我们擦去额上的汗水，站在嫩草山顶，放眼眺望大和国的风景。

夕暮。

---

① 指筱原良平（后文有叙述）。

太阳已经从河内的金刚山一带沉没了。一抹殷红的残照浸染了西南的天空。从西生驹、信贵、金刚山、南吉野，到东多武峰和初濑诸山，整个大和平原，逐渐罩上了苍苍的暮色。大和的国土包裹在晚山的屏障里，紫霭袅袅的村庄，枯黄的田野，明丽的河流，神武陵、法隆寺，一千年，两千年的遗迹，以及今日所有生息着的一切，在进入夜的安息之前，都在向太阳献出留连之情。

我们向山下大声吆喝了一声。一个人影离开长凳开始登山了，那是车夫背着鹤子来了。不一会儿，将要到达山顶时，鹤子下来了。

我们还在眺望，山下阿新的身影已经看不清楚了。

身后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响声，黄昏的天空蓦然映出两个大黑影。那是两头鹿。

脚下，奈良城灯火通明。传来熙熙攘攘的人声和物音，如蜂群般嗡营。

咚！

山下敲响了晚钟。仿佛被这钟声惊起，乌鸦哑哑鸣叫，从山峦的夕暮飞向旷野的黄昏。

我们再次向平原望去，夕阳的余晖已经消褪，眼里的一切都包裹在苍郁的雾霭里。

大和的夜幕，现在降临了。

熊的足迹

勿 来

因连日的风雨而停运的东北线开通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于明治四十三年九月七日早晨，从上野乘海岸线的火车，三点多钟在关本站下车，又换乘汽车驶往平潟。

平潟是有名的渔场，从镇上出发，顺着海湾的南面，绕过正前方的出岛，可以看到一座水蜈蚣般的长长的栈桥。雨后的渔场，只能闻到一片海腥味。在静海亭寄存了行李，向旅馆借了木屐和雨伞，乘车到勿来关遗址游览。

钻出城外的隧道，从常陆入磐城，沿着波浪拍打的冷清的滨江道路走了一段，在唯一的一家茶馆下了车。这里出售勿来关的碑帖，松树和海贝的化石以及画片等。我让车夫背着鹤子，大家踏着泥滑的道路，小心翼翼穿过铁道，顺着山间田畔登上城关。或许因为有了那首“路隘满落樱”[1] 的和歌吧，这里遍植着芳野樱。净是一些小树。路通向山中，遍地生长着胡枝子、女郎花、地榆、桔梗、萱草。踏着满山秋色

① 藤原俊成撰《千载和歌集》(1187 年成书)中有“风吹勿来关，路隘满落樱”的句子。

向上攀登。车夫折了一枝色浓的桔梗花交给了鹤子。

从滨海路的茶馆走了一千多米，就来到关址了，马背般狭窄的山头呈现着马鞍形的凹凸，据说是八幡太郎[1] 搭弓挂鞍的高大的红松和黑松，有十四五棵，迎着太平洋的海风，翠绿的梢头发出飒飒的响声。这不是五六百年前的老树，除了松树，没有特别古老的东西。石碑是嘉永年间的。茶馆虽然开着，然而夏日已过，今天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人来饮茶。掬一杯弓端部的清水，站在挂弓松下眺望，西边重叠的磐城山上，白色的云雾翻滚流动。东边是太平洋，昏黄的夕阳从云间漏泄下来，波光起伏。捕捞鲣鱼的桨声，疑乃可闻。往昔，通向奥州的滨海的道路，就经过这座山上吗？八幡太郎冒着纷纷扬扬的落花打马从这里走过吗？歌留下了，关址已无可寻觅，只有松风飒飒，低吟浅唱。人世千年，实在是匆匆流逝。茫然伫立，只见山头走下来两个年轻的农民，赶着驮满青草的马，打我们面前经过，又向对面的峰顶登去。

日暮，返归平潟的旅馆。澡水微温，厕所不洁，鱼虽新鲜而厨艺不高，有腥味。想喝水，有海涩味，加之蚊蚋众多，黑糊糊聚集一团。迅速钻入蚊帐，夜半落雨，头上漏水，慌忙移开床铺。旅途中第一个寂寞的晚上。

浅　虫

从九月九日到十二日，滞留于奥州浅虫温泉。

背后是开往青森的火车。枕下，陆奥湾碧玉般的潮水发

① 即源义家。

出激荡的声响。西南的青森，人烟可望，背后，津轻富士的岩木山看起来十分小巧。

从青森来的偕着艺妓的游客，在歌中唱道："一夜相随也是妻。"

五岁的鹤子初次见到海鸥，说："妈妈，白乌鸦在飞呢。"

旅途中从海滨拾来许多小石子。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玩弹石子游戏。想起十岁那年夏天，陪伴父母乘船到萨摩探望祖父，约莫百里的海路，因为风大，到达天草岛花了十余天。故事也听完了，为了度过漫长的时光，年近花甲的父亲和快到五十的母亲，陪着十岁的我一起弹石子。今天，用这不灵活的手数着小石子，蓦然想起了这件往事。

走出海岸，贝壳堆积如山。在浅虫的饭菜里，炸海贝很好吃。海滨随处开满了紫色的玫瑰，黄昏的海风里香气四溢。

　　野外出恭处，海边玫瑰花。

大　沼

一

"梅香丸"载着我们从青森到函馆，在津轻海峡航行了四个小时。这是一艘新造的非常漂亮的客船。然而妻子乘不惯船，她还是晕了。在函馆码头的朴树旅店休息了一夜，她还是说头疼。下午乘火车，直奔大沼。

函馆车站是个极其简陋的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喝醉酒的和尚，满脸通红，穿着斑斓的袈裟，抓住一个法国人模样的长髯的传教士，不停地唠叨。传教士微笑着，好歹敷衍着

他。

开往札幌的列车，离开了杂沓的函馆，一路上行，经过了桔梗，七饭等地。像剥掉一层皮一样，脑袋变得轻松了。以卧牛山为中心的八卦图形状的函馆，在眼底下展开。“放眼望大海，水蓝北地秋。”从左窗望去，隔着津轻海峡一带蓝蓝的秋潮，津轻的陆地遥遥浮现于水平线上。到了本乡，我看见那位醉僧下了火车，戴上富士山形的黑帽子，提着小型的绿绒毡包，蹒跚地走出了检票口。车站的站牌上写着：到江刺六十公里。火车从函馆开出，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经过大沼站，驶抵大沼公园。这是专为游客刚刚建成的车站。在这儿下车。两个旅馆的侍者等候着。我们在他俩的带领下，登上一艘小船，船头上插着“红叶旅馆”的小旗。旅馆的侍者打了声招呼离去了。船老大摇着橹，小船伊伊呀呀地启动了。

出了开满金黄色水藻花朵的海湾，进入广阔的沼泽，阔别已久的赤红光秃的驹岳忽然显现在眼前。东边山头飘起似有若无的烟霭。明治三十六年(1903)夏天，我来这里时，火车只能到达森林旁边，大沼公园内只有两三家临水而立的简陋的小吃店。驹岳喷火是后来的事。火车通到钏路也罢，驹岳喷火也罢，而大沼这地方却依然故我，还是一派晴明和寂静的景象。这时还是九月十四日，然而沼泽周围的板谷枫已经渐次发红。各处的楢树和缠附在白桦树上的山葡萄的叶子，火焰般燃烧。空气澄澈，水平如镜，夫妇岛方面有一只帆船行驶。我们的小船也在前进，橹声轧轧，野鸭飞起了，千鸟飞起了。不一会儿，小船进入一港湾，红叶馆到了。女侍出迎。登上栽满小枫树的斜坡，被领到里头一间临水的

房子。

京都的红叶馆我不知道，这个红叶馆濒临大沼，面对驹岳，名副其实地被无数红叶包围着，是一座潇洒的红叶馆。尤其是夏日已过，如今旅馆里清静无人。用木柴起火，洗矿泉浴，坐在古老的油灯旁，在靓妆的女侍的伺候下，吃沼内出产的鲤鱼和鲫鱼。在阒无人迹的山上，在寂静无声的水边，度过安然的夜晚。

半夜传来殷殷的雷鸣　挡雨窗的隙缝里射进闪电的光芒，听到了沙沙的雨声。起来打开一扇窗户向外张望，月儿已出现在天空，沼泽的水面上漾起萤火般的星光。

二

天明又下起小雨。吃早饭时，雨停了。乘小船出去钓鱼。来到一座铁路桥旁，又下了一阵雨。我们在桥下躲了一会儿雨。不久，雨过天晴。这一带沼泽水颇深，小沼的水直向大沼里汇集，所以水像河川一样流淌。钓了半天，想钓的鲫鱼未钓着，倒钓得一些虾虎鱼。小船停靠在水草岸边，到嫩红的枫林里闲逛。走在没有杂草丛生的景色爽净的小山上，踩着沙铺的地面，十分舒心。虽然名为公园，但却不带人工的痕迹，实属难得。在可以清晰地望到驹岳的地方，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架起三角架，正在进行水彩写生。驹岳山上云影来去，水面和森林忽明忽暗，看起来有趣，可画起来困难。时间不早了，我们不再钓鱼，登上船绕岛一周。大沼周围三十多公里，加上小沼，约有五六十公里。听说过去有大小岛屿一百四十多个。这里不像中禅寺的幽凄，也不像霞浦的淡荡，总之，大沼像水淡、松绿、槠树、白桦杂然相揉的松岛。沼

泽尽头形成瀑布，沼里只产鲤鱼、鲫鱼和泥鳅。这里的大山岛和东方岛听说前年都建了铜像。有的岛上保留着几座过去做过领主的武家的古墓。夏天，这里是理想的游乐场，眼下很冷清。不过，也能看到一两只学生乘坐的小船和青年夫妇游山的小艇。我们把船泊在岸边，摘几片艳红的山葡萄叶子，回到了旅馆。

午后写信，走出旅馆大门到陆路车站投入信箱。木屐踩入松软的沙地，走过芦苇丛生、水草茂盛的海湾的渡桥，越过颜色渐深的桦、楢和板谷枫等树木的梢头，时时可以望见赭红的驹岳。一派冷寂的风景。全身感受着北海道的气息。

傍晚，妻子坐在庭前突向沼泽的地岬的石头上，对着驹岳写生以作纪念。我和鹤子看了一会儿，又到附近的森林里攀折花草。秋天的太阳转眼之间落了下去，山光水影不断变幻着。夕晖映照着赭红的驹岳，山峰渐渐变得灰白，而近前的小岛却由紫变蓝。大沼的太阳沉落了。妻还在挥笔写生。天空黯淡，水面泛白，时时有鱼儿跳水的声响。水边的树林里，宿鸟受惊似的飞出来，蚊蚋嗡嗡有声。

“还是画不好呀。”

妻啪嗒一声盖上画箱，站起身来。我蹲下来，想背起鹤子，手伸到身后觉得发冷，原来已经有露水了。

去 札 幌

九月十六日。离大沼。火车绕驹岳半圈，向森地行驶。从车窗内贪婪地眺望喷火湾的晴潮。开往室兰的小轮船在波涛上摇荡。火车把驹岳抛到身后，一个劲儿沿喷火湾奔驰。接近长万部，隔着海湾，有一座飘浮着白铜般鲜亮的云

彩的山峰。同室一位绅士告诉我，那是有珠山。

离开海湾，进入山路。在黑松内停车吃面条。荞麦面味道颇佳。在兰越站仰望那向往已久、深深印在心里的虾夷富士山，姿容端正，连峰顶都长满了绿树，秀润欲滴。真想登上去看看。在车上遇到熟人O君，他正要回札幌农科大学去。暑假，他漫游朝鲜，如今才回来。车到余市，看见了日本海的侧影。余市是北海道有名的苹果产地。夕阳下，苹果园内色彩艳丽，真好看啊！小贩用网兜盛着叫卖，我买了两网兜。

O君在小樽下车。我们八点到达札幌，住在“山形屋”。

中　　秋

十八日。晨，离札幌，去旭川。

石狩平原，水山已经黄熟。其间，九月中旬，还是收获小麦的季节，于是又回到了北海道的感觉里。十时，火车钻出隧道，停在可以俯瞰河水的高崖上的一个车站。是神居古潭。我突然想起什么，提着行李急忙下了车。

走出改建中的砖石狼藉的车站，在茶馆里雇了脚夫，把鹤子和行李交给他，顺着陡峭的山崖走向河边。暗绿色的石狩川滔滔奔流。两岸用铁索吊着一架险桥，横跨于河面之上。桥头竖着路牌，上面写着：“每次同渡不得超过五人。”

战战兢兢踏上桥板，脚下轻飘飘的，每走一步，桥身就上下左右摇晃。飞弹山中和四国的祖谷山中的藤蔓桥，踏上去也是这副心情。虽然有个形式上的铁丝栏杆，手抓上去就一阵晃荡，谁还能渡？只得闭眼不看下边的河水，一口气过去。桥长约四十米，过了桥正在喘口气的当儿，一位青年妇女背着炭包从山上下来，向站在那儿的我们扫了一眼，脚步

如飞地跨过了吊桥。

沿着山下河边的道路，向上走了四五百米，来到一户简陋的人家，木板屋顶上的细长的烟囱里冒着白烟。这是神居古潭的矿泉旅馆。我们暂时被领到楼上的一个房间，榻榻米铺的是没有边缘的草席。不一会儿，下围棋的旭川的客人离店了，我们又搬到了二楼，在散发着硫磺味的矿泉里洗了澡，躺在房里休息。戴草帽的三个男学生和两个披发的女学生，到隔壁来玩。他们乘下一班车又马上回去了。石狩川水声哗哗，河下游山腰间的车站里，正在砰砰啪啪用铁锤敲打石头。偶尔传来一阵轰鸣，那是火车从山间通过。又是寂静。午饭要了河鱼，面对着石狩川，吃了罐头、笋干和鸡蛋。

饭后出去参观神居古潭。听说上游有夫妇岩，是该地的名胜。我们没有去那里，而是到刚才渡过的吊桥边看看。桥上方，五六棵大槠树伸出河面。树荫下有一个小屋，三个伐木工正在采伐改建车站用的木材。桥下，青石峨峨，岩角横斜，从桥畔刺向河面四五十米。我一人踏着尖尖的岩角，拔开荆棘，走向石岬的尽头。岩石上到处是水洼，发红的蔓草覆盖于岩石之上。站在地岬上眺望，河床上下，三四百米高的杂木丛生的山峦夹岸而立，形成一道屏障，中间稍稍凹陷之处，便是新开辟的车站。水里的岩石上，紧紧排列着枪杆般的柱子，上头支撑着半边站台。车站的左右紧连着隧道。火车像蜈蚣一般爬出隧道，在这个车站喘口气儿，然后又徐徐蠕动起来，被对面黑洞洞的隧道口吸了进去。对面是一带长满杂木的山岭，秋色尚浅，没有什么可观的景致。眼睛转向河水，石狩川在上游泛着白色的水花汩汩奔流，到这里呈现出碧青的颜色，形成一个个小漩涡，无声地流过吊桥。一

部分河水被桥头突出的岩石阻挡，贮成小水潭，其余依然向下流淌着，擦过我站立的崖角，又碰到了对岸苍黑的岩壁。整条河水左冲右突，斗折蛇行，滔滔奔流。听说去年涨水时，淹没了山崖上的道路，直逼到矿泉旅馆边来。可以想象，二丈多深的泥水，流经这个狭窄的山峡时奔腾怒号的可怕情景。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气势，看一看水流还是心惊胆战。桥下水深四十米，听说从前有四米长的海鲨游到了这里。崇尚自然的阿伊努人为这里献上神居古潭的名字，看来是很相宜的。

晚饭后，点灯，闭户，仿佛已沉落到幽深的地下。河水在耳畔流淌，听起来越发显得冷清。店老板送来一盒胡枝子米糕。今宵是十五中秋夜，在北海道的神居古潭迎来中秋，亦可作他日的一个回忆。稍稍打开雨窗，月亮被云遮住，朦胧中向谷底望去，只听到石狩川飒飒的水声。

名 寄

九月十九日。早晨从神居古潭乘车。车厢内坐满了金襕袈裟、紫衣裹身的日莲宗的和尚。他们要到旭川去，从旭川换车去名寄，从旭川开始以下都是未走过的陌路。

永山，比布，留兰，风景次第寂寥起来。车上甲乙二人争论着：干涸的土地是刚收过紫苏还是刚收割的麻田。丙却说是薄荷田。

不久进入天盐、和寒、剑渊、士别一带，看来是牧场，广漠的草原一派霜枯的景象，随处可见六尺多长的虎杖草，呈现着美丽的黄叶。这里就是所谓泥炭地。车内的旅客啧啧为之惋惜。

余放声高吟：

泥炭地阔不可耕，留看虎杖秋色美。

在士别看到一座树叶葺顶的剧场，立着“共乐座”招牌。

下午三时许，到达终点站名寄。在丸石旅馆放下行李，喝足了茶，立即出去参观。

旭川平原被压缩在天盐盆地里，这里是个住着几户人家的新辟的小镇。从车站折向大街，排列着几百间树叶葺顶的房舍，多半是杂货铺。这里可以看到好大的真宗的寺庙，天理教堂，清净、素洁的耶稣教堂。从店里买个甜瓜，然后去看天盐川。这是一条大河，但水不深，褐色的河水滚滚北流。一只渡船被铁丝连结着。我们也过河走了一会儿，蚊虫甚多，坐在倒下的树干上，在遮着路面的七叶树的树荫下，剥甜瓜吃。味道稍甜，是地道的北地产品。太阳早已下山，轻寒阵阵，凄清的秋夕从四面八方向这个人烟稀少的小镇包抄而来。我赶紧渡过河，回到了旅馆。城里，一个男人骑着马从野外奔驰而来，马蹄声震荡着这座名寄小城。

旅馆老板是赞岐人，伺候晚饭的是爱知人。隔壁，刚才骑马从北见农场归来的汉子，正和客人下棋。按摩师的笛声在大街上掠过。

春　光　台

明治三十六年(1903)夏，我到旭川作过一次闪电般的旅行，在那里住了一宿。当时的旭川比现在的名寄还要冷清。冒雨乘车往近文，特意访问了阿伊努老酋长的家，听他讲一些当地的掌故，还买回了一些土产。如今，我在车上巡

视，想唤起当年荒寒的记忆。然而，从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旭川里，再也找不回七年前的旭川了。

我们出了市街，渡过石狩川，远远眺望着近文的阿伊努村落。横穿过第七师团的练兵场，下车登上了春光台。春光台是超过江户川的旭川的鸿之台，可以一望上川原野连绵地蟠踞于旭川的北面。山丘上满布 着水晶末一般闪光的白沙。巨大的槲树渐渐用叶色绿了白桦。几条公路在树丛里蜿蜒伸展。眼下就是第七团。黑糊糊的木造的巨大建筑，细而长的建筑，一尺长的马在奔跑，二寸长的兵在走路。红旗树立，军号鸣响。日俄战争凯旋时，在这座山上举行了盛大的招魂祭，演戏、摔跤。在狂欢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站在这座春光台上看热闹。他就是前一天晚上接到恋人父亲的一封绝交书、胸中吐血不止的师团中尉、寄生木家的筱原良平。

我环望四周，山丘上除了我们再没有别的人。秋风飒飒，摇动着槲树的叶子。

断肠青年今何在?
春光台上秋风吹。

我们走下春光台，在一个士兵的指点下，访问了良平的亲友、小田中尉的没有一个女人影子的官舍，谈论了一阵有关良平的事。良平本来在陆军大学的预考中及格，被别人挤掉了，他愤愤不平，打碎了玻璃窗户。我们从他最后住过的官舍前走过。这里和其他下级将校官舍一样，木板围墙内是一所简陋的木板房屋，院内有一株柳树，垂挂着长长的枝条。失恋的良平忍着痛苦辗转踟蹰的练兵场，几天前的大雨在这里造成了许多水洼，随处开放着成堆的红白相间的苜

蓿花。

钏　　路

一

在旭川住两夜，九月二十三日晨去钏路。钏路那面全是陌生地。

昨日在石狩岳看雪。火车里也很冷。沿上川原野南行，水田呈黄色。水田和旱地随处可见烧剩下的黑糊糊的树桩，使人想起正在开发的北海道尚未灭绝的阿伊努人，悲哀之情油然而生。在下富良野仰望青郁的十胜岳。火车渐渐进入和夕张相背的山里，沿空知川上游溯流而上。沙白，水绿赛玉。此处秋已深。阅万树霜色，在狐褐色的树丛中，枫叶如火，被称为北海道银杏的桂树金黄灿烂。火车从旭川走五小时光景抵狩胜站，石狩十胜之地。我从窗口探出头去，看着左边的木牌：

狩胜车站

　　海拔一千七百五十六点一二英尺

狩胜隧道

　　全长三千零九点六英尺

距钏路一百零十九点八英里

距旭川七十二点三英里

距札幌一百五十八点六英里

距函馆三百三十七英里

距室兰二百二十英里

火车通过三千英尺的隧道，由石狩进入十胜，此后是一

个数百英尺的下坡。越过翠松耸秀或枯木峭立的峰峦，行驶到绝无遮掩的开阔地，仿佛一卷画轴渐次展开，放眼望去，从火车经过的霜枯的茅草山地，到连着青青山麓的十胜大平原，视线一直可以达到天地相接的远方。那里潜卧着的是北太平洋。许多人把头伸出车窗眺望。火车顺着开满白色花朵的山腹曲曲折折像蛇一般前进。可以看到东北方向的石狩、十胜、钏路以及蟠踞于北见边境上的青青的群峰。南边有日高边境的青翠的高山。火车奔跑着，群山时而从左边车窗出现，又时而从右边车窗出现，最后到达平原。

不一会儿，迎来一片槲树林。接着，出现一片大豆田。十胜是大豆之乡，在旭川平原和札幌深川之间所看到的水田，十胜倒很少。带广是十胜地区的中心，河西支厅的所在地，开阔平原中的城市。八名雏妓从利别乘上了车，她们今天是去陆别参加网走线通车典礼的，池田站是网走线的分岔点，可以看到球灯、国旗和布满彩饰的机车。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火车开到这里，甩下了大部分乘客，然后沿着泱泱奔流的十胜川向东行驶。时间已晚，在浦幌听到太平洋涛声的时候，车厢早已亮起了电灯。铁路从这里拐了个直角向北方伸延，一路上断续听到了海的声音，近九时光景，疲惫地到达钏路。继续被车厢摇晃着，横睨着十九日的缺月，渡过了晚潮漫卷的钏路川上的长长的币舞桥，到达轮岛旅馆住宿。

二

翌日饭后出去参观。钏路町横跨钏路河口的两岸，站台的一侧是平民街，官厅、银行、拥挤的商店和旅馆，大都在河东岸。东岸一带是丘陵地，避开了海风，许多人家座落在河

岸的山脚下面，许多船只停歇在僻静的地方。我们从弁天社向灯塔方面走，在钏路川和太平洋夹持的半岛的尖端，东临太平洋，西临钏路港，钏路川和钏路镇尽收眼底。正前方和海岸平行的山丘上，可以望见秋日早晨明净的天空里，排排耸峙着雄阿寒和雌阿寒的秀色。海湾里停泊着冒烟的轮船，漂浮着渔舟。币舞桥上人行如蚁。这座北海道东部的第一大港，气象十分壮丽。今日寻访，上午必须离开钏路，匆匆一览，随后返回旅馆。

茶 路

乘钏路线火车在北太平洋涛声凄凉的白糠站下车，请旅馆老板去村公所打听住在茶路的M氏的情况。他回来说，早些时候还在，现在已不知去向了。将妻儿留在旅馆，请了向导，打上裹腿，穿上运动鞋，带着阳伞，轻装外出。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到茶路十多公里。听说夜晚才能回来，找个手电筒装入口袋，向导提着夜宵和马灯出发了。

把涛声抛向身后，穿过铁路，沿着枪柄一般笔直的大道向西走，左右是一片湿漉漉的泥炭地，长着黄色的还魂香，紫色的桔梗，以及其它不知名的花草，都被霜打枯了。向导说，只要掸落一点烟灰，就能着起火来，烧上一两个月。路的一边铺设着轻便铁轨，民工们在各处拆卸铁轨和枕木。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通向安田煤矿去的铁路，哦，只有七八公里，一直到那山里，哦，已经废弃不用啦。”

向导说道。他还说，一个伙计扛着铁轨在桥上走两米远就能赚五十元，扛一根枕木能赚多少多少元，云云。枕木都

是沉重的楢木做的，北海道很少生长栗树，钏路等地连三株栗树都找不到。楢木坚硬，不易腐朽，不比栗树差。

向导是水户人，是个五十来岁的性格乐观的汉子，早年在北海，近年在白糠，开一爿小吃店。

"这里什么人都有啊！"

"是啊，三教九流都向这儿来呢。"

"都是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吧？"

"倒也不是。其中有个淫棍，专门找良家百姓的媳妇、小姐，因为这些人不好意思张扬出去。有个农家的小女孩，才十五六岁，出外割草，被这家伙抓住了。正巧有个伐木的汉子看到了，闹出了乱子。你问这个人吗？后来被赶出了村子，眼下听说在大津的渔场上干活呢。"

山从三方面逼近过来，经过唯有的一户人家，讨一些水喝。吊瓶是洋铁桶，一头坠着石头，从水井旁三尺长的桂木洞眼里穿过去，一直通向丈把深的井里。井水像水晶一般。这一带没有农田。海上有雾汽袭来，只出产长根的菜类。地面上一概不长谷物和青菜。若不向内地深入走上二十几公里，就看不到麦田。

遇到一个男子背负着许多鹿角走来。左边可以看到茶路川干涸的河床。

走了十几公里，道路几乎呈直角拐向右方，已是茶路的出口，路旁有一座大茅草房。

"歇歇再走吧。"向导说着先进了草屋。

中间一个大地炉，炉钩上挂着一把大水壶。煤烟熏黑的屋顶上，吊着草包，插着烧好的鱼串。柱子上挂着棒棒糖。宽阔的"土间"的一角辟为橱柜，摆着许多碗碟之类。

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秃顶、留着短须的汉子。他和向导说了几句话。

“到茶路去看谁?”

我说出了M的名字。

“哦,是M君,他早不在茶路了。去年搬走的,如今在钏路,钏路的西币舞町,干殡仪工作。嗯,他和我很熟,上个月还来玩过哩。”

主人说着,拿出一叠信翻着,从中取出一封来,上面果然有那人的名字。

“他和妻子一道吗?”

其实,当年M把妻子放在乡下,来到北海道,音讯不通,只有靠风向异地的妻子传递关怀。

“是的,他和妻子住到一起了。你问孩子?孩子不在,听说大孩子住在满洲呢。”

没料到很快打听到他的境况,我道了谢,马上折返白糠。

“好歹弄清楚啦。他呀,是淡路人,开了饭馆,可赚了大钱啦。”向导说道。

回到白糠的旅馆,秋日已黄昏,灯影里,妻儿已清等了许久。吃罢晚饭,乘八点的末班车回到钏路。

北海道的京都

在钏路见到了要访的M氏,了结一桩心事。翌日经池田往陆别,完成了此行第一项目的——访问了关宽翁,滞留六天,在旭川住一宿,小樽住一宿,十月二日再次进入札幌。

去时一昼两夜,回来一昼夜,瞥见了札幌的外表和七年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前看到的札幌找不出什么不同来。听说都府的耶稣教徒很多，唯一的一辆汽车在市共议会前受阻。两个晚上都在独立教会前听T牧师说教，睡眠于“山形屋”旅馆。翌日和T君、O君一起去参观农科大学。在博物馆看到泡在酒精里的从熊的胃中取出的父子二人的手，使我十分痛心。明治十四五年以前，札幌附近仍有熊出没，那时北海道已经开发了。在宫部博士的讲解下，看了两三个植物标本，有在桦太[1]的日俄国境边采制的新命名的紫杜鹃，还有久已听说的冬虫夏草，木髓腐烂而成的猴头菇。后来，某君又展示了昆虫的标本，有美丽的蝴蝶，短命的蜉蝣，并讲述了这些生物的生活，作了有趣的解说。这里有榆树荫浓密的大学校园，洋槐蓊郁的街道。北海道的京都札幌实在是个好城市。

一天夜里，我们乘火车离开札幌，第二天冒着小雨再次游览了大沼公园，当晚去函馆，又乘上梅香丸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海道。

津　　轻

在青森，十月六日晨去弘前。

津轻是个苹果王国，如今正赶上兴旺时期。走过弘前的城下町，看到背着竹筐的津轻妇女和穿着草鞋、牵着炭马的津轻的男人，嘴里啃着苹果赶路。在代官町一家名叫“大一”的商店，我买了两箱发往东京。这里宽大的商店里堆满了苹果箱笼和粗木屑等物，拥挤着正在打包的男女。经过了古老的士族街，新兴的商业街和城边的破烂市，渡过岩木

---

① 即库页岛。

川，向城北三里板柳村方向走，尚未落雪的炭木山，在十月的朝阳里，呈现着桔梗花般的青绿。山周围的田野一片秋色。街道上是断断续续的榅桲树中的黄叶小村，还有那叶子发红的苹果园。

又走了两个小时，渡过岩木川的长桥，来到田舍町，进入房屋整齐的富足的板柳村。

板柳村的Y君，一边管理苹果园，一边唱新潮歌曲，是个爱好文艺的人。他还到粕谷的茅庐唱过两次。我们在Y君家里叨扰了一个晚上。在“文展”上观看了不折的《制陶》油画以及漫游三千里后滞留于此的碧梧桐的“花苹果”题额，还欣赏了子规、碧梧桐、虚子的和歌手稿和与谢野夫妇在竹柏社中的手稿。在一座五十平方米的苹果园里，我看到被挑剩的苹果丢弃在一边。我尝到了各种苹果。晚上，会见了Y君在村里的几个主要朋友。我把透纳的水彩画册送给Y君，在扉页上写了下面的歪诗：

秋日里，
苹果朱红榅桲黄，
岩木山下喜逢君。

第二天一早，离开板柳村，过了岩木川桥，同昨晚会面的诸君告别，在Y君的陪伴下，大步跑上了舞鹤城，站在津轻家先祖的甲胄铜像前，再一次眺望岩木山。急急忙忙照了几张像，就大步流星向车站跑。Y君送我们到大鳄，在这里和他分手了。我们继续乘火车旅行，将经由秋田、米泽、福岛等地，回到自己的村庄去。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我为何作起小说来

一

某先生曾谓余曰："你为何要写小说？不如做个小学教师培育未来国民更好。"本乡某生寄书曰："您为何要写小说？游戏文字大都不能作出有用的东西来吗？"

然而，我为何要写小说呢？

我一再用这个问题不断反问自己。我也不止一次产生怀疑，比起写几部蹩脚的小说，也许不如生产一块白薯更为有利。在狭小的日本，写小说的人为数实在太多。逍遥、鸥外、篁村诸老先生，二叶亭、嵯峨之舍、绿雨等久已就此绝笔的诸先辈，以及一叶女史等故人皆从文一时。以小说家立足于现代之日本、纵有万般缺点，终无损"不朽"二字的诗人如露伴；若以露伴为父，则堪称近代小说之母的如红叶氏；作为一名小说家，将红露二家置于眼下、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的郁愤大家如柳浪氏；步武于柳浪，而精悍之气愈益迫人的如天外氏；以玄想之妙笔、同赫索伦一起称雄于世的如镜花氏；苦于多才的我国莫泊桑如风叶氏；其泉不深而水清、其才不雄而佳美的如眉山氏；对于跻入思维超逸之小说家班底不屑一顾的如月郊氏；气韵深厚如宙外氏；势如破竹如水

荫氏；温藉缠绵如秋声氏、春叶氏；老劲多枯涩如鲁庵氏；独立历史小说之道场、披荆斩棘如涩柿园氏；趣向纯正、前途令人瞩目的如春雨氏；多诗人气质亦不乏小说家敏锐的如独步、清秀的如花袋两氏，如葵山氏，如颇有文名的弦斋氏，如幽芳氏，如松鱼鹤伴诸氏，如丽水松叶诸氏，如门庭冷寂的力士浪卞氏……其他还有无数闻其名而不见其作，或见其作而不知其名的作家。真不知我有何等权利忝列诸君之末席。

团十菊五诸氏有被称为江湖戏子的时代；芳崖雅邦氏也有不挨饿的日子；曲亭氏戏墨余绪，本领却在别处，其时代明辨其才，使之奋而跃起。时代变了吗？戏作者之名变成小说家，可作家地位又有几多进取？有的新闻记者被称作采访匠而愠怒，一听到小说家有几人唇边不露出冷笑呢？啊，我为何作起小说来呢？有人说，我并非靠文笔立世之人。我亦想说一句："我何尝想以小说立世呢？"不，我本来是想以小说立世的，有个时期我曾希望做小说家，打那时我就怀着一种希望。拜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以做个小说家为荣。

不要再听我吹嘘吧。说什么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托尔斯泰，史达尔夫人的笔胜过十万精兵，可以废止奴隶制；说什么贝桑尔的《人们》在伦敦建立了平民宫。邻儿虽贤无碍于我儿之愚。彼之长与吾之短有何干系？虽瘦亦立于自家之足，虽幽亦靠自家之灯。在我等看来，以乔木作支柱，借电灯之余光以修缮自家之面目，实属难以容忍。

然而，我为何作起小说来呢？

二

为了吃饭就要有农耕，医疗，娼妇的卖淫，大臣的捺印。为了生存，才写小说。

为了消遣。落于不幸的才为多情人。处于时，当此事，思想活跃，感情激动，心中有无限寂寥。有忧愁。有不平。有不快。有悲哀。有愤激。抬眼，则有罪恶之跋扈，无数之冤枉。君不见世上多少曲直事，侧耳听，则有无限哀音。君未闻此大千世界面向宇宙所发出的悲苦的叹息。

呜呼，苦悲者唱道："万物皆劳苦。"歌之才可发泄几分苦闷。我的小说是无吕律的歌。我的小说是我存在的安全阀。

三

然而，"人并非只为了面包而生存"，同时也依靠自尊而生存。政客不是也说为衣食而奔走也为国家而尽力吗？商贾不是也说营家亦富国吗？"劝善惩恶"不正是曲亭氏的自诩吗？Weekday Preacher[①] 是萨克雷的自诩。人道主义的使徒是雨果氏的自我标榜。我为何要写小说？不为别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总希望四海一家的大理想更靠近这个世界，哪怕毫厘之微。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只愿以进步大军中的别动队，鞭策一度顿挫的维新风潮。呜呼，此乃大胆不逊之宣言。而且，我记得克拉克氏曾经对他钟爱的弟子说过一句话："Boy be ambitious[②]！"我自知乃庸劣非才，但我矢志不可

---

① 英语："每日说教"之意。萨克雷为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名利场》。

② 英语，意即"后生们，你们应有雄心壮志"。

移转。

不要以为我是倾向小说和主观主义小说的鼓吹者。小说不是伦理学的讲堂录，当然也不是政治小册子。作为小说要弄清它的价值，不管它的作用如何。小说家的第一要义在于看。边走边看，归来报以所见所闻。它可以单纯地报告，也可以附上自家的意见。总之，看要看得彻底，写要写得深透，唯此而已。然而，小说是画图，不是照片。透过冰冷的玻璃镜头的印象，和透过温暖鲜活的人的眼球的印象，不属同一类。人也是一样，自然是迥然各异。人既然不是机器，客观上就不会使自己过不去。被称作忘却自我的沙翁文集中，沙翁不是仿佛依然存在吗？毕竟作品是作家的影子，作家平生怀抱的主义、精神、气质、性情，不管如何遮掩，总有几分传达给了读者。当然，有时有意，有时属无意，不用说，小说到底是个有力的武器，巨腕挥舞这一武器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弱手挥舞这一武器，也可获得相应的利害。那么，以小说立世的人，难道不要预先想想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吗？

四

小说家是小上帝。必须是小上帝。古人不是说吗，百人利于思，一人利于视。世间有无数偏癖，有假装，有枉屈。正如树老会成精显灵一般，人唯其老就会有真理化的习惯。历史有潜流，往往和表流背向而驰。个人的一生有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言行在此而动机往往在彼。命运在彼而生命往往在此。罪果真是罪，恶果真是恶吗？世上所罚的果真都是罪人吗？受奖赏者果真都有神前之义举吗？不放过罪行，不泄漏真情，不容半点曲枉。小说家应当是人们的辩护士兼警

察，而最终要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他无须朗诵判决书，只要陈辞论事则义理自现。小说家是手握春秋之笔的人。

语曰：世之一半不知另一半如何生活。岂止是他人，就是自知者又有几人？多忙之世，皮相之世，往往忘记人与动物的区别，被风潮所驱使，唯营营奔走，骄横，犯罪，误解，速决。有称为小说家者，以玻璃镜照之曰：看，这就是人，就是你。再以幻灯映之曰：这就是社会。然后又以电影示之曰：这就是你等的行路图。将解剖图公之于众曰：社会的病根在此。将理想之境招入反射镜中曰：你等要到达的即在彼方。要知己，要反省。要恕人，不要等到有人喝令叫你停止好好想一想，善恶需自语。只有政治家才忧国吗？只有新闻记者才是世之木铎吗？只有教育家才教化人吗？只有学者才是真理的发明者吗？传教岂止于教堂、寺院？娱乐人心岂只是小说家所能？不，小说家必须和他们共担责任，共享光荣。

小说家又是小小历史家。史家从社会角度描写个人的发展，小说家从个人角度寻求社会的命运。无意义地列举繁琐的事实，非史家之所能事。小说家的眼光，应当在于看破、识别和组织。于无意义的琐事之中引出意见，于拉杂之中辨认一贯的命脉，就此追索着灵魂的历史。岂止这些。循着命运的足迹，探寻因果的起伏，发明造化摄理之大法，考虑神人之交涉，正如大历史家同时也是大诗人、大预言家一样，大小说家也应该是大预言家。

小说是本真的事业。小说是尊贵的职掌。自重吧，小说家！拓宽你的心胸，纯净你的心灵，从你的眼中抹去偏癖。要明视，要精察，要忠实地报告。不要把读者放在你的眼前，只是忠实地发挥自家和自家之所见。勿忌惮。勿枉曲。打吧。

笑吧。怒吧。哭吧。用你的眼泪去慰藉人。用你的愤怒去唤醒人。用你的笑声去羞耻人。你的笔虽小而你的权力和责任至大。要自觉，要自觉。自觉就是自重。自重就是权力。我希望小说家能自重，坚决站在这个岗位上。

五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岂止不知自己无学菲才，我还不知自己的眼高手低，技疏，根薄，观察肤浅，思想平庸，再加上缺乏处世经验和智慧，其文生硬粗笨。总之，比起旧式的传奇小说来，减少了文章之美，增加了一些洋味，实为幼稚。余好名，尚不忍希图虚名，对于我来说，写小说是唯一的嗜好，唯一的手段，也是唯一的事业。半生所见不少，所感亦不可谓不多。就是说，我写小说不光是为生存，但我希望为写小说而生存。顾余年虽已渐长，但心尚是学龄儿童。愿附诸先辈之骥尾，脱退一切偏癖，使自己痛苦的心跳和世界的大脉搏相一致，用“With malice towards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①”的眼睛，见所能见，并欲将其所见寄语我的同胞。

呜呼，“言者不知知者默”，暴露自家肺腑，提出过大的承诺，至为愚蠢。然有感于心，不得不言。裁制一书答某先生和某君，亦为自家布下背水之阵矣。

（明治三十五年九月二日）

① 这句话意思是：“对任何人都不应有恶意，对所有的人都应有善心。”

谋　反　论（草稿）

我居住于武藏野的一隅，每次去东京，要是往青山方向走，必然经过世田谷。离我家约四公里光景。公路南侧有一处遍生着稀稀落落红松的地方，这就是豪德寺——因有扫部守井伊直弼的墓而闻名的寺院。走出豪德寺不远，可以看到溪谷对面有一座松杉繁茂的小丘，吉田松阴的墓以及松阴神社就在这座小丘之上。井伊和吉田五十年前互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安政大狱"中，井伊砍下吉田的头颅，鲜血染红樱田门的白雪，后井伊又被浪士所杀。斩人者和被斩者的死，消弭了一切恩怨，隔着一座山谷相安而眠。用今日我等的人情之眼来看，松阴本是醇乎又醇的志士的典型。井伊也是背负着幕末的重荷刚强挺立的好男儿。他们或在朝，或在野，互相厮杀骚乱，五十年后的今天，对照历史背景来看，毕竟为营造今日之日本，而从各自相反的方面互相呼应罢了。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充满自信，尽力而为，之后而入土。今日，明治的百姓们若无其事地享受其余泽，悠然地在陵墓旁的麦地里打田埂。

诸君，我们生于明治，不了解五六十年前穷困不堪的社会。那时候，这个狭小的日本划分为六十几块棋盘，一到邻

国就要通过关口，就要纳税，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阶级，有了格式，有了分界，被法度所束缚，被习惯所固定，苟有新生事物，尽皆禁止，有新的作为的人，皆成了图谋造反的人，请想象一下那样的时代吧。实际上，这正是不堪忍受的时代。幸好，世界大潮流的余波，冲决了一时闭锁的日本的闸门，波浪滔滔地流入我国日本。维新革命一举扫荡了六十藩，整个日本，变成了统一的国家。当时，人们快活的情景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诸君，解脱是痛苦的，又是最大的愉快。当人们在忏悔，赤裸裸站立的时候，当社会摆脱旧习，赤裸裸立于天地之间的时候，其雄大光明的心地实际上是难以言谕的。明治初年的日本，其实是开始此种解脱的时代，剥掉一层穿着臃肿的衣服，再剥掉第二层，直到光裸着身子。明治初年，日本的意志着实惊人，五条誓文从天而降，藩主放弃了封地，武士扔下了两刀，"秽多"变成了平民，自由平等等革新的空气磅礴高涨。日本简直就像雨后春笋节节向上，达到了灵性的高潮，可以说是发狂——"发狂"这个词儿很贴切——发狂的快感是不发狂时所难以知晓的。是谁创造了这样的气运，是流贯着世界的人情的大潮。是谁领导这个潮流？是我们先觉的志士。所谓志士苦心多，不论是倡导新思想的兰学家，还是以打破局面为能事的勤王攘夷的处士们，从当时的权力来说，都是谋反者。他们披荆斩棘所经历的千辛万苦——这是一朝一夕难以尽言的。生存在今日明治时代的我们应当十分理解和感念他们的辛苦。

我每经过世田谷都作如是想。吉田和井伊化成白骨已五十年了，他们以及无数人的牺牲所换得的动力，把日本推放于今天的位置上。日本改元明治也已四十余年，维新的创

立者多已成墓中鬼。当年的书生和小青年如今也变成了一脸福相的元老或谙于世故的中年人了。他们老了，日本也成长了，再不是孩子了，而是大人了。明治初年疯狂奔跑的日本，不知何时变得瞻前顾后，一步三回头了。内治初见规模，又于两次战争中扩展了领土，新日本的统一于此告一段落。应该说，维新前后志士的苦心总算获得了酬答。然而，新日本史就此告以完结乎？今后就转为守成之历史乎？不要回转局面了吗？已经不需要志士了吗？当然不是。五十余年前，将德川三百年的封建社会加以颠覆、瞄准日本打了一炮的世界大潮，正在不倦不息地澎湃奔流。这是人类一统的倾向。今日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五六十年前的德川时代的日本。任何国家都可以派出陆军海军，推倒海关的墙壁，口称兄弟、实是敌我，右手握在一起，左手暗暗捏住怀中的手枪。这是一个困顿蠢钝、不可片刻忍受的时代。而人类的伟大理想，必须推倒一切障壁而成一统。必须统一，必定统一，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人种与人种之间也是一样。阶级与阶级之间也不例外，性与性之间亦同此理。宗教与宗教——计算起来是无限的。部分统一于部分，全体统一于全体。不论是大小漩涡，在冲过闸门的波涛中都有自我存在的位置。这种大回旋大动荡是那样漫无边际！恰似明治初年日本人尽皆欢欣鼓舞、疯狂地陶醉于解脱之中，抛弃自我一般，我们的世界什么时候也会来个王者掷其冠、富豪倾其金库、战士放下刀剑、智愚强弱忘掉一切差别，在青天白日下拥抱握手翩翩起舞呢？或者这是梦吧？是梦也可以，没有人不做梦而活着的。——这个时候一定会到来。当然，这不是终局，只要有人类，新局面就会不断打开。然而，如果人类的

历史一刹那能达到诗一般的高潮，迎来这令人陶醉的一刹那，不就可以报偿漫长旅途之辛苦了吗？这时节一定会来到，一定会一步一步地走来的。我们衷心默念着。不过这种愉快需要我们用汗，用血，用眼泪去换取。收获是短暂的，准备是长久的。左拉的小说曾经描写了这样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偷偷锯掉矿山的排水管，流水滔滔灌进了矿井，不知不觉淹没了立矿、横矿和废矿，骤然之间，矿山塌陷了，建筑物和人很快就被埋葬了。旧组织的崩溃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地火蔓延的时日是漫长的，人们不了解需要多少牺牲，实际上这牺牲是众多的。多少万人的生命才换来日俄两国的握手言欢啊！他们牺牲了。然而牺牲不单单是这一种。有的牺牲是主动将自己提供给进步的祭坛。——一定还会出现新式的吉田松阴们。我每当经过世田谷时就时常这样想。想啊想啊，可我未曾预料，在明治四十四年开头的今天，我们早已在此地杀死了十二名谋反者。这仅仅是一周前的事。

诸君，我和幸德秋水等人的立场多少有些不同。我是胆小鬼，害怕流血，幸德君等人是否尽心尽力坚决实行大逆，我不知道。正如他们之中的一人大石诚之助说的那样，此次举事，弄假成真，不由自主，未来得及顾盼脚下就坠入了陷阱。我不知道是否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也不知道口舌被封闭、笔杆被折断，手足不能动弹、痛苦不堪、决心赴死的人，是否想同天皇陛下同归于尽。我不知道从冷酷的法律角度来看，被判处死刑的十二人是否皆有死刑的价值。“杀一无辜而取天下，不为也。”不论事情的原因如何，如果像大法院判决的那样，真有大逆的企图，我将甚感遗憾。暴力不能使人感动。自我牺牲而不想使他人一起牺牲。然而，即令一万

个不同意大逆罪的企图，在欢迎这一企图失败的同时，我也不愿处死他们十二个人。我希望放了他们。他们虽然背负着乱臣贼子之名，但不是一般的贼人，而是志士！即使是一般的贼人，也不该判处死刑。何况他们是有为的志士。他们是为实现自由平等的新天地而为人类献身的志士。其行为纵令狂痴，其志向不是值得怜惜吗？他们本来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于财富的分配不平等之中看到了社会的缺陷，主张生产力的公有制，这样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可怕？世界各地都有。然而，气量狭小、神经过敏的政府却大打出手，对日俄战争中提倡非战论的社会主义者实行强烈的压迫，从"足尾暴动"①，到"赤旗事件"②，官方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水火不相容。诸君，最高的帽子是令人忘记戴在头上的帽子，最高的政府是令人容易忘记其存在的政府。帽子戴上头顶，不应当使人感到压迫。我等的政府不知道 是重是轻，反正在幸德君等人的头上是感到重的，结果他们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又有什么可怕？如果无政府主义那样可怕，趁着事情未闹大的时候，不要由下级官僚，而是由总理大臣或内务大臣亲自会见幸德，进行促膝恳谈不是很好吗？可是当局竟然学着不识庵③ 的样子，使出了武田式和家康式的手段，而且那般傲慢。犹如得意的章鱼一样用长的手足妄想紧紧缠

---

① 1890 年前后由于足尾铜矿的矿毒流入渡良濑川，引起住民的不满而产生的暴动。

② 1908 年 6 月，为欢迎社会主义者山口义三出狱，大杉荣等人打着红旗游行示威，因而受到逮捕。

③ 不识庵是战国时代武将上杉谦信的谭号，下文的武田指武田信玄，德川指德川家康。

住他们。他们实在难以容忍，才忽然老鼠变成了老虎。他们中有人也许早已觉悟到只能采取最后一招了，于是，幽灵般的企图渐渐浮现于脑际。着急是不行的，自暴自弃也不行，现在还需要再忍耐一下。但是，是谁使他们自暴自弃呢？从法律上看，从上天来看，他们不是乱臣，也不是贼子，而是志士。皇天怜其志，他们的企图未能成熟就失败了。他们企图的成功，将意味着素志的蹉跌。皇天怜皇室，也怜他们，才使他们的企图归于失败。企图失败了，他们被擒，被审，十二人享受着上天的恩宠，光荣地化作绞刑台上的露珠而消失了。十二人——诸君，不要忘了，还有一人，那就是幸德君的母亲，在土佐也死了，多半是自杀身亡的。

就这样，他们都死了。死是他们的成功。根据“逆反”的理论，人事的法则，负就是胜，死就是生。他们的确是自信的。当宣判死刑，走出法庭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人高呼“万岁！万岁！”就是明证。他们就这样含笑而赴死。被称作“恶僧”的内山愚童的遗容是平和的。十二名无政府主义者死了，播下了难以数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种子。他们完成了光荣的牺牲，然而制造牺牲的人实际上就是祸害啊！

诸君，我们的脉管里自然流动着勤王的血。我很喜欢天皇陛下。……天皇陛下刚健质朴，的确是男儿的标本。“永远保佑我代臣民平安的伊势大神”，其诚应该高及上天。“手握长棹用力划，哪管船头障碍多。”作为国家元首，其坚实的向上心从这一行字里可以看出。我等之心可同“广阔而无垠的青天相比”，一片十分美好的用意。诸君，我等一面顶戴着如此的天皇陛下，纵令他们是企图杀死双亲的鬼子，却为何可以宽宥这十二名，而要杀掉其余的十二名呢？陛下没有

仁慈之心吗？没有爱憎吗？断然不是这样。——这的确是辅弼的责任。假如陛下身边有忠义刚勇之臣，则无异于陛下的赤子。二十四人的罪行虽然有深有浅，也会一起宽宥，给予反省改悟的机会。如果有挺身恳请之人，陛下也会颔首应允，我等也不必为十二名革命家建造坟茔了吧？假如在这时候，有山冈铁舟——铁舟为忠勇无双的男儿，陛下年轻时，仗着英武之气，将臣下任意抛掷不用，铁舟为之忧虑，曾激烈进言将陛下废掉。——如果有木户松菊——明治初年，木户为陛下左右，三条岩仓以下卿相列坐，木户面向陛下凛然进言曰：今后之日本和过去之日本不同，外国有的已经废除君王，实行共和政治，应该特别注意。陛下闻之竦然，龙颜大变，列坐卿相尽皆失色。——哪怕元田宫中顾问官活着也好。元田真心敬爱陛下，致君尧舜，以为毕生之精神。伊藤君活着也好。——不，假如皇太子殿下是皇后陛下的嫡子；陛下也许会有所考虑。皇后陛下是个聪明过人的人。"河水虽浅，塞之则溢，民心亦如此。"陛下的这首歌是为政者的金色诫律。"河水虽浅，塞之则溢"，阻塞了就会泛滥，确实是这样。若当局者不是一味阻塞，数年前就不会发生日比谷焚毁事件[①]。若政府不是神经质顽固地阻塞社会主义者，也不会有这次的事件。然而，不幸的是皇后陛下去了沼津，能够起作用的衮衮诸公皆成为故人，身居庙堂之上的人中没有一个堪称帝王之师的人，没有一个敢于犯颜进谏的忠臣，眼看着辅佐君德、以致陛下于尧舜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极

①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媾和条约，部分政治家在日比谷公园发动抗议集会，焚毁了建筑物。

好时机白白失掉。从国家百年大计着眼，眼下杀戮十二名无政府主义者，等于为将来播下滋生无数无政府主义者的种子。打着忠义的幌子而杀谋反的阁臣才是真正的不忠不义之臣。以不臣之罪被杀戮的十二人却成了以死向吾皇室的前途奉献警告的真正忠臣。忠君忠义——表面上忠义者居多，有的引咎辞职，诚惶诚恐，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有的自作聪明，干涉"御歌所"，向朝鲜人买好。哪里还有敬爱陛下人格、尽心尽德的真正的忠臣呢？哪里还有敢冒不忠之嫌疑、进谏陛下以使陛下爱仇敌、宥不孝而为仁君的忠臣呢？诸君，忠君出自孝子之门，忠孝本一途。孔子关于孝是如何说的？"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此为孝乎？"行仪好并非孝，他又说："今之孝者谓唯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爱惜身体并不是孝，"孝"字可看作"忠"，只是爱惜玉体能是真正的忠臣吗？假若爱惜玉体是第一忠臣，侍医、皇厨和宫廷警卫都应当是大大的忠臣了。如今之事，正是真正的忠臣转祸为福的千金难买的好时机。许多国家都一样，日本也出现了无政府党，在西方，犯下可怕罪行就一概杀戮，如果日本能有一个宽仁大度的皇帝陛下，尽赦其罪给予反省的机会。——这不是颇为得体的事吗？为使皇室进入民心，这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然而，彼等阁臣之辈，事前既没有预见到萌生此种企图的缘由，缺乏一种忧国之诚；事后又没有使局面获得转机的智慧，缺乏一种亲切之情，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了二十四名"不孝之子"，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来个二一添作五，一半对一半。——假如是二十五个人，也可能硬是分割成两份十二个半吧？——二等分以后，将不会特别成器的"腿子"减罪

免死，打入牢狱，而将“头脑”加以绞杀，赶入地下，真可谓恩威并施。以陛下为后盾，面对五千万观众充分作了表演，真是丑态百出啊！不光是政府，就连议会也都害怕“大逆”之名，没有一个敢为圣上革除弊政的人。出家僧侣和宗教人士，哪怕有一个为逆徒们乞求活命也好，然而一旦自己管辖的寺院出了叛逆，就诚惶诚恐上书皇上，坚决和他们断绝来往，革除其僧籍，连一句慈悲的话都没有。这是多么冷酷无情！关于幸德等人的死，我们五千万人一起都应负责，可是应当受谴责的是当局。总之，政府对于幸德等人一开始就采取了以蛇吞蛙的手段，阴险至极，冷酷至极！张网捕鸟，最终收拢；设陷阱以待，赶鹿入穴，然后急忙加上盖子。他们也许是为国家设想，然而在上天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谋杀——谋杀！根本不进行什么公开的审判，以有碍风纪为理由，一切都在暗中进行。——诸君，请记住议会上花井律师的话吧：大逆事件审判时，当事的大臣没有一个列席旁听过一次。——用死的判决恫吓国民，对其中的十二人实行恩赦，以稍稍讨好于民众，其余十二人被突然宣判为死刑，——不，这不是死刑，是暗杀——暗杀！人死尸寒，总应赢得一滴眼泪吧？可依然穷追不舍，连收尸合葬的人数都加以干涉。秘密，秘密，一切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连解剖尸体都不在大学里做。看来，如有可能，连十二人的灵魂也要彻底绞杀尽净。不，他们以为杀害幸德等人的肉体，等于扼杀了无政府主义。那些当局者是无神无灵魂的信徒，但是只有标榜无神无灵魂的幸德等人，才是真正永生的信徒。当局者也不会彻底相信无灵魂的，看来他们害怕幽灵。看了对死者后事的干涉就会明白。他们当然害怕。幸德等人不但没有死，而且

活得很好。如今把睡在武藏野的我硬拉到这里，以证明他们在此地是永生不死的。害怕死者，也害怕生者。在押送死刑减一等的罪犯去监狱的路上，警护们大都用短枪顶住囚徒的头颅。——其恐怖之状何至于此也。幸德等人也许会笑吧，拥有数十万陆军、数万吨战舰的海军和几万名警察的堂堂明治政府，竟然对少数几个被捆住手脚的人如此惊慌失措，实在太过分了。人无亏心之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幸德等人该瞑目了。政府将他们绞杀前前后后所表现的惊恐之状，正清清楚楚暴露了他们所说的政府这一权力阶级大鼎的轻重。

此种事态的形成，是由于当其国政要津的人缺少博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不懂人情，不知道尊重人格，没有倾听忠言的度量，没有随日月共进的上进心，傲慢无理，落后时势所致。诸君，我们决不可不公平，当局者的苦心本是可以察知的。地位缚人手脚，岁月催人老朽，庙堂的诸君过去年轻，是书生，如今都成了老人，很遗憾，都老了。即使砍掉，思想依然皦皦。白日之下驰驹，政治就像就着恍惚的马灯之光，骑着一匹瘦马轻松地走路，这是古来的通则。庙堂诸君都是秃头的政治家，都是所谓立于责任之地、以慎重的态度掌管国政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处士的横议确实是一件头疼的事，当然要排除工作上的麻烦了。一味想着统一统一的人的鼻子尖上，是能嗅出禁物的。在老人的心里，一根香火能爆起一声炸弹的声响。天下太平当然很好，共同一致也是美德，整齐统一是美观，小学生运动会上，只要手足动作一致，看起来就舒服。“一边倒伏的花芒草，强风下边不乱摇。”出事时，国民保持步调一致，确实是很好的事。然而当局者

应该记住，强制的一致就是扼杀自由。扼杀自由亦即扼杀生命。这次事件他们始终以为是为皇室、为国家着想，可是其结果却祸及皇室，不但没有把无政府主义者杀绝，反而播下了众多骚动的种子。诸君应该有容纳谋反者的度量和倾听年轻书生意见的谦逊态度。他们之中多少应有几个了解维新志士的意志、熟知先辈当年之苦的人。虽然不很清楚，但从明治初年的时事评论上可以约略知道，有许多受到政府虐待的有经验的阁僚。受虐待的媳妇熬成婆以后，又去虐待自己的媳妇。古今皆同此理。当局者检点当初的用心，应当做个书生才对。他们也许会进行辩解：有关幸德等人的案子，他们自信是克尽职守的。以冷静的历史眼光看，他们绞杀无政府主义者，却为开展一种局面创造了天地，他们说不定被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恩人。他们也想仿效井伊对吉田的做法。然而，时代已不是德川末年了，而是歌舞升平的明治四十四年，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忠于陛下的十二名赤子捆缚沙场，加上谋反的罪名，公然绞死了之。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应当为死者披麻执绋，向陛下敬谢不敏，向国民陈述罪责，向十二名死者乞求谅解。虽死犹生。被杀的同时已变不可杀的牺牲，这本是为人之道。——应当尊重人格，背负的名称无足轻重，事业的成就亦不必过问。最后的审判将由思想深邃的我们加以断定。向陛下应负其责任的是不忠不臣的那些人。

诸君，幸德君等被眼下的政府当成谋反者杀害了。然而，谋反并不可怕，谋反的人也不可怕，自己当了谋反者也不用怕。新的人物常常是爱造反的。“不要惧怕那种杀身而不能灭其魂的人”。肉体的死算得了什么？可怕的是灵魂的

死。固守着旧有的信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行尸走肉，苟安偷生，对一切事都缺乏自立自信、自发自强的精神，这就是灵魂的死亡。我等必须生存，为了活着必须造反。古人说：任何真理都不能停滞，停滞就等于坟墓。人生是解脱的连续。不管多么执著爱恋的东西，总有摆脱抛弃的时候，这就是留下形式、生命消亡的时候。“死者为死者所埋葬”。坟墓总是身后之事，幸德等人政治上造反而死，死就是复活。坟墓是空虚的，不能永远守候着墓穴。“若你的右眼妨碍了你，就将它摘除掉。”要战胜生死别离之苦。我们应当忍着苦痛寻求解脱。我再说一遍：诸君，我们应当活着，为了生存应该造反。对自己，对周围，都是如此。

诸君，幸德君等人作为乱臣贼子已化作绞台的露水消亡了。尽管有人对他们的行为抱有不满，可有谁会怀疑志士的动机呢？诸君，西乡也是逆贼，然而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是逆贼。像西乡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幸德等人误为乱臣贼子，然而百年之后自有公论，到时候必有人惜其事而悲其志者！总之，这是个人格的问题。诸君，我们要磨练人格，切不可稍有松怠。

（明治四十四年二月　讲演）

【日】德富芦花著、陈德文译《德富芦花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4

译　后　记

1983 年，我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翻译了德富芦花的名著《自然与人生》。十年来，这本书受到各阶层读者的爱顾，几度增印，供不应求，尤其是前辈散文大家刘白羽先生，在文章和来信中，多次提及《自然与人生》，对原作和译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令我很受感动和鼓舞。

如今，在谢大光同志的建议和敦促下，我又从作者另外几种散文集中，选择补译了若干篇章，合成《德富芦花散文选》，作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之一种，交付出版。敬请读者朋友继续给予批评与指正。

1906 年，即日俄战争的第二年，4 月，德富芦花曾经环绕亚、非、欧大陆作过一次漫游。他由横滨出海，途径上海、香港、新加坡、科伦坡，抵塞得港，瞻仰了古埃及文化遗迹，观览了尼罗河风光，朝拜了圣地耶路撒冷，接着，由地中海北上，访问了俄国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世界文豪托尔斯泰家里小住五日，然后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敦贺。历时一百二十天，行程二万四千公里。《巡礼纪行》就是以此次漫游为内容的散文随笔的结集。书中选译的《雅斯纳亚・波里亚

纳的五天》,详细记述了作者在托尔斯泰家中做客的情景,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这次壮游可以说是作者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在托尔斯泰的影响和启迪下,德富芦花回到日本后,决心摆脱城市,归田园居,与平民百姓为伍,于清静素朴的生活中寻求文学创作的灵感。他以"美的百姓"的身分,在东京西郊置办田产,建筑草房,参加普通的农业生产活动。《蚯蚓的戏言》就是这一时期乡村生活的生动写照。

《谋反论》是一篇讲演稿,作者满怀愤慨的心情,怒斥统治者残酷虐杀进步人士的罪行,唇枪舌剑,气壮山河!一个资产阶级文人,面对强权,敢于指陈时弊,仗义执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实在难能可贵!

十年苦乐多少事,社会人生两苍茫。想起翻译《自然与人生》时,我初度"不惑",正值壮年,体力和精神可以说处于"最佳状态";外国文学研究也如春花竞放,满园秀色。十年后,再译芦花散文,为腰病所累,不能久持,写写停停,时辍时续。常译完百余字就要起立行走一下,或卧床休息片刻。外国文学出版业,亦令人有"流水落花春去也"之叹。

在这样的形势下,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坚持出好书为第一要义,精心组织了这套外国散文丛书,一本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作为一名译者,除了感谢与钦佩之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译　者

1993 年 4 月于南京苦居斋